

第十三卷 第二十期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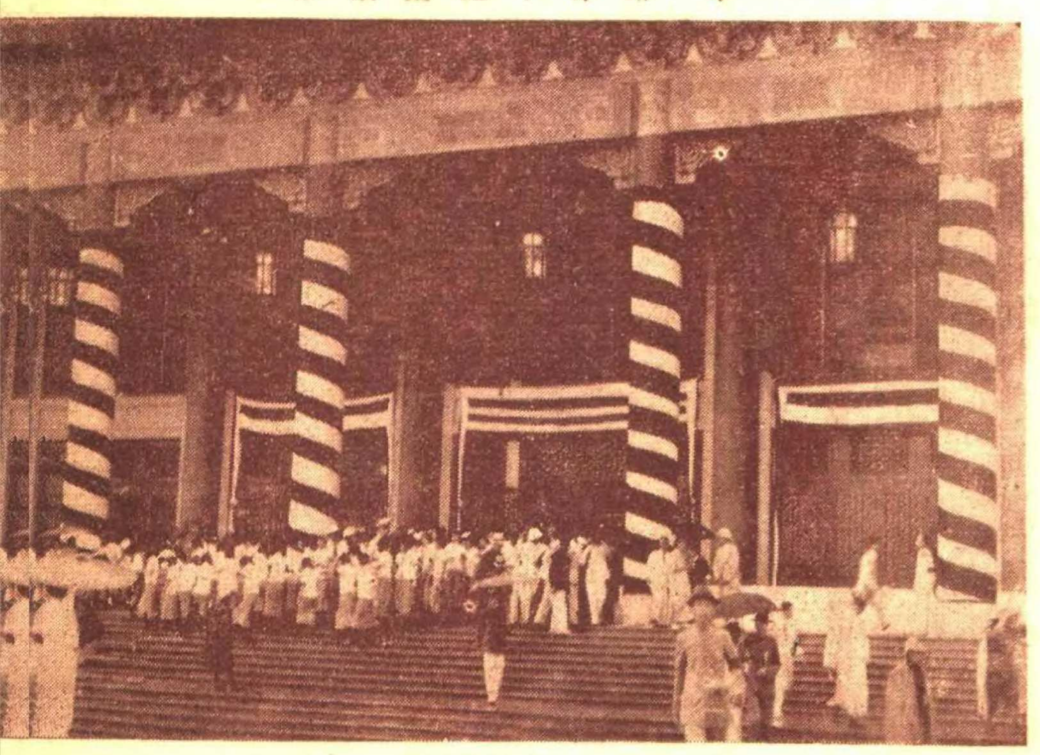
胡漢民先生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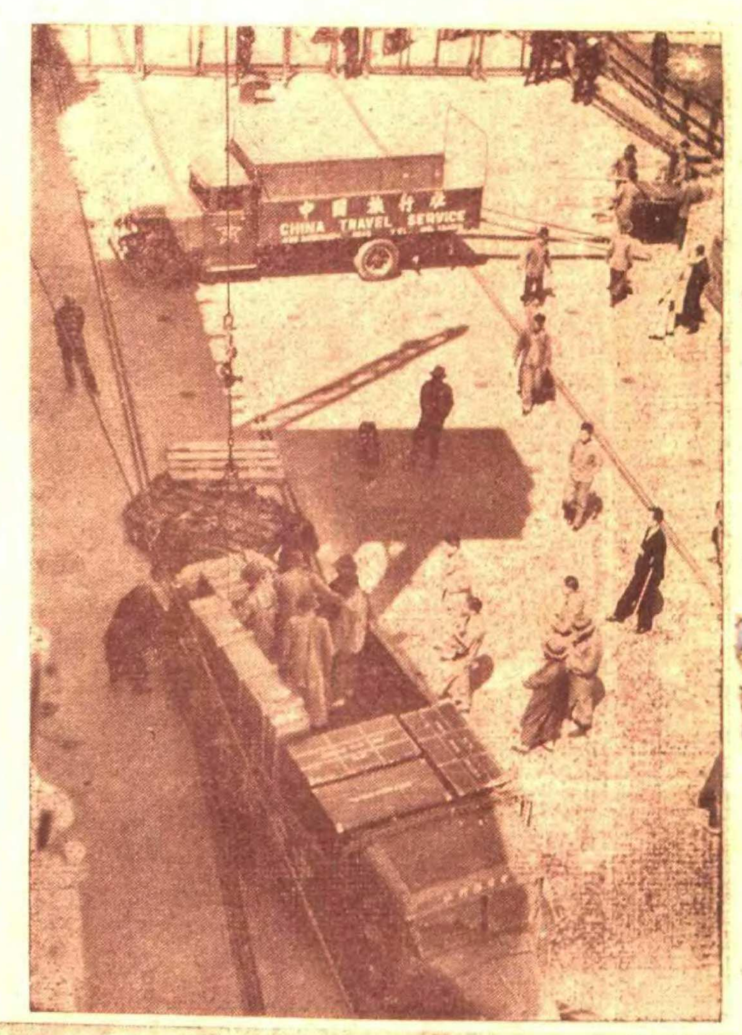
胡漢民遺像

胡氏遺骸上覆黨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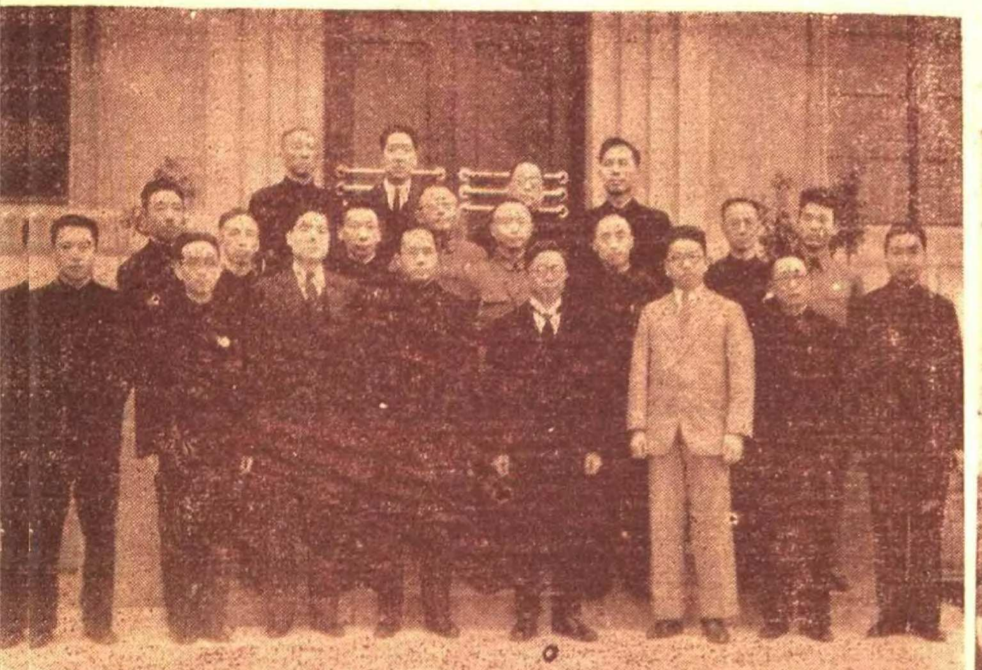
廣州各界往中山紀念堂弔祭情形



我國參加倫敦藝展古物由英運回圖為起卸情形



贛鄂皖豫閩五省特種教育委員會成立有(○)者為教育部長王世杰









→西班牙前總統柴穆拉民被免職後離總統府時情形。



↑英法比三國參謀部在倫敦舉行談話，於上月十九日完畢。圖係兩國人員出會場時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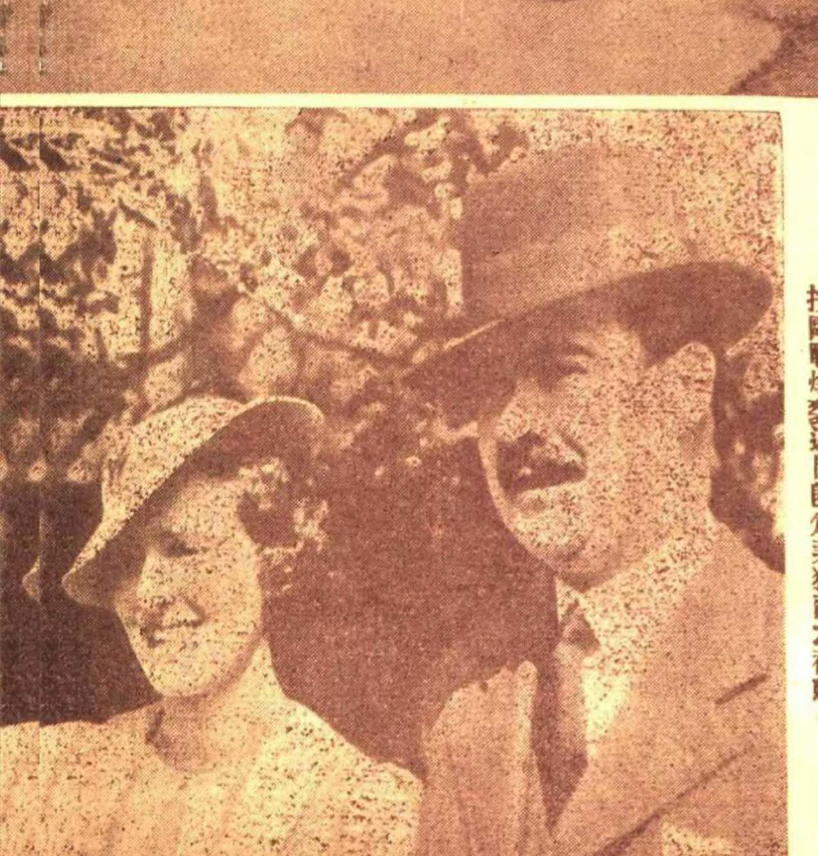


德慶祝希忒拉四十七歲生辰時舉行檢閱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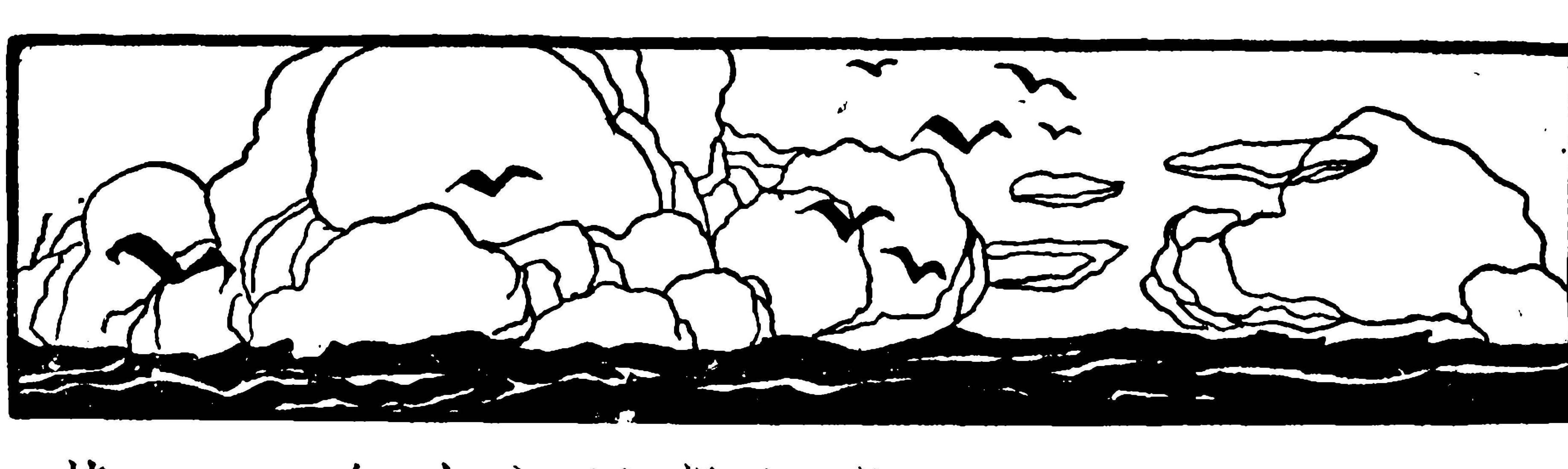
←為參加之輕坦克車隊→為海陸空軍領袖。

↓用探照燈照耀之英國新郵船「瑪麗王后」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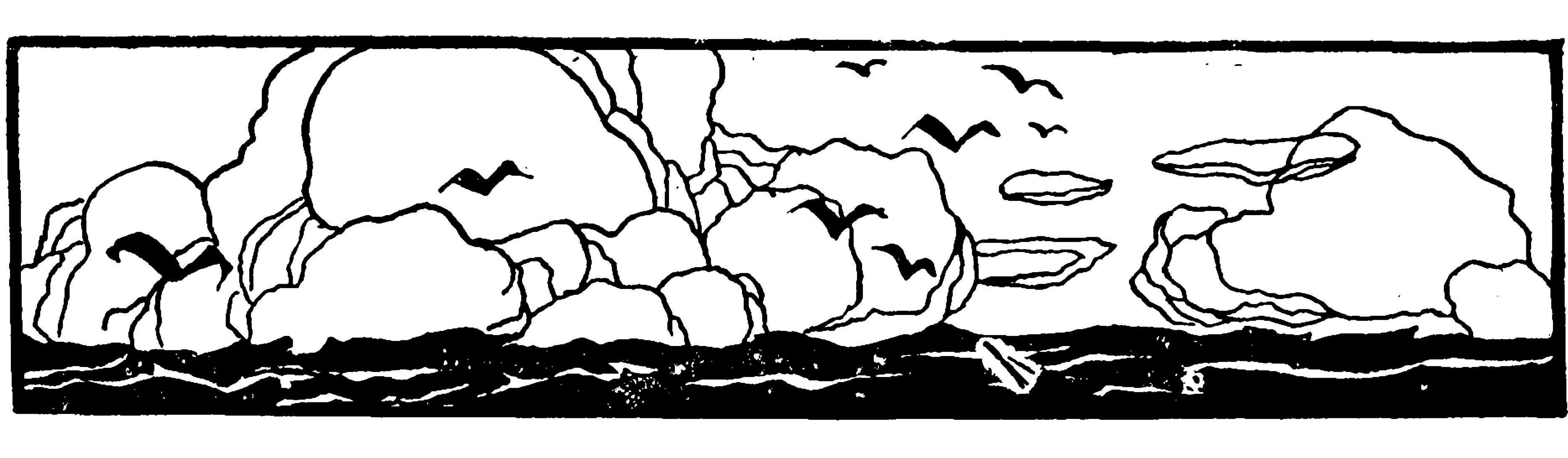


←奧前太子菲狄南之子荷亨堡親王與其英國未婚妻。按歐戰爆發近因即為菲狄南之被刺。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一週簡評

中委赴粵祭胡

胡漢民先生的逝世，無疑是黨國的一大損失。一般人因爲他的死亡，聯帶注意到兩廣對中央今後的關係。

中國任何政治部分都是很複雜的，兩廣當然不能例外。別說與中央，就是廣東與廣西之間，也不是很簡單的關係。

胡先生在時，雖然領導著兩廣，發表過許多文字，實則想要眞正實現他的政見，恐怕在他的家鄉，就先有『此路不通』之感，這一點胡先生不是不知道，他的老朋友也有許多人抱此感想，所以，誠心主張團結合作者，大有人在。

胡先生逝世之後，中央對於飾終典禮，籌畫得非常隆重。十八日中常會並決議推居正許崇智孫科葉楚傖李文範傅秉常，褚民誼，朱家驊八委員代表中央，前往設祭，十九日已經成行，居許孫葉，資格人望，不用多說，李傅是胡先生私交最厚的人，朱褚都和中山大學方面很熟，可以推斷他們此行，於商辦喪事之外，政治上黨務上都也有所接洽，所以此行使命，很值得公衆注意。

對日的兩件交涉

近來對日有兩件交涉，一是抗議她增兵華北，一是抗議她包庇走私。

日本增兵華北，醞釀已有多時，中外各報，迭經記載，天津營房，久在建築，不過到現在方有兵開到罷了。以她在華北之自由行動，縱有抗議，豈便取消，但是有效無效，原是另一件事，我們却不能因爲抗議無用而表示默認，所以我們認爲這種抗議是應該提出的。

華北走私問題，現在已成國際注意的大事，因爲影響關稅收入，足以波及關稅擔保的外債，所以各國一般社會，都很關心，但是中國對日本提過五次抗議，她都擱置不理，現在交涉能否有效，當然是一個疑問，然而我們却亦不能因爲抗議無用而聽其自然，所以我們認爲這種抗議是應該繼續提出的。不過抗議之外，還應該有別樣應付的辦法。

財政部的幣制宣言

中國幣制改革從去年十一月六日發表以後，進行頗爲順利。本月十七日財政部忽又發出第二次布告，聲明法幣準備金係以金銀和外匯充之，內中白銀至少占百分之二十五。這就是說：準備仍是六成，不過其中有金有銀，有存在國外的外匯資金。第二天美

國就公布中美貨幣協定，聲稱美政府已允購中國大批白銀，予以美元匯兌，俾助中國穩定通貨，可見是雙方預定好了的。

自從美國實行白銀政策，中國受着很大的苦痛，這次中美協定成立，稍予中國以安慰。（一記者）

歐局演變中

國聯行政院會十二日悄然閉幕，義亞問題定下月十五日再行討論。義方對兼併亞國頃已由議會正式通過，并稱制裁如不撤消，卽將運動奧匈等國共同退盟，以示要挾。

英國對義態度仍在游移中。政府毋甯以息事甯人爲主。它對地中海公約，以爲在不限制英國海軍力之限度下，儘可與義法等重開討論。但遷就義國，是英國輿論所不許。英政府在此兩難情勢下，欲謀一條出路，極感苦悶。

在對義以外，英國更重視的是對德。自英國問題表提出後，德方反應不佳，希忒拉也正在觀望歐局的演變，故迄未置答。一說希氏擬提出歐洲建設計劃，內容包括貨幣問題，資源的重分配，以及殖民地問題等，目光所在，不言可喻。英方爲迎合德國計，正考慮國聯改組，其主旨在放棄盟約十六條的一般義務，而代以分區的互助公約。此議倘使實現，則集體安全將成泡影。然英國內部，此時意見尚未一致，法國的態度如何，也是極堪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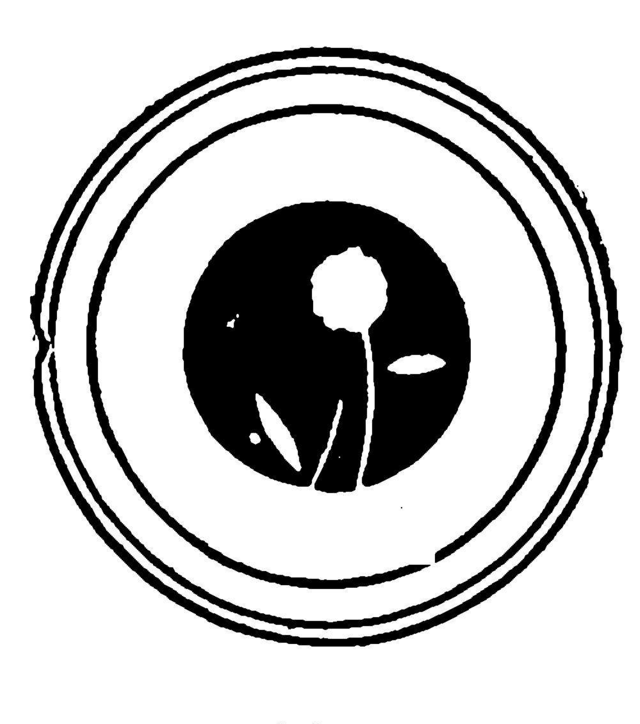
英國畏懼德方，并非僅根據心理的理由，事實的召示確有叫英國不能放心之點。卽如德國最近發表的海軍艦隻表，已引起倫敦「晨郵報」的反響。教猱升木，這正是英政府自食其賜。現在英俄海軍談判卽將開始。英國或許要在波羅的海扶植一個可以對抗德國海權的艦隊。不過在目前嚴重的國際情勢下，英國這種「以夷制夷」的方針，已證明是不行了。

總之，自義國併亞的大波動以後，歐局現又暫入一靜止的醞釀期，但是前途的嚴重化，却是毋庸諱言的。

奧國政潮

近週來，政潮似乎成功了歐洲各國普遍的現象。法西兩國政權的遞嬗，左黨已占優勢；波蘭總理則因抱自由態度，爲軍權者所不滿。德國經濟部長薩赫特與空長高林的衝突，現時日益表面化，有引起財政危機的可能。英國改組的聲浪，也日高一日。不過本週最惹人注目的一幕，却是奧國的政潮。

奧國在今日，是歐局重心所寄。副揆史泰漢堡是親義派，所以他見擯於總理舒斯尼格，不能不令人懷疑有國際的背景。惟眞相現尚未明。所幸義德雙方對此事的態度，似乎全很冷靜。史氏現已赴羅馬晤墨索里尼，前途的發展如何，甚可注意。奧國現在是歐洲火藥箱之一，卽使此次的政潮是純粹內政問題，也足引起國外的干涉。因此這件事不能與普通一例看待。（秦）



世界和平與國聯的改造

金錚

國聯理想之去跡及其批評

自希臘的宗盟會議（Amphictyonic Council）及今兩千多年以來，戰後日內瓦的國際聯合會，不能不說是國際和平組織史上僅有的碩果，但這果子，同他的祖先們一樣，很不幸的，短短的年齡，就又快要夭折了。

人類最易對近一點的事物發生親切的感情；所以我們看到今日國聯的入於彌留，也最悵惘，最傷懷。現在誰都想乘他一息尚存，把這千百萬生命換來的寶貝救轉來；包爾溫和艾頓四日答覆國聯同志會的請願，即謂：「政府鑒於義亞戰爭中集體行動之失敗，必須清理國聯之地位。」但這孩子害的是遺傳病，下藥很感困難；艾頓亦覺得「修改國聯盟約之問題，非有審慎之考慮不為功。」

我們在開方子之先，似應先簡略的查一查他的世系。

說到世界永久和平的始祖，學者都愛推崇宗盟會議，其實這個會議是由希臘十幾個獨立的都市國組成的；所以海斯 Heys 即認為宗盟會議是國內的，宗教的，而無國際的價值。不過，我們究竟不能完全以現代的立場來評價他，永久和平制度採用於古代數國之間而有良好成績者，首推此會。他們曾於紀元前五九五——五八五及紀元前三五七年，兩次因為討伐違約國，舉行過神聖戰爭，這點就很難得。還有其組織完全基於平等觀念，會議時每國兩個代表，（一正使 Hieromnenones 為宗教的，一副使 Pylagorae 為政治的。）兩個投票權。所以信夫淳平稱贊宗盟會議，謂可視為「歐洲國際法觀念之淵源」。

近一點的，一三〇五年呂波亞 Peter Dubois 著「聖地之復興」一書，主張基督教國家組織一大同盟，設立常設仲裁機關，以

解決盟國間的紛爭；其最有價值的發明是擬以經濟的絕交方法，以制裁背信國。一四六一年馬利尼Marini等亦有同樣論調，惜均未成事實。

及十七世紀人才更多，克魯塞 Emeric Crucé，亨利四世 Henri IV，(1553—1660)及潘威廉 William-Penn 相繼提出世界永久和平方案；克魯塞主張於威尼斯設一「公使團」，潘氏則主張組「歐洲元首會議」強制列強加盟，（其可注意的思想，在主張以國家的財富爲表決權多少之標準。）然最轟動一時的，當然還是法王亨利第四的「大計劃」（Great Design）。他想把歐洲的王國和聯邦共和國合組成一個「基督教共和國」，設立共同的海陸軍備，而以基督教思想維繫歐洲的統一與和平。但這個企圖的缺點，在亨利第四本人不能以至誠待天下，堂皇的計劃下面，又陰欲挫折奧地利皇室，想叫歐洲基督教國家戴他做盟主，所以，亦只有失敗。

法國人聖比爾 Abbe de Saint Pierre 於一七一二，一七一三，一七一七三次發表永久和平方案（名爲"Projet pour rendre La Paix Perpetuelle"）而於一七二九刊一「擇要」（Abrégé de projet）其特點在有具體辦法五條（原爲十二條，一七二九年併成五條）想仿照威斯特法里亞 Westphalia所設立的「德意志聯邦」以改造整個的歐洲。一七六一，盧素Roussu做篇文章附和他，但盧素主張可注意之點，爲永久聯盟主席的輪流擔任制及四分之三通過卽有立法權。及一七九五德人肯特 Kunt 亦發表「永久和平」一文（Reconciliation of Power and Liberty）其和平方案的特點，在求以共和政體組成一世界聯邦，但均以理想太高，與當時環境相差太遠，且無切實到達的步驟，結果大家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

十九世紀，俄皇亞歷山大亦曾有偉大的永久和平理想，他主張A，先以天然疆界劃定各國的境界，[illegible]以生產品交換之需要，考慮各國通達海口之適當方法，B以同一民族，組成一國，擁戴一個政府，C國際均勢的維持。不幸他在維也納會議席上遭遇威爾遜氏在和會上同樣的失敗。說者謂威爾遜氏不解歐洲政治心理，亞歷山大實亦不解維也納會議的空氣。國際和平組織在國聯成立以前，確以亞歷山大的理想最爲可貴，故其失敗，亦最值得我們惋惜。法國外交史家蓮因曾評其事云：「俄帝頭上之白光，隨會議之延長而消失；其入維也納迎之者惟宮女與宮臣，而在會議席上，則全爲人播弄；其外交才幹遠不敵梅特涅，難免一世之理想頃刻化爲過眼雲烟。」

晚近以來，英人馬里阿特 Marriott 在其"The European Commonwealth"一書內，主張歐洲各國仿照英帝國模型，組成一個大 Commonwealth，其各份子的地位，有如今日的英國自治殖

民地內政各自獨立，共同利益的推進，則由中央政府管理。他說：「大英帝國實和斯末資 Smuts 將軍所說的話一樣，乃古來國際的政府之惟一成功經驗。」

同樣，美國人卜特 Potter 在其“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一書裏，主張把世界仿照美國的聯邦制度，組成一個全世界的聯盟 Federal Union，其與馬里阿特不同之點，就因為他是個美國人。不過，取例於美國的聯邦制而論證世界聯邦之可能者，不止卜特一人，赫利腓力 Philip Henry 在防止戰爭“Prevention of War”一書內，亦有同此的主張。

這兩種提議，確已較近實際，比過去的許多方案，在實際可能上講，要高明得多。不過英帝國組織的模型，並不是一個聯邦，是一個帝國統制許多小國；假若把全世界，或者歐洲這樣的組織起來，那叫誰擔任這中央政府的責任？中央政府怎麼產生？這點，馬氏沒有交代明白；而且，即假定能夠組成，也不一定就可靠，今日的英帝國，已漸有不支的現象，愛爾蘭的獨立，沒法子阻止，各自治領間關稅的鬥爭，亦未見有很好的調解辦法。

把美國的聯邦制推行到世界，恐怕比較上是最有可能性的；中美的瓜地瑪拉 Guatemala，洪都拉斯 Honduras，薩爾瓦多 Salvador 及柯斯他里加 Costa-Rica 四國，即曾於一九二一年一月締結聯邦條約，成一聯邦國，不過他們過去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語言，宗教，文化各方面的相同程度與美國的十三州間差不多；這種優勢條件，是世界各國間所沒有的，世界各國間的情形，當然要複雜些，如利害的相反，文野之懸隔，傳統的獨立自尊觀念等，都是大阻力；並且有人以一八四七瑞士聯邦內新舊二教各州的相戰，美國南北之戰和一八六六德意志聯邦內普奧之戰的例子，說明世界聯邦的不妥，認為聯邦成立的條件，多半是因為外力的壓迫，世界聯邦沒有敵人，所以沒有組成功的理由，這當然也很有道理，但聯邦辦法究仍不失為世界和平組織一個最重要的參考；待最後加以說明。

和平學說之名著及其批評

關於倡導世界和平的名著，雖浩如煙海，然大體均不外兩種做法：第一派，慣以紙道德的立場，來感動人類避免戰爭，如說戰爭殘酷愚蠢之類，此類名著，可以喬丹 Jordan 的“War and the Breed”（1917）及羅素 Russell 的“Why Men Fight”二書為代表，喬氏以為戰爭惟一的作用，只不過劣化人種，因為當兵的都是最優秀的壯丁，這些優秀份子打死了，剩下的自只是些老弱殘廢，從優生學上講，這些人傳下來的第二代，自然不會是健全的，

所以，戰爭愈多，剩下的健全人愈少，人種亦因之愈劣化，故結論說戰爭是要不得的。

羅素則舉過一個比喻，他說：法國的畫師同德國的音樂家，說不定被迫在戰場上相見，世界失去一個大畫師，德國人高興，失去一個音樂家，法國人高興，但這與世界文明損失之大，却沒有人想到，這該是多麼愚蠢的事！

這兩種說法，義雖可通，但於世界和平的供獻却都是很少的。因為這類空洞薄弱的道德觀念，當然打不動軍人的鐵血心腸，且軍人鼓吹侵略戰爭的理論，多半是以民族生存為號召的，在這樣正當的口號下面，國民當然不能願意餓着肚子等文明，所以，這一類的理論太弱，不獨阻止不了戰爭，也引不起我們深切的注意。

比較強有力的著作，要算安基爾 Norman Angell 的一本英文著作「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初版出於一九〇八年，近加入新論證，於一九三三再版）作者是位經濟學家，故完全以各國本身經濟利害的立場，說明戰爭沒有利益，（"War does not pay."）我們這裏不妨作較詳的介紹。

他說：列強求戰的重要理由很多，說是為過剩的人口找出路，但戰爭結果解決不了人口問題；如英國認為本國的人口過剩了，要征服德國做殖民地，但即使德國被征服以後，德國的人民仍然要吃；可能的辦法只有把敵人的嘴都封起來，但天下那有這樣的事呢！

進一步，他並說明列強實在並沒有人口問題，一九三三的新版書中，特地以日本的殖民地問題為例：他說日本是在「為過剩人口找出路」的口號下，從中國拿去台灣，又拿去朝鮮。但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日本人在台灣的，一共只有十八萬多人，但從一九二五年算回去，日本佔據台灣，已足足的有三十個年頭了；又據同年的統計，朝鮮的日本人，一共亦僅四十餘萬，但朝鮮被佔亦已十九年。日本人口總數六千多萬，據其本國統計，年約增一百萬，則三四十年來，僅移居一年所增人口總數之半，難道這算解決人口過剩問題麼？

他並說：日本不獨不必向外殖民，即在其本部領土內，亦未殖滿，其本部的北海道一處，每方哩平均僅七十五人（一九二五統計；其他地方每方哩五〇五人。）日人的解釋是說這地方是寒冷不能居住的土地，但朝鮮北部和東三省難道會比這好些不成？且即使眞有過剩問題，中國的東三省，日人向可自由移居，佔後的強迫移民，倒反有偷跑回去的，這何苦來？

安氏以為歐洲各國的情形也是一樣，「他們拚命的喊，要找殖民地，但殖民地上的本國人民，往往沒有本國境內的外國僑民多，」所以說：人口過剩問題，眞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戰爭不能解決人口問題，也許有人相信可幫忙取得新市場，

增加對外貿易。安氏以爲這也是「此路不通」他以爲征服一國領土，不獨不能消滅敵人的商業競爭，且會使舊有的競爭更尖銳化；假定德國怕荷蘭的貨物輸入，可用關稅抵制，但等到征服荷蘭，變成德國的一部份以後，當然不能再有關稅，於是荷蘭商品到德境去銷售，更便當得多，近代的戰爭總不能把敵人殺完的，如果眞的殺完了，那你的東西也便沒有人買，還談什麽對外貿易？

他更不相信現在還有人迷信賠款，他以爲現代財富的性質，已不是黃金和白銀的本身，而是「正常合理的交換」。一國無緣無故來了大批金銀，不僅沒有好處，反遭踏了自己，因爲金銀到手以後，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和外國的物產交換，以取得實際的物質，但這樣一來，入口貨的激增，摧殘了國內的工商業；第二，把金銀留在國內，那國內因爲金銀多，物價必上漲，物價自高，在國外便不易同他人競爭，於是又摧殘了對外貿易。（詳請參看該書第七章）

所以安氏最後說：今日世界的眞正危機，不在絕對的短少 "Absolute shortage" 而在交換方法的脫節 dislocation of the process of exchange"。只有「合理的交換」這寶貝，才可以解決一切的消費問題。故結論主張推行國際合作。他以爲國際間能合作，就好像馬路上的各種汽車願意受警察指揮一樣，這樣就沒有碰撞的危險了。他並且具體的說：合作的實現有賴組織，組織的條件，是權利的平等，去強暴，從法律，改軍備爲公同的警備力 Common police.

大體說來，安基爾的永久和平理論，應用不同樣近代化的國家間，是比較強有力而難以駁斥的；雖然其中心思想不免太商人氣味一點，但他就認爲各國往往迷信無實質的光榮尊嚴之類，做出不知多少愚笨沒道理的事。談世界永久的和平，倒眞不能不把頭腦放冷靜點，這也許是他理論上的缺點，但同時也就是他理論的長處。

國聯的改造問題

A. 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大幻想」一九〇八出版，究竟未能阻止一九一四的世界大戰；一九三三新版的出世雖又已三年，但今日的國聯，因亞比西尼亞的滅亡，能否繼續存在，都成了問題；世界和平前途，自又甚暗淡。我們感於過去世界和平組織創業之難，失敗之易，不禁使我們對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能性，根本發生懷疑。假如永久和平是天生的辦不到的話，那我們現在當然用不着再來一番空中樓閣，談國聯的改造問題。

安基爾在「大幻想」裏，曾舉出一個事實，他說：現在的美洲，在科侖布時代，是居住數十萬的印第安人，他們因爲爭獵各部落

間，常起戰鬥，當時便認為戰鬥是求存於食物有限的世界上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從未對這個哲理懷疑。但同樣的美洲，現在是居住一萬萬以上的美國人，其生活享受遠高於印第安人，但並未覺得一定要互相戰爭，才能生存。美國雖亦曾有一次南北戰爭，但現在美國是永久和平了。這就因為今日的美國沒有像印第安人分成許多互相仇視的小國，能一致合作所致。

從這裏，我們得到一極大的啓示，即整個世界的情形，也並不兩樣，只不過範圍更大些，內容更複雜些，所以，需要的時間也更長一些罷了。目前的戰爭當然也許仍免不了的，就好像美國統一以前免不了南北戰爭一樣，但自然的進步，世界終久有一天會像今天的美國一樣，獲得永久的和平。

這個信心有了，我們談國聯的改造問題，也就有了勇氣。當然我們不能聽天由命，人力可做到的事情，自然還要盡力的，現在破碎的國聯，究仍不失為世界永久和平的良好基礎，如這個用人類一次大戰換來的一點和平基礎，又聽他崩潰，當然是很不經濟的，所以我們覺得就國聯的現局加以改造，為求達永久和平最經濟的，惟一的途徑。

B. 初步改造方案

但這問題，許多國際政治家都感棘手，我們參考一點學者的意見，輕輕的便提出方案來，當然亦自認膽大一點；不過，也許就因為我們不負實際責任，所以立論能比較客觀，比較公平。

因鑒於歷史上的經驗，使我們覺得永久和平事業是漸進的，為避免下藥太猛，只有兼顧現存的環境，這是初步方案的主旨。希望列強能感於國聯對意亞紛爭處置之失敗，有所醒覺，仗義為合理的改良，我們的意見可分三點說明：

一 關於一般的

第一，應使國聯獨立於「凡爾賽和約」以外。 這樣一個永久偉大的國際和平機關，建立在血腥氣味很濃厚的和約上面，自甚不妥；這樣會員國間不獨永有戰勝國與戰敗國的成見，且易因此時時引起民族間的舊恨，致難精誠合作。戰後的和平條約，畢竟不是心平氣靜時訂立的，永久和平機關，受和約拘束，自不易放膽主持正義；拉巴德 Rappard 教授即認為用國聯執行和約，與國聯前途，大為不利；義大利一九三三所提出的「國聯改革案」亦有國聯不應擁護和約及其他同樣條約的主張。

第二，應力求國聯世界化。 國聯自然是世界的公有物，則處理紛爭，理應具遠大的世界眼光。可惜事實不能盡然；法國只對薩爾問題起勁，英國亦只對義亞紛爭出力，擔當偉大的世界和平事業，用這樣狹隘的小家氣度，當然是不能勝任的。今日國聯的結局，

何嘗不是英法自取？這是在意識方面首應糾正的。在會員方面，宜普遍的增多，拉巴德教授一九二九年曾很樂觀的說過：「會員國之增加，不獨爲吾人所希望，且爲事實所必然。」並預測美國五十年內必可加入國聯。我們當然希望這推測能實現；不過，有人以爲美國在國聯各委員會裏的代表既然比許多會員國的都多，與國聯既已實際合作，似不必再正式加入國聯；其實不然，英國經濟學者蘇爾德 Sir Arthur Salter 即指出國聯委員會的特點，只能管理，不能指揮，如令其有效，必爲 Advisory 而非 Initiatory，故美國這種合作，終是消極的。現在正好乘目前圖謀改組的機會，設法使美國與國聯的關係，有進一步的合作。

又國聯祕書處的職員，雖就職時均宣誓爲國際的官員 international officials 但事實上本國的色彩，還是太濃厚；拉巴德教授說過「各國不僅競求本國人充任祕書處人員，且有指定外交人員，薦舉於祕書長者，於是祕書處人員之外交的性質及國家的性質，日形顯著。」並以爲如抑壓此種不良趨勢，祕書長應盡量拒絕各國薦人的壓迫，爲根本着想，祕書處任用人員的規則法令應加修改，以適應目前的事勢。這確是很對的。

第三，應增進大會的政治意義。 拉教授一九二九年即謂：「國聯大會的性質，依目前之趨勢以觀，似僅爲各國全權代表禮儀上的聚集，頗少政治上之意義。」我們認爲要使大會發生有效的政治作用，首應取消一致通過原則。盧素一六七一年即已主張四分之三表決的原則；一九一五倫敦大學教授霍布浩思 Dr. Hobhouse 亦已主張各國如聯盟設會，應養成會議之習慣，從多數之決議；周鯁生先生亦曾認爲國聯大會和行政院的表決用一致通過原則爲不合理，主張如增進國聯工作之效能，盟約之第十，十一，十六，十九各條，應不適用全體通過辦法。但附帶牽涉到的問題，是這樣一來，未能予大國以保護，爲補救這點事實上的缺憾，周先生並主張不仿按照各國的面積，人口，國力等要素，以考量各國不同的表決權，這個潘威廉氏在一六九三年亦已主張過了。

第四，應強化行政院的效能。 行政院理事的日益增多，形成近日的"Inner circle"傾向，一九二六年的對德撤兵及賠款等事，即由張伯倫，白里安，斯特萊斯曼在日內瓦旅館裏決定的；這種現象，自應糾正。拉教授認爲補救之道，應取消永久理事制，均由大會選舉，但每屆只應半數得連任，使各會員均有任理事的機會，並主張於行政院中另行正式設立一小組會，以顧全工作；拉教授並以爲這種辦法的困難，實際由於國家法律上的平等與國家事實上的不平等不能融合所致，主張各國應當承認一般民主政治原則的應用於國際間，即各國共同參與選舉討論，以示法律上的平等，同時委托執行的責任於大國，以示事實上的不平等，這點確很値得討論的。

二　關於維持和平

這問題，是今日國聯的致命傷，也是歷來國際組織最難辦到的事，但有三件，好像目前並不難做到：

第一，統制國際軍火製造。　國際軍火商在挑動國際戰爭中的活躍，說來確很驚人，他們能以最大的財力，阻止和平事業，買動政客，鼓吹戰爭。戰前軍火廠股票的漲落，不啻爲和戰情況的風雨表。（倫敦有一個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會發表一個小冊子，名「祕密的國際」，汎論列強經營軍械工業之私家工廠，神通廣大，國際著名政界人物亦與此輩朋比勾結。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九日的大公報有縻樵君譯文，可參閱。）國際間雖曾因此先後成立兩個關於軍械貿易的法規，但從未禁止私家鑄造。現在不妨由國聯發起，召開會議，將各國的軍火製造，統改國營，而以國聯司監督的責任；這樣不獨可以減少商人操縱的戰爭，簡接的，亦可幫助裁減軍備工作的進行。

第二，設立常設經濟制裁機關。　國聯對義雖採用經濟制裁，但及商定結果，詳細辦法草擬完竣，東非之戰，已結束一半，且使義國早有準備；如有常設機關，平時卽策劃各種情況下施行經濟制裁的方法與步驟，力求其精密，則遇有破壞盟約，按約應施行制裁之時，自能於最短期內，爲有效的佈置，以增加制裁的效力。

第三，設立常設武力制裁機關。　法國議長布爾羅 Bourgeois 在其「國際聯合會草案」中，卽有組織「國際憲兵團」的計劃；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的國際裁軍大會中，法國代表達迪 Tardieu 亦有組織國際空軍的提案，其方法：A，會員國立卽將重要軍用飛機交聯合會，B，國內所留，以夠自衞之用爲度，視人民的數目而不同，C，聯合會收受武器後，卽召募將校，組織空軍，D，會員國海陸軍則於國聯遇有戰爭時始交付，惟限於一萬噸以上的主力艦等。

這種辦法，自多缺點，且在目前，似仍覺理想一點，此外克羅斯貝 Oscar T. Crosby 亦有國際軍組織計劃，但亦嫌和事實相差太遠。

我們現在只希望設一研究機關，仿照前次薩爾問題時配備國際軍的原則，計劃各種情況下國際軍的組織辦法，將來進一步，再求由國聯授權該會以戰時指揮之權。

三　關於經濟合作

從前白萊特 John Bright 以爲「通商自由，爲實現國際親善的惟一手段，」柯布登 Cobden 亦認爲「自由貿易，爲最佳的和平製造者。」但及國際貿易變成今日的國家干涉制度，反常會以市場的爭奪，釀成戰爭；「經濟自足」與「關稅政策」的結果，形成今日的經濟恐慌。國際間雖曾召集過經濟會議，以互不相讓，

一無所成。

國聯對於維持和平，雖弄得焦頭爛額，但於國際經濟合作事業，幹得還算有點成績，不過以本身能力的有限，亦無法挽回刼運。此項工作的中心，通常是祕書處的技術機關 Technical Organi-nations，這些技術組織的性質，經行政院第五次會議（一九二〇，五，九日）決議，第一次大會（一九二〇，十二，八日）通過，規定在內部工作上獨立，但與國聯會員發生關係時，受國聯的統制，未經行政院裁可以前，不能生效。一九二七年，大會並決議設立經濟諮詢委員會，由私家團體組織，以與官方機關合作；但此諸委員會的行政能力，完全基於「自願合作」的理論，故及今難望有美滿成績。要想國聯眞能為世界經濟謀調節，那這種合作，即應由「自願」的進而為「法律」的，各委會的「建議」（Recommendations），最好亦能進一步改為決議。

戰前的世界郵務聯合會 Universal Postal Union 不獨能有決議，且用多數表決，雖理論上決定後仍須送交參加各國批准，事實上即為最後決定；委員會如能做到這樣，自更能發揮效能。

此外，希望能在「經濟及財政」技術機關下，添設三個委員會：

A，貨幣統一委員會，以研究統一貨幣的方法；過去世界經濟會議的無結果，惟一原因，即係美國與用金國安定貨幣主張衝突所致；此會設立後，可籌開國際貨幣會議，以商洽消滅國際間的貨幣戰，制定相互調節的適合貨幣，力求推行，以期一勞永逸；如恢復國際貨幣本位，以便金本位國採取，即曾經討論而未得成功者。

B，物價均衡委員會，以研究各國市場需要的情形，隨時制定適合的物價，使避免不合理的高價及阻止傾銷等。

C，國際貿易調節委員會，以研究各國關稅制度，籌備召開國際關稅休戰會議，草擬合理的，調節的關稅，提倡貿易自由等。

這樣，可漸漸避免經濟的國家主義，間接的自亦可解除不少促成國際紛爭的因素。

C. 永久和平之路

假定日內瓦的國際聯合會，能照這樣改造完成，雖機構較前為健全，與理想的世界永久和平組織，當然還差得很遠。赫利腓力曾以為世界各國如不能充分認識自己是隸屬於整個的「國家社會，」放棄絕對獨立的主權學說，戰爭就不容易避免，世界和平終少希望。他和卜特主張相同，認為今日美國的聯邦制度，足以指示世界和平一種可能的途徑。他說：美國憲法有三種基本觀念：

A，主權在民，非人民自己變動，不能更改，

B，憲法明文規定中央及各邦政府之權，使二者均不能對地方施用威權，

C，各級法院均能解釋憲法，換句話說，美國憲法下各邦間或

中央地方間的一切爭議，無不可由司法解決，若憲法的規定運用不妥，更可由人民自己修改之。

故赫利認為不妨做其立意，為世界草一憲法，規定各國之權義獨立，而設一中央政府，以處理共同有利而為各邦所不能管理之事，並授權各國法院，實施憲法。如世界人民都願意擁護這憲法，國際戰爭，自可從此消滅。

但他亦認為實行之際，除「偏見」與「惰性」外，還有三個難問題，一，國家主權喪失一部份，二，對不參加的國家及文化落後的民族，沒有妥善處理的辦法，三，怎樣使此機構眞能代表人類說話？

關於這三點，我們認為均可讓時間來解決，人類只要自經驗中找進步，團體的眼光，總不能看得很遠的；二三兩點並沒有什麼最困難的還是主權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什麼都容易了。

嚴格講來，今日的世界各國，早已放棄過一部份的主權，如根據一九〇二年國際協約所成立的國聯糖業委員會，即有權通知簽字國採取特定稅率，以抵制其他簽字國有政府津貼之糖產進口，在這種協約下，各國（包括歐洲的各重要國家）已將其關於糖的制定稅率的立法權放棄。其他照這樣的事也很多，戰時的協約國，為作戰便利，曾先後成立二十國協約程序委員會 Allied Program Committee 而以一無國家性的祕書處 Non-national secretariat 為連絡機關，上面並且一個協約海運會議執行部 Executive of the Allied Maritime Transport Council，無形中已服從集中指揮的原則。不過他們對於這事的解釋，說並不是承認有太上國家 Super-state，而是「自願合作」其實這又何苦來？個人認為社會團結 "Social solidarity" 的學說，應適用於國際間，眞正為全人類的福利，服從共同之決議，確並不能算喪失主權，同人民服從國家法律一樣，並不能算犧牲個人權利。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當然免不了還要很長的時間，目前的局勢，使我們仍不能不看重今日的國聯。艾頓在衆院的演說，即認為「國聯在新世界中，仍為不可少的國際組織，」巴爾幹協約國十日會議結果所發表的文章，亦稱：「彼等深信國聯仍為和平之最佳保障。」但國聯目前因為對義是否繼續維持制裁一問題，徬徨終日，苦悶不堪言狀，此事影響於國聯的前途，確甚重大，但亦不失為改造國聯的良好機會。張伯倫的演說有謂：「吾人希望以國聯之行為保障戰爭規程之實行，今已失敗，但人類之成功，由於失敗，吾人應作眞正之努力」云云，國聯多明達之士，對目前局勢，如何善處，對今後之國聯，如何改造，想必能有美滿的籌劃；我們希望國聯因為這次的失敗，有妥善的改進，使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得以建立。

泛論中日問題

——五月八日在北平清華大學演講

王芸生

今天是五月八日，這眞是個煩悶的日子。在二十一年前的今天，日本對於二十一條要求已於昨日提出最後通牒，這時我們正在四十八小時的限期內，考慮是否接受日本的要求。時過二十一年，這煩悶逐漸增大。我們現在所煩悶的，已不是山東的如何收回，旅順大連的展租若干年，南滿東蒙的商租權等等問題，而是我們這民族國家如何繼續獨立存在下去的問題。這煩悶壓在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心頭，甚至透不過氣來。

＊　＊　＊　＊

中國與日本同立國於東亞，天然是兄弟之邦。中國在過去確曾發揮過做長兄的丰采，現在却大爲弟弟所凌慢。過去的光榮，是我們祖先的成績，不應該由我們來誇耀；現在的不堪，不能不說是我們做子孫的不長進。近代中日關係的演進，是這兩個國家的現代化的賽跑，日本跑到前面，而中國落伍了。近百年來的歷史，中日兩國同走現代化的路子，在起始時遭際完全相同，結果大異，這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江寧條約和神奈川條約，是中日兩國現代化賽跑的起點。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西洋文明正式相見，打破傳統的鎖國主義，於一八四二年與英國締結了江寧條約。中國從這時開始認識西洋文明，開始講洋務，派留學生。但這認識是有限度的，所認識的只是堅甲利兵，故所講的洋務也不外乎此。日本與中國一樣，一向抱鎖國態度，除尊敬中國人外，對其他外國人一律以蠻夷視之。一八五三年美將Commodore Perry率兵艦四艘駛至日本，要求通商，日本不能拒，翌年（一八五四）訂神奈川條約，開國通商。日本自此認識西洋文明，開始講洋務。從這兩件歷史事實着眼，中國的江寧條約與日本的神奈川條約，其意義完全相同。我們若以江寧條約爲中國現代化的起點，神奈川條約爲日本現代化的起點，很顯然的，這個賽跑中國開脚早了十幾年。很不幸，中國在這現代化程途上，跑了將近百年，一步一跌的沒有什麼成績；日本却步伐整齊，突飛

猛進，把中國遠撂在脚後。

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古代的終止於明嘉靖年間（一五五○左右）關倭寇時代近代的則開始於清同治十年的中日修好條約。這中間有一個三百多年的空隙，兩國沒有邦交關係。當這個空隙開始時，日本的情形，正是軍閥專橫，國內四分五裂；到此空隙的末期，明治維新業已開始。當柳原前光到中國看李鴻章的顏色，奔走中日修好條約的時候，日本與中國的現代化賽跑已經走了將近二十年，我們尚懵然罔覺。過了二十年，至甲午戰爭時期（一八九四——五）日本已與我們比肩，我們還把人家看成矮子。就在這時候，人家把我們摔跌一交，跑到前面去了。過五年（一九○○）庚子事變日本兵打着太陽旗，進了我們的首都（北京，）中國人竟有對日本兵歌功頌德的了。又五年（一九○四——五，）日俄戰爭，我們蹲在道旁，看這黃矮子與那白長子在我們家裏摔交，自己未曾哼一聲氣，反送了許多禮物。再十年（一九一四——五，）歐戰起，日本人趕走了德國人，拿去我們半個山東，並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人到這時纔有點生氣，想使點勁，不料一個華盛頓條約（一九二二）中國人便喝了適量的安眠藥水，酣酣入睡。以為我們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已有九國保障，埋首內戰，再不知有外患。一覺睡了十年，纔被九一八（一九三一）的砲聲驚個半醒。

中國現代化的程途，這百年來，雖非全無進步；但比起日本來。無論在軍事、政治、工業、學術各方面，都是瞠乎其後。我們若把這兩個國家的現代化競爭比做接力賽跑，這一段，顯然是我們慘敗了。但這個賽跑並未告終，我們無論如何，還須繼續向前跑；否則失敗的程度將要更慘。

中日問題是個百年問題，甚至是億萬斯年的問題。現在一般人為這個問題煩悶，因為受不了這精神上的苦惱，多有以一洩為快的。但問題絕不如是簡單。我們不妨作一個最大的假設，假設上帝降下一種力量，幫助我們，一切如我們的意思，把現存的中日問題解決了。請問問題就此解決了嗎？而實際依然未了。我們儘管靠上帝的力量，把目前的問題解決了，我們若仍懶懶的躺着，不使勁，人家仍將繼續前進，最後的結果，我們仍然是慘敗。這是一個長程的接力賽跑，在過去的一段，我們的先輩跌了交，被人家遺落在後面。現在該我們這一代人上場了，我們要從我們先輩手中接過torch holders（接力賽跑的小木棒，）繼續的跑，努力的趕，一直跑到人家的前面。到那時，我們比賽的對手或許已經累了，或竟跌坐在道旁；到那時，我們一點不可驕傲，我們要拿出長兄的態度，俯身將他扶起。這個境地也許不是我們這代人所能趕到的了，但必須從我們這時起，咬牙使勁，向前跑，跑完我們這一程，趕快把我們手中的 torch holders 交給我們的子孫，讓他們繼續咬牙，繼續使

勁，繼續向前跑，一直到趕過人家的紀錄，還得向前跑。中日問題如何解決？這就是解決中日問題的最健全的方法，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方法。

＊ ＊ ＊ ＊

拿中國與日本比，從各方面看，差不多是處處不如人。單就軍人論，在過去，我們就遠不如人家。中國有兩句老話，「好鐵不拈釘，好男不當兵。」可見「兵」是不爲一般社會重視的，且以當兵爲羞。在日本恰恰相反。軍人爲一般社會所敬重。誰家子弟得服軍役，其父兄則引以爲榮；設死於軍役，其父母例不許落淚，而鄰里鄉黨皆往致慰，隱寓慶慰之意。在這兩種不同的風習之下，以前中日兩國軍人的素質顯然大有不同了。

再有一點，便是不怕死。日本人大體皆好勇而不怕死，中國人則文弱成風，尤其怕死。譬如自殺，中國人大多是喝安眠藥水，希望在睡夢中死去；日本人則什九是剖腹。同是一死，人家是鮮紅的，我們是灰黑的；人家死得有勁，我們死得沒出息。日本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攘夷」氣勢尚盛，土佐藩兵砲擊法國人，死傷十六人，法國聯合各國公使，對日提出五項要求，日政府懼對外開釁，一一允從。執土佐藩士二十人，賜死於妙國寺，法國人到場監刑，各藩士以次就死，自行引刀剖腹。監刑的法國人不忍卒視，看至第十一人，即扭頭退去。這情形，太動人了，我們現在讀史至此，也將潸然淚下。這種從容赴死的精神，我以爲是我們中國人所最缺乏的。

數月以前，天津出了一件新聞：一個女孩子因爲不滿父母代訂的婚姻，在夜間更換了新衣服，並淨面塗粉抹脂後，在房門上釘了一個釘子，自縊而死。我在報上讀到這件新聞，很受感動。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很有從容赴死的精神。不料過幾天一家報紙上登出一段短文，譏笑這個女孩子，認爲她死得無聊。大意說，既然一死了事，何必換新衣服，且女爲悅己者容，既不要人喜歡，何必擦粉抹胭脂云云。看了這段文字，老實說，我很生氣。我以爲這文字的見解代表一種極頹廢而野蠻的觀念。我們可以揣想，那文字的執筆者，若至不得不自殺時，他一定儘可能的發揮頹廢的潛慾，用所有的力量與金錢享樂一番，然後餘下幾個小錢，買一瓶安眠藥水，喝下去睡大覺。以這種人去和那女孩子比較，這其間當然有很大的距離。我向諸君講句笑話，今晚在座諸君，無論那一位，若到不得不死的時候，則希望他死得從容些；假使那裏有一瓶安眠藥水及一把小刀，則希望他選擇小刀而捨棄安眠藥水。諸位請莫誤會，我絕不是在鼓勵自殺，但我承認是在宣傳從容赴死主義。我們不應把死看得那麼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時候，更要死得從容些，大方些。

外國人常說，中國是一個易被征服的民族。譬如揚州十日，以數千滿洲人，殺漢人數十萬；那時滿洲人所用的兵器，與我們一樣，也是刀矛一類的傢伙，竟遭如此之大的屠殺。那自然是我們漢人

人人怕死，不抵抗，而希望倖免，結果大家都活不了。假使當時有一部分人不怕死，挺起胸來，去和敵人周旋，結果必不如此之慘。因了這類例子，有的人甚至對中華民族整個的發生懷疑，以爲這個民族衰老了，恐將不足以有爲，並在人種學上優生學上去找理論的根據。我的看法不如此。一個大民族，她有較長的歷史，較久的傳統，自然有她遺傳上的惰性，但一個民族絕不同一個簡單的人。人老了不能還童，民族則是多數個人積成的，有新陳代謝的作用。我們儘可死掉，但還有我們的子孫。中國人只要不是一生下來就長鬍子，就咳嗽痰喘，就駝腰彎背，而仍須經過由幼而長而壯的階段，我們就不能承認中華民族衰老了。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少生氣，歷史那麼黯淡，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中國人缺乏一種從容赴死的精神。假使我們中國人，每個人的血液都在脈管裏沸騰起來，人人都有點正義所在，赴死不辭的精神，我們的民族立刻便會年青幾千年，我們的國家自然便不可侮了。

我願做一譬喻：譬如我們的父母患了衰老症，經醫生診斷，認爲這老人是貧血症，需要些營養的血液，須行輸血治療。請問我們做子女的，是否應該割開脈管，犧牲幾百CC血液，貢獻給我們的父母？請問諸位，當你們接到醫生這種要求時，你們將如何答覆？我想諸位的答覆一定是個「諾」字，絕不會是「否」字。假使竟有人對這個答覆表示遲疑，他便是一個絕對要不得的人，最好給他一瓶安眠藥水，請他睡覺去。把問題略爲放大些，假使我們的國家也患了衰老症，經醫生診斷，認爲須行輸血治療，我們做國民的應該怎樣呢？

* * * *

我不是在宣傳流血，而且這種機會也不很容易遇到，也不是每個人可以遇到的。

最後，我願對諸位貢獻一個基本觀念，三個做人方法。我們要時刻把握住一個基本觀念，便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做一個好中國人。當我們欲行一事之先，先要問問自己，是否於自己有利？是否於人有損？假使利己而不損人，便可行。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問於自己有利，是否也有利於人？假使是的，更可行。最後當一件事大益於人，於己卻有小損，我們更要去做。這種損己利人的精神，便是道德的最高範疇。若把這三個做人方法適用在做國民方面，那便應該在一切行爲上利己而不損國，利己兼利國，損己以利國。中國人都有了這種精神，隨時隨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國家自然便不可侮了！

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

張季同

一 唯物・理想・解析

康德綜合了經驗論與理性論，於是爲哲學開了一個新紀元；在今日，哲學中實仍有對立等待着綜合的，最顯著的便是唯物論與唯心論。康德的綜合，本也可以說是唯物與唯心之一種綜合，但到今日，唯物與唯心又已需要新的綜合。

然而在現在，只是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猶尚不足。如欲成立一個精密的哲學，更須兼綜解析派的貢獻，即解析法。今後哲學之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

凡綜合皆有所畸重，如康德之綜合即是畸重於唯心，其實是一種唯心的綜合；今此所說之綜合，則當畸重於唯物，而是一種唯物的綜合。此所說綜合，實際上乃是以唯物論爲基礎而吸收理想與解析，以建立一種廣大深微的唯物論。

唯物與理想之綜合，可以說實開始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論。人們都知道新唯物論是綜合唯物論與對理法而成的，而因其容納了對理法，以對理爲方法來處理問題，乃自然綜合了理想。故新唯物論不但講存在決定人的心意，而又注重改造環境，變革世界；人是自然所產，而人能克服自然，人的心意爲其社會生活所決定，而人又能變革社會。新唯物論是很注重人的力量的。不惟如此，新唯物論的創造者也頗注重分析。所以如謂今所說唯物理想解析之綜合，乃發端於新唯物論的創造者，亦不爲過。唯物理想解析之綜合，實乃新唯物論發展之必然的塗徑。

然而，新唯物論雖頗注重理想，而對於理想之研討，實不爲充分；而其注重分析，不充分乃更甚。中國哲學是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討的，且有卓越的貢獻，我們既生於中國，對於先民此方面的貢獻，實不當漠視，而應繼承修正而發揮之。其次，近二三十年來，解析派的哲學有大的發展，我們應容納解析派之新的貢獻。

現在，我們應爲唯物論與理想主義作一更進的綜合，而兼綜

解析法。我們所以要這樣的一個綜合，其目的即在於要求一個真的哲學，可信的哲學，有力的哲學，能作生活之指導的哲學。言解析所以察乎幾微而免混淆，言唯物所以不違實際而遠離虛幻，言理想所以克服天然而達於至善。

唯物論在哲學史上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哲學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十之九都是唯心論者。舊唯物論的粗疏幼稚，實無可諱。自新唯物論成立，乃為唯物論開一新紀元。然新唯物論實亦尚未完全成熟，只略具規模，而未盡條理。然此尚未完全成熟之新哲學，却可謂為哲學中最近於真的系統。近十幾年來，唯物論已死的呼聲，常可以聽到。的確，機械唯物論已經死去。然而唯物論不止於是機械唯物論。但許多人總不能了解如何能在機械唯物論之外，還有別的唯物論。以此，許多人再不能了解新唯物論之意旨。新唯物論既講唯物，又談人的力量；既講變易，又談必然：新唯物論綜合了若干的矛盾觀念，這在許多人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

實在，新唯物論正是為人類開闢新的可能之域。在以前，許多認為不可能的，新唯物論證明其為可能。而由此，於是許多人便認為新唯物論本身即是不可能的了。新唯物論的確是難以了解的，因為新唯物論與以前一切哲學有大不同處。新唯物論所謂唯物，不是舊哲學所謂唯物；新唯物論所謂對理，不是舊哲學所謂對理。機械唯物論所謂唯物，乃謂物質是宇宙本體，而新唯物論的宇宙論，則根本已廢去本體觀念。新唯物論根本不主張所謂「自然之兩分」根本不承認有所謂現象背後的實在。新唯物論之根本態度，乃認為即現象即實在，現象之外更無實在可說。新唯物論所謂唯物，非謂物質為宇宙本體，為一切現象背後之究竟實在，乃謂物質為最基本的，為生與心之所從出。（吾於民國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即曾著文說明新唯物論已廢棄本體觀念，而世人不察，仍多謂新唯物論講本體者；或者又因新唯物論反對形而上學，遂謂根本不講宇宙論，俱屬大謬。）新唯物論的宇宙論之根本觀念，是歷程，宇宙是一大歷程，一切存在莫非歷程，在此大歷程中的存在，有等級之殊，最基本的是物，其次為生，其次為心與社會。一切皆在變易之中，然而有所謂規律，有所謂必然，而宇宙之最根本的規律便是對理，即對立統一，相反相倚，矛盾發展，質量互轉。以對理為事物之規律，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可能的，其實觀念思惟之對理，只是事物的對理之反映，如事物沒有矛盾的情形，則人類便無從創出矛盾的概念。對理亦非否認所謂思想律者，不過認為思想律非充足的而已。對理乃是講對立統一，非講對立同一，如講對立同一，則完全與思想律不相容，對立統一則與思想律並無不兩立之衝突。

我們很可以說，新唯物論不只是一個新的學說，而更是換了一個新的出發點。在同一出發點之下，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學說，然而這些學說雖不同，却有其一致，即同屬於一個出發點。新唯物論

則根本換了一個出發點。因出發點的不同，所以新唯物論與舊唯物論，雖同名爲唯物論，而亦有絕隔的不同。

新唯物論之基本出發點，乃是知行之合一，理論與實踐之統一。實踐是新唯物論之意謂表準，眞妄表準。新唯物論權別問題之眞妄，分別概念之有謂無謂，判定理論之正謬，俱以實踐爲表準。唯心論之徵信表準爲觀念之一貫，實證論之徵信表準爲經驗或可驗，新唯物論之徵信表準則是實踐。所以，新唯物論乃是實踐哲學。惟其以實踐爲表準，故不認爲現象背後之實在之問題爲有意義的，而又不認爲外界實在的問題爲無意義的。以此，故既反對玄學而又不走入實證論，雖遮撥舊唯物論而不以實在論爲滿足。

新唯物論之更一基本出發點，便是人羣，社會。我們可以說自笛卡兒以來，西洋近世哲學，都是以個人爲本位的，其中無論唯物論，主觀唯心論，絕對唯心論，實證論，皆以個人觀點爲基本，所以談知識只是談個人的知識，談人生亦是談個人的生活。而新唯物論之根本觀點却是人羣的社會的。所以新唯物論的知識論，根本不是以前所謂知識論，舊哲學之知識論係講個人知識，以反省爲方法，新唯物論之知識論則講人羣之知識，以客觀考察歷史研討爲方法。新唯物論的人生論亦不是以前所謂人生論，因新唯物論的人生論乃是講人羣的生活，而注重變革世界之實際道路。所以，新唯物論的哲學，可以說是羣本位的哲學，與近代其它各派個人本位的哲學皆相對立。在此意義上說，新唯物論確然是與現代它派哲學不屬於同一系統中的新哲學。

在此新意謂的唯物論上，我們可以兼綜理想與解析。

哲學思想之發展，自一觀點而言，可分爲三級。第一級原始唯物論，即機械論時期。第二級懷疑論及唯心論時期，由唯物論而發生反動，便是懷疑論，由懷疑而有所肯定，疑物而歸於信心，便成唯心論。懷疑論之更進的發展，並心亦疑，則爲實證論，究之亦與唯心論相通。第三級則是前二級之綜合，而是廣大深微的唯物論，即兼綜懷疑論（實證論）與唯心論（理想主義）之唯物論。

懷疑論與實證論，終於彷徨無所歸宿，而其矜愼不輕信的態度，實有可取。西洋近世哲學之趨於邃密，多由於懷疑論及實證論之作用。解析派哲學，實出於實證論。唯心論之根本觀點是虛妄的，主觀唯心論推至究竟必歸於唯我論，絕對唯心論推至究竟必歸於上帝創世論。然唯心論乃是哲學史上最發達之哲學，其理論最豐富，其系統最完美，故亦實非無卓然之貢獻。唯心論之優長即有見於宇宙之賾，而不以簡化爲捷徑；而其貢獻尤在於認識人之力量，心之作用，能知理想之有力，而創立並宣揚偉大的理想以指導人類的前進。

兼綜唯物論實證論理想主義之長而成一廣大深微的系統，即是第三級的哲學。新唯物論，便是此第三級的哲學之發端。

二　物質與理想

今當析釋所謂物或物質之意謂，並由此更確定所謂唯物之義。所謂物或物質實不易界說；可以先從「物不是什麼」來說：一，物不是心，即不具能自覺能思慮者。二，物不是生，即不是有機的有生死的。三，物不是理，即物不是方式或規律。但物雖不是心，不是生，不是理，而與心生理有密切之關係，即心生理都藉物而顯見。離物是否仍有心生理，今暫不論，但即使離物仍有心生理，而心生理之顯見，必藉於物。於是乃可說「物是什麼。」物即是不藉它而能自己顯見者。依此言物，又可分為二類，一顯物，即目見之諸物；二微物，即顯物所由成之原素，即原子，陰子，陽子，質子，中子等。此自己顯見之存在，能刺激人之感官，在人之感覺能力所能及之範圍內，能引起人之感覺。故物又可以說是感覺之源。

自新物理學有突進的發展，打破機械唯物論後，世人多謂物理學否認了物質。其實物理學固未嘗否認物質，不過否認了舊意謂的物質觀念，證明舊意謂的物質，即能移動而無內的動力的固定體的觀念，已不適宜而已。新物理學中關於物質究竟為波為粒，尚無定論，有人以為最究竟者仍是粒，粒聚則爲波狀，亦有人以爲波較粒為究竟，而又有或然波之說；要之，新物理學之發見，其實際意義，乃顯示三點：

一　物質是活潑的，乃在流動狀態中，非如以前想像之固定。

二　物質是能自動的，非如以前想像之絕對死的。

三　物質是複賾的，非如以前想像之簡單。

此三點，究與新物理學相合與否，未敢確定，但新物理學實可以說有此趨向。如以物質之舊意謂爲物質之唯一可能的意謂，則此所說之物質誠可以說不是物質。但如能不以舊的意謂自囿，則此所說亦未始不是物質。昔來卜尼之謂宇宙爲自動的精神單子所成，此皆由於認為惟精神方能自動。實則物質亦是能自動的。恩格斯曾謂物與動不可分離；新物理之發見，乃更是將物與動結合在一起。不惟物無時無刻不在動中，而且物本身即是流動之體，乃在動的狀態中。

既已釋物，次當更釋唯物。唯物二字出於譯語，實亦可譯為「物本」，乃更顯豁。（哲學學說名稱，凡唯字皆可改爲本字，唯物論應稱物本論，唯心論應稱心本論，如此可免許多誤解。）物本之義是：

一　物爲心生理之本，而無先於物者。

二　物的世界即一切，無外於物的世界者，即無離物之存在。

三　研究方法應以物的考察爲起點。

以此義言，認爲宇宙出於大心，或存在依附于能知，或認爲宇宙出於大生命力，或認爲有超時空先宇宙離物自存爲一切之根據之

理，皆唯物論所反對。

宇宙可以說有一根本的原則，析言之，即：

一　一切總為一大歷程，在此大歷程中之存在，有基本者，有衍生者。基本者可簡名『先』，衍生者可簡名『後』。後原於先，乃先之所生。

二　後不但為先所生，而且其活動又受先所制約。

三　後雖受先所制約，而亦能反作用於先，先可受後之改變。後對於先之改變，亦受先所制約；而先之此種制約，亦漸受改變。

四　在結構性質上，可以說先是粗的，後是精的。在一意謂上說，可謂後較先為圓滿，為卓越。

五　最後者與最先者之精粗，成對立相反之兩極。

六　最基本者即物，最後生者即心。

後乃先發展之成果，先雖是基礎的，却粗而卑，後雖是精而卓的，却屬衍生；此是宇宙之根本的對理。由此，當可知宇宙事物乃有兩極：一是本根，即最基本的；一是至精，即最精微的。本根最先而最粗，至精最後而最卓。戴東原曾說：『推而極於不可易之為必然，乃語其至，非原其本。』『本』與『至』二詞，頗可借用。宇宙一本一至，本與至乃是兩端而非即一事。舊哲學有一普偏的傾向，即認為宇宙之最基本者必即是宇宙之最精微者。如老子之道，朱子之太極，黑格爾之絕對精神，柏格森之生命內浪。實際上，最基本者與最精微者乃是先後之兩端。唯心論之誤即在於知心為最精微者，而又即認以為最基本者；機械唯物論之誤，即在於知物為最基本者而又以為無高出於物之上者。

物可以生出與物相反之心，此在舊哲學認為是不可解的，而以對理釋之，則並無難。由物而有生，由生而有心，皆是演化歷程中之由量轉質。

能知『本』與『至』的分別，則綜合唯物與理想，無難。物為本，心為至；居其間者為生。心是物發展之成果，受物所制約，而亦能反作用於物，故人能改造環境，而理想有克服現實之作用。唯物論所見之真理為物先於心，境先於人；而理想主義所見之真理為心能改變物，人能變革境。實際上乃是，心出於物而可以克服物，人為境所制約而可以變化境。關於宇宙之真理當是『物本』，而人生之理想則在於『克物』。

上所說宇宙之根本原則，雖然是前人所未嘗言，但我自信尚頗能解釋各方面的事實，且可以此原則為基礎來綜合唯物論與理想主義。

三　哲學與解析

新唯物論是以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對理法，雖也頗注重理

想與分析，但亦不過有其趨向而已。我們更當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彙綜唯心論關於理想的貢獻。不止如此，我們還應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解析派的哲學之解析法。對於解析，我們注重兩點：一，哲學不可離解析，解析是哲學之基本工夫；二，哲學又不可以解析自限，且在解析法之外亦非無其它方法。

解析法是新實在論的大貢獻，而實源出於實證論。新實在論由注重解析，遂導出博若德所謂批評哲學，而更引起專講解析之維也納派的邏輯實證論。但維也納派之思想，未免趨於一偏。我們所應取之解析法，仍當以穆爾，羅素之解析法為主，不過當略參維也納派之新貢獻，即所謂句法解析。

解析法之要義在辨意謂，析事實，汰除混淆，削減含忽，而以清楚確定為目的。治哲學之基本工夫，實在於解析：釐別不同的意謂，剖分複雜的事實。哲學有所說，必須自知其所說之確定意謂，欲自知其所說之確定意謂，則必有假於解析。

將解析法應用於唯物論，則必將唯物論之根本觀念與根本命辭，條分縷析，以顯出其確切的意謂。更須將對理之根本觀念與根本命辭加以同樣的釐清。新唯物論中許多根本觀念並未有確切之界說，許多重要命辭亦未有明晰的解釋；在今日，唯物論已差不多成了一個很曖昧的名詞，而對理又幾乎成了一個很神祕的術語，這實是需要用解析法來釐清的。

在一意謂上，解析法亦為對理法之所含。對理法之一方面，即見統一中之對立，見表面相類者之不類，見同中之異，見一中之多。此即解析。對理於解析之外，更重綜合，解析與綜合，實是不可一缺的。

因解析派的昌盛，乃有一頗流行之見解，即認為唯科學觀念之解析批評，乃哲學之專門本務，於是一般宇宙論人生論，乃被擯於專門哲學之外。此實是不可不辨之謬誤。哲學之基本工作是科學批評，而不當即限於科學批評。以科學批評代替哲學，實乃未可。我們可將哲學分為兩部，一是一般哲學，二是科學批評。一般哲學乃哲學之本部，科學批評亦可說非即哲學，其性質地位與文學批評正同。

解析派之思想，至維也納派而有極端之發展。維也納派以為哲學工作只在於解析科學之名言，以為乃不能有哲學命辭。穆爾等猶以為哲學在解析事實，維也納則謂哲學不談事實。所以維也納派之主張在一意謂上乃是哲學之否定。其所以有哲學不談事實之主張，實有其社會背景，即現在歐洲資本主義之情況，實不允許哲學家談事實。但現在中國所需要之哲學，決非不談事實的。維也納派所講物理主義，實是一意義的機械論，其方法又有唯我論的趨向。但其反對玄學，認為舊哲學許多命辭都是無意謂的，則頗合於新唯物論；其所說句法解析，尤有可取，認為命辭只是語句，最

合於唯物義。

解析必有所依據，新實在論之解析，以經驗爲最後所依。今以唯物的見地而言解析，則當於經驗之外更重實踐。新實在論之以經驗爲解析之所依，亦原於實證論。實證論之謹嚴矜愼不肯輕有所立之態度，實乃是哲學家所必需有。但唯物論不同於實證論之點，在於實證論唯以經驗爲徵信之表準，唯物論則在經驗之外更以實踐爲徵信之表準。實證論以經驗自限，故永不能出於懷疑，而無以協符於生活；唯物論以實踐爲基礎，故能既不妄有所信，而又和合於生活。以此，實證論不能爲行動之引導，唯物論則可爲變革世界之指針。

講解析者皆不喜言理想，認爲哲學的本務只是循解析以顯眞，而非所以求善美。此實不然。此種見地，亦是由於離開實踐。其實，根據生活實踐以創立偉大切實的理想以爲人類努力之標的，正是哲學之重要任務。（中國哲學以人生論爲中心，人多認爲畸形，西洋近世哲學以知識論爲中心，乃多不認爲畸形，此皆由有所偏蔽。）哲學而不談事實，猶可將談事實之職任付予科學，哲學而不談理想，我實想不出誰將接受談理想之職任；或以爲可付予藝術，但藝術乃是由情感之宣表，而暗示理想，幷非能有關於理想之理論。哲學而不講理想，只是放棄本務而已。現在中國固有不談理想的理想主義者，避難就易已爾。

哲學之目的，可以說即在於「致廣大而盡精微」。致廣大即是「觀其會通」，盡精微即是『極深研幾』。致廣大乃唯物論與理想論之事，盡精微則解析之鵠的。

四　中國哲學思想之趨向

今日中國的新哲學，必與過去中國哲學有相當的繼承關係。我們所需要的新哲學，不只是從西洋的最新潮流發出的，更須是從中國本來的傳統中生出的。本來的傳統中假如有好的傾向，則發展這好的傾向，乃是應當。

唯物論在西洋哲學中即不曾有充分的發展，在中國哲學中，乃更不盛；但也有其傳統。最早的有唯物傾向的哲學家，當推惠施，他最注重物的研討，不以主宰的天及玄祕的道來解說宇宙，而以大一小一來說明一切。其次唯物的傾向最顯著的是荀子，荀子只承認一個自然的物質的天。而易傳的思想也頗有唯物的傾向，故說乾陽物，坤陰物，乾坤只是二物，而其所謂太極，不過究竟原始的意思，也沒有理的或心的意謂。宋以後哲學中唯物論表見爲唯氣論，唯氣論成立於張橫渠，認爲一切皆一氣之變，太虛也是氣，而理亦在氣之內，心也是由內外之氣而成。唯氣論其實即是唯物論，西文唯物論原字，乃是唯質或唯料的意思，乃謂質料爲基本，而氣即是質料的意思，所以唯物論譯作唯氣論，亦無不可。張子的唯氣論

并無多大勢力，繼起的理氣論與唯心論，都較唯氣論爲盛。到清代，唯氣論的潮流，乃一發而不可遏，王船山，顏習齋，先後不相謀的都講唯氣，王船山由唯氣進而講唯器，器即物的意思，顏習齋更講知不能離物，都是澈底的唯物思想。習齋以後有戴東原，講氣化流行，理在事物的宇宙論，理欲合一的人生論，皆唯物思想。

唯物哲學在中國不甚盛，而對理思想則頗豐富。對理思想發於老子，老子以後是惠子莊子，講反復及對立統一，皆頗精湛；而易傳所說乃尤邃密。宋以後哲學中，張子對理思想最富，張子最喜講兩與一，兩即對立，一即統一，他以爲凡兩必有其一，凡一皆有其兩。二程及朱子也甚注重對立統一。明清以來，唯王船山闡於對立統一，頗有新見。

既講唯物，又講對理的哲學家，在古代是惠子及易傳，在宋代是張子，在清代是王船山。附會的說，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哲學中對理唯物論的傳統。

唯物論雖不是中國的正統思想，但中國哲學有一些根本傾向，頗合於唯物義。在宇宙論，中國哲學之基本傾向是不將現象與實在分爲二事，現象即實在，實在即現象，在現象背後之實在的觀念，在中國哲學中是沒有的。在知識論，中國哲學根本不認爲外界存在依附於心（只有陸王一派是例外，）更根本承認外界是可知的；中國哲學更多將知與行合爲一。在人生論，中國哲學不喜出世的理想，而講不離乎日常生活的宏大而平實的生活準則，中國哲學家所認爲最高境界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表見至理。這些都是中國哲學之基本傾向，而是有合於唯物義的。

中國過去哲學，更有一根本傾向，即是自然論與理想之合一。中國哲學家大部分講自然論的宇宙觀，而更講宏大卓越的理想。西洋的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那種絕然對立的情形，在中國是沒有的。由此，我們也可以說，綜合唯物與理想，實正合於中國哲學之根本傾向。

解析似不爲中國哲學所注重，中國哲學在此方面可以說頗缺乏。但正因中國哲學缺乏此方面，現在乃更應注重。然中國哲學中亦非全無解析，上古公孫龍即頗重解析，中世朱子亦有重解析的傾向，而清代戴東原尤重解析，以爲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這種潛伏的注重解析之流，我們應擴充而發展之。

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哲學思想之趨向，更有很可注意的，即是，這三百年中有創造貢獻的哲學家，都是傾向於唯物的。這三百年中最偉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顏習齋，戴東原。在宇宙論都講唯氣或唯器；在知識論及方法論，都重經驗及知之物的基礎；在人生論，都講踐形，有爲。所謂踐形即充分發展人的形體，這種觀念是注重動生，人本的。我們可以說，這三百年來的哲學思想，實以唯物爲主潮。

我覺得現代中國治哲學者，應繼續王顏戴未竟之緒而更加擴展。王顏戴的哲學，都不甚成熟，但他們所走的道路是很對的。新的中國哲學，應順着這三百年來的趨向而前進。

五　唯物論之再擴大

現在所說的綜合，是唯物，理想，解析的綜合；也即是唯物論，唯心論，實證論之新的綜合；而也可以說是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之新的綜合；實際上則更可以說是唯物論之新的擴大。

我們為什麼以唯物論為綜合的基本呢？乃因為唯物論是最有徵驗，最合科學，且最符協於生活實踐的哲學。唯心論把宇宙說成神妙的，唯物論的宇宙則不免平常；但為了眞實，我們却寧信這平常的宇宙。而且，知識論中亦以唯物論最近於眞。實在說，知識論的許多問題，非取唯物的見地不能解決；近二十年來，新實在論者對於知識的解析不可謂不精，然而知識論的重要問題依然未得解決，這乃是由於新實在論的根本觀點本有所不足。而人生論更非取唯物的見地不能有實際的意義。舊唯物論實在不免粗疏而偏狹，舊唯物論的宇宙論止於機械論，其知識論止於感覺論，其人生論止於唯欲論，都是很不足的。舊唯物論之唯物觀念本不是健全的，而又未能將唯物的見地充分推衍於各方面，在知識論與人生論，實不算是澈底的唯物。新唯物論才可以說是完全的澈底的唯物論。新唯物論的宇宙論是對理的，注重歷程與等級。新唯物論的知識論之基本觀點是實踐，注重知識之實踐的基礎，及外界為知識之源泉，更進而闡明知識之社會性歷史性，由以解決感覺經驗與概念知識之對立，以及眞知之相對與絕對。（路易士講經驗與先驗之統一，近甚為人所推重，然其精義，亦未出新唯物論所說。）新唯物論的人生論之根本見地在認識人之社會性，又注重人與環境，自由與規律之對理，而最注重者是變革世界的實際道路。

在今日，我們實應順着新唯物論的創造者們之趨向，而更有所擴充。

這所說的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的哲學，究竟可有如何的內容呢？現在當大略說一說：

第一　方法論　注重三事：

（一）知行之合一　此是基本觀點。

（二）解析法　釐清意謂，剖析事情。

（三）對理法

（1）辨察統一中之對立：即視事物為發展歷程，而探索此歷程之內的動力，即其內在矛盾，并考察其矛盾發展之諸階段。

（2）辨察對立之統一：即研討對立之交參互涵相倚不離

的關係。

第二　知識論　注重五事：

(一) 知之物的基礎　知不能離物，而受物之決定。非存在即受知而是知覺基於存在。

(二) 知與行之兩一　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原於行而成於行。(兩一即對立統一。)

(三) 知之羣性　知不離羣，知乃是羣知。個人知識中一部分由感官經驗而來；一部分由社會傳受。個人之知識以社會的知識爲基礎。

(四) 感與思之兩一　由感而有思，思原於感而又能越出感之限制。感所以認識外界現象，思所以認識外界條理。範疇概念起於思，雖常不盡合於物，而皆有其物的基礎。

(五) 眞知之變與常　一般所謂眞知是有待的，常在遷易之中；然實趨向於無待眞知，在眞知之變中，實有其不變之趨向，即其常。物雖非一時所能盡知而究係可知的。

第三　宇宙論　注重三事：

(一) 歷程與事物　宇宙爲一大歷程，爲一生生日新之大流，此大歷程，亦可用中國古名詞，謂之曰『易』。在此歷程中，一切皆流轉，皆遷變，然變有驟漸，暫現而即逝，逝逝無已者爲事；較事常住者爲物。凡物皆一發展生滅之歷程。(此所謂事，即懷悌黑所謂事之意義，此所謂物，則非懷悌黑所謂物相。)

(二) 理或物則　較物更常住者爲理。一物之性即一物之理。理即在事物之中，非先於物，非離物而自存，離事物則無所謂理。理有二：一根本的理，或普徧的理，即在一切事物之理，此理無始無終，與宇宙同久，但亦非先於事物而有。二非根本的理，即特殊事物之理，則有此特殊事物乃有此理，無此特殊事物即無此理。如未有生物則無生物之理，未有人類則無人倫之理。此理有始終，有起斷。

宇宙最根本之理即存在，變易，其次是兩一，即對理。

(三) 一本多級　宇宙中事物可以說是一本多級的。統而言之皆物，析而言之有物有生有心。物爲一本，生心爲二級。生心皆物發展之結果，以物爲基本。物之要素爲微物，即陰子陽子質子中子等，乃能自動的不固定的自在體。

第四　人生論　新唯物論不甚注重人生論，現在却當充分注重之。在人生論，注重五事：

(一) 天與人之兩一

（1）天人關係　由天而有人，人是天之所生。人受天之制約，而人亦能改變天。

（2）善生與克物　人生論之最有實際重要之問題應是改善生活之程序的問題，即改善人生須先改造人生之何方面。人生中，改造物質的能力之狀態，實決定其他方面；即生產力生產技術之發展，決定生活之其他方面。改善人生，必改善生產力生產技術。物的改造，決定生之狀態；改善生活，在於克服物質。

（3）動的天人合一　天人有矛盾，克服此種矛盾，乃得天人之諧和，由戡天而樂天。動的天人合一是人類生活之最高境界。

（二）　羣與己之兩一

（1）羣己一體　羣己不離，人的生活乃是羣的生活。改善人生，須改造社會。

（2）與羣為一　個人修養之最高境界，是與羣為一。擴大其我，以羣為我。

由上，我們更可以說：克服自然（克物戡天，）變革社會，改善人生，是一事。或，改進生產力，變革社會制度，人生之圓滿，是一事。

（三）　生與理之兩一　由物而有生，當以生克物；由生而有理，須以理律生。而理亦不可離生，理只是求生之諧和圓滿不得不循之規準。生包含矛盾，克服生之矛盾，以得生之諧和，即達於理。（此所謂理，指當然的準則。）

（四）　義與命之兩一　自然與當然，現實與理想，規律與自由，有其對立統一。認識現實，順其矛盾發展之趨勢而改造之，乃能有理想之實現。辨察必然規律，遵循而駕御之，乃能獲得自由。知命而革易之，乃能成義。（命是自然的限制，義是當然的理想。）

（五）　戰鬥與諧和之兩一　生活即是奮鬥的歷程，生活常遇逆阻，即反生，克服此逆阻或反生，乃得到生之提高。以此，反生正是使生提高之條件；不要懼避逆阻，而須迎逆阻而與之戰鬥，以克服之，藉以提高生活，以獲得諧和。戰鬥是動，諧和是靜，經過戰鬥乃可達到真實的諧和。

以上便是今所說新的綜合哲學之大體綱領。這個綜合的哲學，對於西洋哲學方面說，可以說是新唯物論之更進的引申；對於中國哲學方面說，可以說是王船山顏習齋戴東原的哲學之再度的發展。在性質上則是唯物論理想主義解析哲學之一種綜合。這個綜合，當然不能說是惟一可能的綜合，然的確是一個真實可能的而且比較接近真理的綜合。

【附識一】 哲學研究工作，可分二事，一問題之解析的研討，二系統的建立或主義的發揮。在二者中，問題的研討實是根本而重要的，系統的建立原當不必急急。但在問題的研討，亦應先確定基本的觀點。本文的目的，即在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并非認爲系統的建立較問題的研討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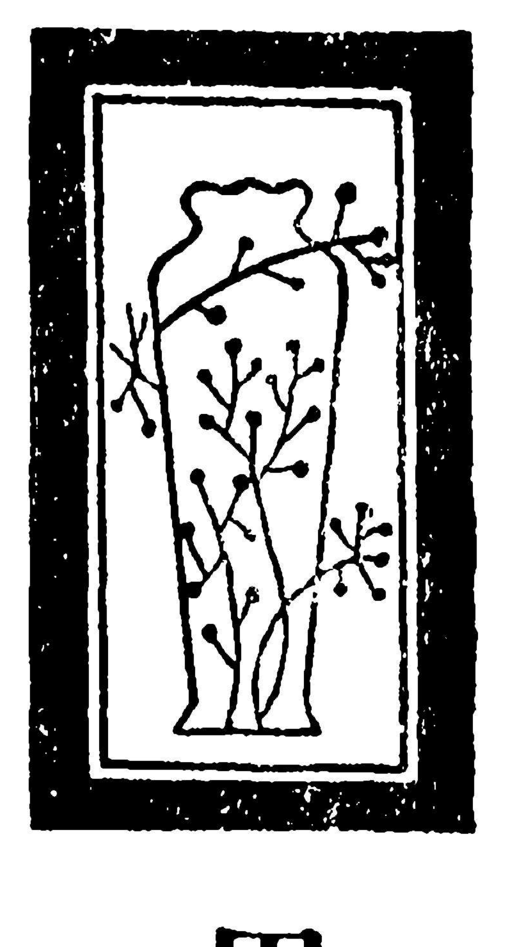
【附識二】 今人對於新唯物論的態度，可分三種：一是墨守的態度，即類乎宗教信仰的態度。凡宗師所已言，概不容批評；宗師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創說。二盲目反對的態度，即不求甚解，不作同情的體察，而悍然作不中肯的駁詰。三修正的態度，即認宗師所說有對有不對，應有所改正。對於這三種態度，我都不贊成。我的意思認爲學術之進，端賴自由思想與批評態度，以水濟水，實非眞學。而不求知之即反對之的態度，更屬狂謬。修正的態度，亦屬乖妄，有錯誤方須修正，宗師所說本無謬誤，何事修正！我的態度是發揮擴充：對於已有之理論應更加推闡，而以前未及討論之問題，應補充研討之。我認爲中國現代唯物論者的任務是：（1）以解析爲方法將新唯物論中根本觀念剖辨淸楚；（2）以唯物對理法爲方法討論新唯物論創造者所未及討論的哲學問題；（3）以新唯物論爲基本，而推闡所未明言之含義；（4）以不違乎對理唯物爲原則，以吸收它派哲學中之合理的東西；（5）根據唯物對理法處理中國哲學中之傳統問題；（6）尋求中國哲學中之對理唯物的傳統而繼承發揮之。現在許多自命爲新唯物論者的人，都取第一個態度，未必能同意於我所說的擴充，我只希望不要隨意誤會或曲解。

【附識三】 本篇第五節所提出的一個新哲學之綱領，只是極其簡略的粗枝大葉而已，未及於論證。實則論證是很重要的。關於所提出的觀念，在我所著的「人與世界」（一名潛思錄）一書中，將有稍詳的闡述。此書將於今秋刊印。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寫竟。

巴勒斯坦的民族問題

徐作霖



一 問題的提起

在大戰前，英俄諸國利用土耳其境內宗教對立上的糾紛，使向君士坦丁發生離心力，而乘機攫取權利，那時近東的糾葛，是民族問題。到了戰後，土耳其帝國崩潰，而阿拉伯人反對英法的統治，敍利亞、巴勒斯坦等地不斷的起來反抗。現在的近東癥結依然是民族問題。尤其在巴勒斯坦，戰後除成了英國和阿拉伯人的衝突外，還加上猶太人與阿人的勢不兩立，民族問題愈加複雜，要是談到近東的國際政治，這個問題是最難而最不易解決的問題之一。

最近，巴勒斯坦又發生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大衝突，一九二九年八月裏的慘劇，竟重現於今日。據稱有一猶太人在境內被殺，猶太人乃殺死二阿拉伯人，以示報復。剛巧殉難的阿拉伯人，於四月十九日出殯時，雙方相值，因起衝突，遂即蔓延全境。現衝突已日趨嚴重，巴勒斯坦各大都市，都發生騷擾，阿拉伯人強迫猶太商人停止營業，甚則焚燬其住宅及菓樹種植園。同時，阿拉伯人宣佈總罷工，且勸告納稅者反對委任統治派代表分赴伊拉克、埃及、土耳其等國求援，情勢之嚴重，為從前所未見。由此可見猶阿兩族的衝突，絕非偶然的事，早有必然性的客觀條件存在。牠不是表示狹窄的單純的報仇意識，而是反映出一幕民族競爭的武劇。

二 郇山主義運動

遠在世界文化剛萌芽的時候，肥沃的月牙地（The fertile crescent）尖端的猶太民族，已做了巴比倫的俘虜，後來波斯人滅了巴比倫，才准他們重歸故鄉。但他們是個宗教性的民族，無尚武精神以維護他們的獨立，所以脫離巴比倫波斯的統治，又先後為希臘和羅馬的勢力所駕馭。到了中世紀時，土耳其人佔領了小亞西亞、美索不達米亞、敍利亞、巴勒斯坦等的一帶土地，猶太人的祖國變了蠻族的新居，而猶太人自後永久失了他們所依據的土地，不能搆成一個國家。

這些流落異鄉的猶太人，在各都市經營貿易和金融買賣，上古時代小亞西亞、希臘、羅馬各大城，都有他們的足跡。中世紀時，他們的貿易已做到西歐。法國在五世紀，德國在十世紀，英國在十一世紀，均發現猶太人的蹤跡，後來竟遍於全歐。

到了中世紀後期，各國民族的商業發興，都起來排斥猶太人

的實買，不准猶商加入商會和手工業行會，禁止其貿易，猶太人只能從商業的領域裏排擠而出，而受無情的驅逐，變爲「賤民階級」了。像在十三世紀，英國就驅逐猶太人於境外，十四世紀，法國、西班牙任意毆打他們並驅逐出境，十五世紀，德國亦開始排猶運動，十七世紀，俄國虐待在俄羅斯及波蘭的猶太人，其他歐洲諸國，亦有同樣舉動。自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中間，反猶太主義已成爲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公式了。德國國社黨登台，連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也只能逃到美國去避難。

可是猶太人雖失國已久，但是他們從未給任何民族所同化，仍舊抱有民族的意識。目前猶太人的總數還超過一千五百萬人以上，散居蘇聯者有二百六十七萬二千人，在波蘭有二百八十五萬人，在美洲有三百五十至四百萬人，在羅馬尼亞有九十萬人，還有漂流在英德等國的。這些猶太人在各國遭受各種的苛待，自然容易引起他們作故國之思，想在故鄉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家，於是近幾十年來，有所謂猶太復國的運動了。

猶太復國運動，產生於郇山主義，(Zionism) Zion 一字原爲希伯來語，係耶魯撒冷之山名，其地有古代以色列 (Israel) 王大衛 (David) 與其繼位者的皇室和聖殿。Zionism 之意卽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的運動，故亦稱 Zion Movement。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運動，已進行了四十多年，流離失所的可憐蟲，絡續的回到此地，從事墾殖農田，或經營小本商業，於是開始遭當地阿拉伯人的仇視，而兩民族的衝突，亦從此發生。

三　民族强合的錯誤

猶太人與亞拉伯人的大衝突，我們已知道是歐戰後的事，在此不能不牽及巴勒斯坦的政治問題。巴勒斯坦在戰後變爲A級委任統治地，此地本爲阿拉伯國家，全國人口約有七十五萬七千人，(一九二二年統計，)內有五十九萬一千人是回教徒，而七萬三千基督教徒中，也有許多阿拉伯人。那裏的猶太人，不過八萬四千人，但在委治地條款之中，明說英國要在該地建立猶太的國家。猶太人的移民，容易入境，同時改良猶太移民的農場。猶太人能得到巴勒斯坦的公民資格，凡影響於猶太殖民的事業，則請郇山主義者爲經濟及社會的顧問。此種計劃的發動，全爲英國人所主張，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便可見這郇山主義保鑣者的梗概了。

當阿拉伯人知道英國將爲巴勒斯坦的受託國，和郇山計劃爲委治條款之一，於是就發生劇烈的反抗和叛亂。但英國毫不顧及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山穆爾爵士(Sir Herbert Samuel) 被遣爲英國委員長，委治條款，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提出國聯理事會，一九二二年得到批准，次年頒布。英國在起草委治條款和組織新政府的時候，極力使阿拉伯人信任，說他們的公民權和宗教權是不會毀滅的。行政由委員長執行，下設一個行政院和立法會，立法院有委派的委員十八，民選者十二，其分配爲回教徒八人，猶太二人，基督徒二人，但到選舉的時候，

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不去投票。山穆爾乃拋棄以前的憲法，而以指派的咨議院，去代替擬設的立法院。

阿拉伯人的意識反抗，變為政治的消極抵抗，可是並不能阻擋猶太人的移入和勢力的增大。一九二五年的一年中，猶太人到巴勒斯坦來的就有三萬三千八百另一人，這移民的速度，是令人可驚的數目，該年統計猶太人的總數，已達十萬八千人之多。一九三一年英國官吏為欲取得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順從，曾經一時限制移民入境，但次年即行解禁，無論是商人、小工業和農夫，只要有二千五百金元，就可入巴勒斯坦境。猶太人自然如潮湧而至，據同年的六月中，僅勞工一項，就有四千五百人入巴勒斯坦。猶太官吏在一九三三年報告，說是在委任地的同胞，已超過二十萬人之上。試與一九二五年相較，竟多至一倍，像這樣增加下去，阿拉伯人只好讓出巴勒斯坦了。

猶太人既日漸增加，在經濟上就和阿拉伯人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所以阿人一則反對猶太人入境，一則反對英國的委治，先後造成一九二九年的慘案和今年的大屠殺。英國人明知兩族不能相容於一地，而她偏要在彼建立猶太國家，所以巴勒斯坦的紛亂，英國是不能辭其責的。按國聯約章，關於統治落後民族的條款，有三大原則：

(1)土人的幸福，必須視為政府的神聖責任。

(2)對于國聯各會員國人民的商業及企業，必須機會均等，對於代治國 (Mandate) 人民，不得有偏袒待遇。

(3)不得建立陸海軍根據地，除警察任務及保衛土地之外，不得令土人受軍事訓練。

三條中的(1)(2)兩條，英國人都似乎未能切實做到，對於猶太人的優遇，又使人有置言的餘地。

國聯委治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審查英國的第一年年報後，就提醒國聯行政院會『在一個委任統治地之下，要撫養出一個猶太國家，而同時又欲保證阿拉伯的利益，是極困難的。就是英國的行政者，十二分能幹和不偏不私，也不能勝任這樣的困難。』可是行政院會和英國都拒絕這個建議。

委治委員會已找出巴勒斯坦的兩個民族強合的錯誤。

四 經濟政治和宗教的衝突

政治形式的動態，是經濟因素變化的反映。猶阿兩族的衝突，自不是例外。在巴勒斯坦的生活資源，不要說是土地和小規模的工商業，猶太人得之，則阿拉伯人失之，生活的鬥爭，就演成民族的競爭了。

從羅馬尼亞、波蘭、蘇聯、德國等處回來的猶太人，巴勒斯坦政府在法律上允許他們購買大批的土地，經營工商。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阿拉伯人已有二十五萬英畝的土地，落於猶太人之手，照阿人耕種的方法，再無餘地以供源源而來的移民。猶太的放款補助會(Jewish Foundation Fund) 購買土地以轉租於猶人，禁用阿拉伯人在他們田地上工作，同時，猶太勞工總聯合會 (General Federation of Jewish Labaur)召用外地的猶太人，而不雇用當地無土地的阿拉伯人。等到一九三二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已造成相當的經濟基礎，人口增至二十餘萬，所有的土地亦較戰前增多至十二倍。他們建立了特爾阿維(Del-Aviv) 城，和哈發(Haifa)海港，前者有人口六萬，每年增加一萬二千人；後者是深水港，並擬由此港建築二大鐵路，以通摩蘇爾油田 (Mosul oil fields) 和巴格達(Bagdad)。在文化方面，猶太人於一九二五年在耶路撒冷創

立希伯來大學，他們容易得到外來的經費，甚至電力化的計劃，都已在着着的進行。

猶太人勢力既大，阿拉伯人不得不起來抵禦，一九三二年，阿拉伯青年會議 (Moslem Youth Conference) 議決不准出賣土地給猶太人。阿拉伯貴族也組織一個阿拉伯獨立黨 (Arab Independence Party) 來推進這個計劃的實行。同年，阿人又仿照猶太人放款補助會的辦法，組織一個公司，購買土地，以轉租於阿拉伯人。此外，阿人不與英國官吏合作，使當局不得不限制猶太人的移入和從阿人手中去購買土地。這個限制，遂引起一九三三年世界郇山主義者會議 (World Zionist Congress) 的請求，說是德國排猶運動高漲，請鬆弛巴勒斯坦的移民條例。

除去上述的政治經濟衝突以外，阿猶二族的宗教和生活習慣，也是絕對不同，難以相安於一地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差不多全是回教徒，他們是富於排外性的民族，視一切的異教為仇敵，又深信他們的責任，在為宗教的奮鬥。猶太人既不同族，又不同教，當然在排斥之列。而且兩個生活習慣不同的民族，聚在一塊，是最易引起各種糾紛的。不僅如此，阿拉伯人因為痛恨英國，而往往遷怒於猶太人。

五　民族問題未來的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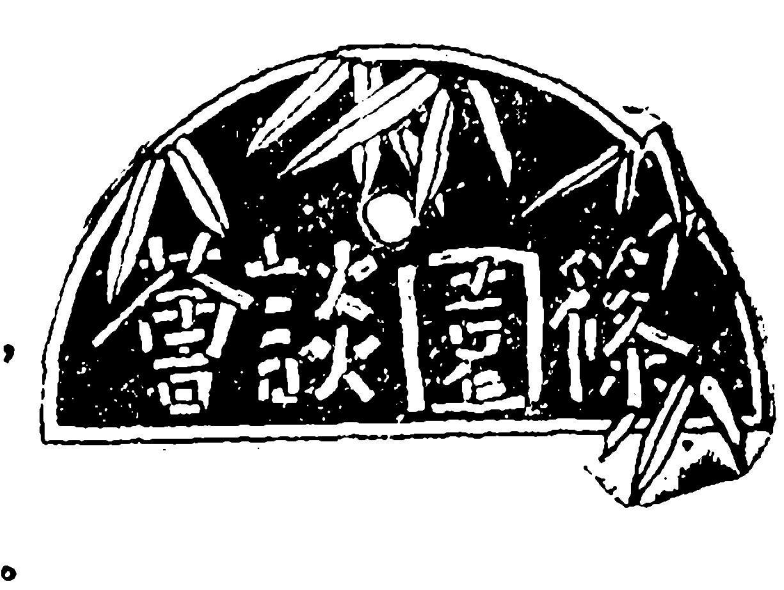
這兒，我們要問英國為什麼甘願遭阿拉伯人的反對，而要實行牠的郇山計劃呢。這次阿人的大暴動，是不是英國仍然堅持原有的政策，或垂憐阿拉伯人的願望呢?

在此我們要研究到英國的近東政策。遠的不必說，在大戰期中，協約諸國就把土耳其帝國作為他們分贓的對象。一九一五年三月，英法允許把土耳其的一部分送給俄國。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秘約，協約國保証義大利在土耳其有一部分的權利。一九一六年春間的俄法和英法密約，又規定把敘利亞、西里西亞和一直引長到波斯邊境的勢力圈，劃歸法國，另以美索不達米亞、巴力斯坦、以及塞普路斯島以外的勢力圈，歸入英國。此項秘密條約，一部分到戰後都成了兌現的支票，明文的登載在凡爾賽和約和塞佛拉條約 (Severes Treaty) 中了。這就是英國假借威爾遜的美意，而實際的佔有巴勒斯坦的真相。

英國那樣的贊成郇山計劃，和預備在牠的庇翼下設立一個猶太國家，其最大的目的，是在要永久控制巴勒斯坦，作為蘇彝士運河的屏蔽，所以牠想在巴勒斯坦西境，建設一個猶太國家來，約但 (Jordan) 以東的克拉克 (Kerak) 允許在阿拉伯王統治之下，有一個自治的政府。這樣一來，又可使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對立起來，教他們互相起了衝突，她可從中取利，而分化他們反對她的勢力。這一套把戲，一則是看了法國在敘利亞的失敗，一則是把印度的回印兩教的衝突，搬到巴勒斯坦來演出罷了。

那末，此次阿拉伯人的大騷動，是英國意料中的事，而她的措置，也不外是抄襲一九二九年的術法，用武力來加以鎮壓，要教她放棄巴勒斯坦的勢力，是絕無可能的事。可是這樣的結局，是不能解決巴勒斯坦的民族問題。現在阿拉伯人已在實行總罷工，破壞全國交通，展緩派代表赴倫敦出席立法議會，反對委任統治，情勢上看來，狹義的民族的仇恨，已脫化為弱小民族向帝國主義在爭取自由獨立的鬥爭了。要是英國不更改現行的制度，那猶太國的建立，不僅是理想，而阿拉伯的民族反抗精神，也會使聖地的古墓旁，生長出自由之花的。

巴勒斯坦的民族問題，是近東政局的噴火口!



記陸榮廷（四續）

篠園

吾記陸氏，吾重有感。夫顛覆陸氏之最有力者，陳炯明也，劉震寰也。炯明之二十營軍隊，得之於朱慶瀾，慶瀾以不堪陸氏之壓迫，成此勁旅，展轉以付託於炯明，為破陸張本，此非陸之所及料者也。震寰開為劉古香猶子，癸丑之役，古香被殺，震寰終引粵軍以入桂，此又非陸之所及料者也。陸與吳佩孚妥協，促其北上倒段，段即教閩督李厚基與陳炯明妥協，促其回粵以倒陸，兩事如出一轍，而時期之距離，不滿兩月，此更非陸之所及料者也。吾是以論天下事無一能逃因果之鐵則。且怨毒於人之甚，又至可懍焉者也。陸於失敗後五六年間，偶於金閶津沽，見其蹤跡，已不勝其憔悴，回首盛時，喑嗚叱咤。每與人論戰，輒曰吾視如家常便飯，（陸此種談話，民七八九年間，報章屢屢登載之。）今昔之感，能勿爽然。迨民十六民黨底定南中，陸之金閶園林，為黨人佔據，七十衰翁，流離海上，悒悒以死，一世之雄，求正首邱而不可得，悲夫。昔子輿氏有言，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誠哉其足為晚近軍閥當頭之棒喝也，而無如覺悟者又有幾人耶。

夫陸氏徒有領袖慾，而於新式政治，多未理解。他不具論。第論其財政方案。除開辦番攤捐外，則濫發紙幣，亦為其得意文章，吾於此得一趣聞焉。廣西銀行者，即前清廣西官銀號之化身，宣統二年開辦，官本一百萬元，發行紙幣一百二十四萬元，代辦廣西省金庫。廣西在前清為受協省分，湖南湖北兩省，年各協款十二萬元，廣東年協款十三萬元，加之開辦實官捐，曾截留部款二百萬元，張鳴岐撫桂之日，擴即財用，藩庫盈餘三百萬元，張奏准中央，指定以為興修桂全（桂林至全州）鐵路專款，蓋表面雖貧瘠，而實際並不支絀也。自張去位，（庚戌冬調任粵督）沈秉堃繼之，一年之中，不無浪費。重以鼎革之際，沈及王芝祥提師北伐，挪移鉅款。迨民二之冬，庫存告罄，即廣西銀行之發行準備金，亦僅餘八萬元。維時該省財

政預算，收入方面。田賦一百萬元，釐金一百二十萬元，雜收入三十萬元，總收二百五十萬元。而支出方面，兩師軍費三百五十萬元，各項政費一百五十萬元，總支五百萬元。不敷二百五十萬元，財政已瀕絕境。而陸氏畀想天開，密囑廣西銀行向上海某印書館訂製新紙幣一千二百萬元（其準備金，全靠上文所述之八萬元）將機器運至南甯，日夕趕製。蓋自以爲紙幣作用，確有點鐵成金之妙，而對外（不必國外即省外亦然）貿易之必取資乎硬幣，此理非所諳也。幸其時中央方實行監理地方銀行政策，各省銀行，均設有監理官，某廳長兼任廣西銀行監理官，盡力制止之。故紙幣雖印成，而迄未發出，於以挽回社會經濟危機不少。然其後數年，陸終以紙幣政策禍桂，幾於不可收拾，庸詎非幼稚之政見有以誤之耶。

然而陸氏個人之修養，要自有過人處。吾聞諸父老言，其治桂初政，頗崇廉潔而尚寬和，馭將有恩，待下以禮。其遇一般民衆，尤無達官貴人驕倨之惡習，其公出也，往往步行，不乘輿馬，不攜傔從，百工負販，田夫野老，皆得近之，以故下無不達之情，上無不究之澤。自民元以迄民三四之頃，每入桂境，道着陸榮廷三字、輒有戴之如父母，頌之若神明者，烏虖，何其盛也。自爲復國元勳，兼併兩粵，爭霸中原，器小易盈，徒爲左右近習所錮，不能容納天下善類，用人標準，不惟其才德，而惟其鄉土，殆非兩粵人不用，甚至非武鳴人不用，是以敗耳。是又環境誤之，而非盡陸之咎也。陸晚年落拓，生計幾不足自給，時常稱貸於故部。吾友某君，追隨陸氏至久，嘗習聞之。夫北洋軍閥之坐擁厚貲至千數百萬者，大有其人，陸何爲而困釁若斯也，是其平日之清風亮節可想見矣。迄今時移世易，政治上之恩怨胥忘，八桂豪傑，懷想前賢，時般馨慕，夫亦特此而已。胡適之博士，前年游東粵，見聞所及，叢翳蔽胸，於是反岳武穆之言，發爲俊語。曰文官不怕死，武官不要錢。以不要錢爲武官之標格，如陸氏者，容或於貪梟汨汨間，爲未可多得之一人耶。（完）

更正　第十六期第二九頁本文上欄第六行，仍令覲光假道入濱句，「令」字誤作「今」字，特此更正。

史可法生日考

朱文長

今年年初在英文北平時事報上見到一篇紀念文天祥的文字，中間提到了幾位和文丞相人格相類的英雄，——岳飛，諸葛亮，史可法等。在每一人的名下都記載着生卒年代唯獨史可法下面却是孤另另的一個（——1645）

在這個極口提倡崇拜民族英雄的潮流下，（我們姑且不談研究歷史該不該以喚起民族意義為最大目的。）大家對史可法，却連他生在什麽時候都不知道，終算不得是我們這些學歷史的人的光彩吧？

我着手找史公的生年，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幾部記載生卒年的工具書。先抓開吳榮光（清）的歷代名人年譜一看，裏面竟連史可法這個名字都沒有。又查梁廷燦的歷代名人生卒年表，總算找到了。上面記的是：

姓名	字號	籍貫	生年	西紀	卒年	西紀	歲數
史可法	字憲之 號道鄰	大興籍 祥符人	明萬曆		弘光元 乙酉	一六四五	四十餘

這太寬泛了！萬曆有四十八年呢，究竟是那一年？

於是我着手讀他的傳。他的傳據我所知道的，見於：

一、張廷玉等的明史，
二、王鴻緒的明史稿，
三、徐開任的明名臣言行錄，
四、徐秉義的明末忠烈紀實，
五、温睿臨的南疆繹史，
六、陳鼎的東林列傳，
七、徐鼒的小腆紀年和
八、小腆紀傳，
九、汪有典的前明忠義別傳，
十、高承埏的崇禎忠節錄，
十一、舒赫德等的勝朝殉節諸臣錄，
十二、屈大鈞的明季南都殉難記，
十三、陳田的明詩紀事，
十四、鄒漪的啟禎野乘，
十五、孫奇逢的畿輔人物考，
十六、凌雪的南天痕，
十七、劉寶楠的勝朝殉揚錄，
十八、朱桓的歷代名臣言行錄，
十九、畿輔通志，
二十、順天府志，
廿一、揚州府志，
廿二、江都縣志，
廿三、甘泉縣志，
廿四、祥符縣志，
廿五、六安州志，
廿六、大清一統志順天府。
廿七、廬州府志。

（此外萬斯同的明史和彭孫貽的甲申後亡臣表也有史可法傳，

可是這種「善本書」早已裝了箱，看不着了！孫承澤的畿輔人物志山東省立圖書館藏着一部。查目錄，有關於史公的一篇，但翻到卷內，却沒有。大概是被前朝稽古右文的皇帝抽燬了。）

但是讀遍了這二十七篇史可法傳，竟沒有一篇有生年的記載！只有明史等幾篇記着大同小異的一段：

『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

使我們知道他至少活了四十歲。不過我們應當注意明史等並沒有說這事就正發生在他死的那年，所以我們說他至少活了四十歲是可以的，我們却不能據此斷定他只活了『四十餘』。由他的死年（弘光元年，公元一六四五）上推三十九年（中國歲數有一年虛數）是萬曆三十四（公元一六〇六）年。他的年齡既在四十歲以上，那我們可以斷定他的生年必在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梁廷燦氏的『生年萬曆中』和『歲數四十餘』大概就是根據的明史。不過推斷欠正確一點。）

我又去翻他的文集，也沒翻出什麼結果。（那時我在濟南，所能見到的史忠正公集只有畿輔叢書和乾坤正氣集兩個本子。到後來才知道這兩個本子都删去了很多材料。）轉念想到，他墳上或者有神道碑墓誌銘等存留着，那上面應當有生年的紀錄。但是史可法的屍身早已失落在揚州大屠殺的死屍堆裏了。現在所有的，只是梅花嶺下的一個衣冠塚。這衣冠塚又經過了太平天國咸豐二年，六年兩次大燬壞，據說原有的祠堂碑碣都毁掉了，那今日還能存在什麼有用的好史料嗎？但是有一條縫就得盡力鑽，果然，在寫信去請求之後，揚州中學校長周星北先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寄給我一套史公祠內石刻的拓本（共二十一張，雖沒有可以幫助尋找生年的墓銘，却有幾樣很可貴的史料。）和一部同治十年趙承恩刻的史忠正公集。他給了我一封信，指出這個本子卷末第五十二葉家祭文三（畿輔叢書本和乾坤正氣集本都將牠删去了。）說：

『史公元孫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六月十四日(乙酉)爲史公追慶一百八十誕辰。……由1781減179 史公應生於1602年即明萬曆三十年(壬寅)六月十四日。又史公歿於順治二年(1645)……則史公卒年應爲四十四歲。』

我去翻那祭文，果然有：

『維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夏六月壬申朔越十有四日，乙酉。不肖元孫開純友慶謹……昭告於……顯高祖考大人之神而言曰：「……茲當季夏厥日乙酉百有八十誕逢弧矢。不孝如純維何享祀」』

的話。我高興極了！但這只是一個孤證，仍嫌不夠。

我於是重行細讀史忠正公集。結果又找到了一條門路。在這集子的第四卷上，我發現了那篇祭左忠毅公文有一段說：

『…薑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趨生後，聲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

史公見知於左光斗既在二十歲的時候，那我們如果能知道左公視學京畿的時代，不就可以推到史的生年了嗎？

去查明史左光斗傳，結果很失望。因為這裏雖記着：『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却並沒有明白確指是那一年的事。

仍舊繼續搜尋。在碰了些『不在話下』的釘子之後，見到了一部書——繆荃孫的東林同難錄。這上面有篇左光斗的小傳，記着：『天啟辛酉，北直提學。』辛酉是天啟元年（公元一六二一）。由那年上推十九年，當是史公生年。推出的結果是萬曆三十年壬寅，公元一六〇二。和前面所推得的正對。

生年算決定了，但是生日仍有問題。

周先生在上面提到的那封信中，留下了一個尾巴，『頃復詢之史公九世孫史濟川君，據云上述年歲各項皆符，惟伊家生日祭期却在六月十日而非十四日，此不可解者也。』同時，在我翻的一些明末文集，筆記等中間，我發現應廷吉的青燐屑記着：『十一月四日（按此指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四日）為閣部懸弧之辰。舟抵崔鎮（按明史本傳誤作龜鎮），各官免參。』據此，史公的生辰當在十一月初四。應廷吉是史公的同年，也是當時的幕客，並且青燐屑中還很詳細的記載了這天『免參』後史公召他去談的許多話。在史料上該算得很有價值的直接史料了，但是和同治十年本文集家祭文三，史公九孫所記的『六月十四』，竟全不相同！

我將這段材料告訴周先生，他回信說：

『此間史家祭辰確為六月十四日。揚州有鹽運署，每年（在前清時）出祭費銀七兩。鹽運使及揚州府江都、甘泉兩縣之府縣官均於六月十四日赴史公祠致祭。史濟川君亦云別無他日。至前次六月十五云云則因伊家嘗延長一日所致。至是下來書所舉應廷吉青燐屑所述之免參，恐未必定是生辰。……』

這似乎確定了六月十四說的可靠性。誰知我到北平以後，發現了這個說法竟是建築在『沙基』上的！首先我見到北大藏的同治七年本史忠正公集。那上面有開純，友慶的祭文。年載和同治十年趙刻本同，可是月日換了。前面一段是：

『維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己亥朔，越十有四日壬子。』

後面一段是：

『……茲當仲冬，厥日壬子，百有八十，誕逢弧矢。不孝如純，維何享祀。』

很顯然，這種不同並不是翻刻上偶然的異文，而是有意改的！

後來陸續又見了四種不同板本的史忠正公集。除了同治十二年述荊堂本沒有這篇祭文外，其他三種：乾隆教忠堂本（開純友慶自己刻的）道光庚戌（三十年）金瑞五堂本，和咸豐二年史致康本，都寫的是十一月十四壬子。我們知道趙刻本根據的是咸豐六年史兆霖刻本，牠本身鐫板的年代更後——同治十年。無論從那方面說我們都沒有丟棄了四種較早板本的記載而去信這個後出本子的『孤說』的理由。更仔細的看一看，我們可以明白這篇

家祭文是四字一句，叶韻的文章。將乙酉的「酉」字放進去實在遠不如將壬子的「子」字放進去自然。但是問題又來了。爲什麼趙刻本要成心改這個日期呢（季、月，干支都符合，決不是偶然的錯誤。）爲什麼史家和揚州的官吏要在六月十四日祭祀呢？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想不出一個較滿意的解釋。

現在所能做的只是從史料價值的估計上推定十一月初四說最可信，十一月十四說次之，而六月十四說大概是個妄人胡造的。然而——目前的材料還不夠下這個斷語。我的老師勸我莫花太多的時間上鑽牛角尖，這個問題也只有留待將來有好機會再解決了。

所以，在這篇短文的末了，我可以告訴大家：史可法的生年是萬曆三十年壬寅，公元一六〇二。而他的生日卻仍是一個啞謎：

十一月初四？十一月十四？抑或六月十四？

新奇離婚理由

亞歷山大城有一婦女到法院請求與她的丈夫離婚，她說：「我是一個在歐洲受過教育的女子，所以睡覺時喜歡穿睡衣，這是摩登女子很普通的事，但是我的丈夫反對我穿睡衣，他說這是「太摩登，」我反駁他，他就毆打我，所以我不願意再和他同居下去。」結果法院就允如所請。



無錫風景線

西夷

時間已是暮春，然而在上海，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絕難探尋到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光景。上海也有「春，」但是別一方面的「春！」無邊「春色」多是寄託在南國氣味十足的女人身上。在先施，在永安，在街心奔馳的汽車寶座上，一領露出肉色的薄衫，也能給你帶來不少的春之消息。

此外則是淒風苦雨，濃烟薄霧。一月間不見得能看到一次太陽。在囂亂中，在紛雜中，使你會忘掉季節的變化。昏昏然，懵懵然。

一月前，初來上海，聽人說鄧尉梅花開得十分燦爛，而虎邱也洩露出不少的春光。但無機會去賞鑒，去欣賞。這次得到五一節一日的假期，雖然匆迫，也想利用它去遊覽久已心嚮往之的勝蹟。

然而目標卻由蘇州移轉到無錫。

本來是天亮才完的工作，京滬快車七點五十開發，睡是無暇而且不允許了。強睜着倦眼，由編輯部囘到寄宿舍收拾夠一日夜用的簡單行李。

同行的是同社章丹楓徐鑄成二君。他們都是長在南國，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同伴，無寧說他們是嚮導。尤其是鑄成君，他曾在無錫中學畢業，這次他是勝地重遊，好多地方我們要借重他的「淵博」了。

七點一刻登車，車上已無隙地了。人是那末擁擠，行李大半都很零碎。在蘇州下車的人很多，在無錫下車的也不少。證明車中人的目標也和我們的近似，只不過他們是有閒而我們是無閒的罷了。因此在車中他們是笑着談着，而我們是睏着，是急於找休息。

車將開，而旅客來的仍然踴躍。送客的漸漸地退到車下。笑，談，囑託，握手充分地表現着「動態。」

然後火車蠕蠕開行。談笑聲暫時停住。

報紙的窸窣聲攙泯在軋軋的機聲之中。

這才有餘暇在前後張望三角的腦瓜，蓬鬆的頭髮，女旅客要多於男旅客。

在我們斜對面的那位穿紅毛線背心沒着頭髮的女子在哭。大概是惜別吧。給她送行的原是兩個女學生，過後又來了一位着西裝的男子。她爲誰哭。哭的又是那末傷感！直等火車駛過了崑山她才慢慢抬起頭，向着窗外看。粉脂磨去了，眼皮以下黃腫腫的，頭髮越顯得零亂。

我心中立刻織成一串愛情的故事。她談的是一口不純熟而帶有南方腔的北平話——在春光明媚中回一次南方，會一會膩友情郎，熱烈，狂歡，惜別。

信口着低聲念：「送情郎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直管哭，你兩下裏調情也我這驢兒受了苦！」

念完了又自己笑自己多事，爲什末甘願作成一個趕驢兒的！

正午十時半到達無錫。將我們的全部行李（一隻手提小箱子）寄放在距車站很近的新世界旅舍。

茶喝了兩杯，飯沒時間吃，因爲江南錫宜汽車是在十一點開行。汽車從梅園附近經過；雇黃包車時間就不大經濟了。頭昏昏的，肚子隆隆地叫，然而希望在引導着，美景在期待着。我們不能也不願意多所耽擱了。

汽車在去梅園的岔道上停住。站旁有一爿小菜館。無錫的麵筋是很名貴的，吃了兩碗米飯精神舒適多了。然後向着梅園步行着前進。路旁滿是油碧碧的原野，桑田正在吐着鮮嫩的葉子。北方有桑而無田因此幼年讀古籍，極懷疑「期我乎桑中」的含意。晉重耳公子「走國」在齊被女色所迷惑的時候，齊姜也曾因宮女在桑間聽到秘密的消息而置之於死。桑中是可以掩飾隱秘的，桑中是可以會情人的，而況水國山鄉，多的是秀麗鮮妍的少女，彼狂童之狂也且，安能避免發生風流的勾當？桑葉是那末濃密，青草是那末叢茸……這情形便已夠了。

梅園最美麗的時期過了。梅子青杏般垂纍，滿園中除開一株將殘的辛夷，別無紅紫的「顏色」。雖然沒有杜牧之的流風遺韻，但難免發生「自是尋春去較遲」之感。

園的規模極小，登高可望浩渺無邊的太湖，倒也幽邃可喜。園中心有誦豳堂，是一所很清爽飲茶室。堂內懸着康有爲「香海」的題額，後面復有冒牌康有爲的「香雪海」木匾。「香海」題字之後半附有七絕一首詩爲，「名園不愧稱香海，劣字如何冒老夫！爲謝主人濡大筆，且留佳話證眞吾。」下復加上註解，大意謂梅園主人曾以五十金命彼書香雪海三字，及彼來視，「非吾書，且劣甚！」

乃另題香海二字。時間是己未年。

實際說，「香雪海」題字確是試學康老先生，極圓潤端秀之致，然而康老先生偏說他「劣甚」，足見他的自負不同凡響。己未當是民國八年，在康先生逝之前八年，如今距康先生之死又後八年。他的墓木恐已將拱，香雪海的公案終未能判決。這位爲「五十金」而冒名者怕也是一位久已作古的「雅士」了。

出梅園便雇了一隻烏篷船，預備遍遊太湖沿岸的名勝。

烏篷船是江南的一種特色，長約一丈，艙面覆以蘆棚。看過魯迅的「社戲」和「離婚」，已認識了「烏篷船」的名子，同時對着江南鄉村常生一種企慕之念。我們隨着船主，從桑田中踏着青草走上船艙，全船顛簸地幾於不能支持。風在吹着，天色陰沉沉的。土岸高到一丈以上，滿是茸茸的綠草。桑枝偶然伸到河面，鳥在穿着枝柯吱啁地唱着。船主是一位將近六十歲的老婦人，負撐篙責任的則是一位年約十五六歲的童子。老幼中間的關係大概是祖孫。幾次想問她，終沒打開這幕悲劇的勇氣。

駛出河口，前面便是五里湖面。浩浩渺渺，若沒有近處的山渚，眞疑心置身海面之上。風颼颼的，浪高到一尺，船斜得使你神志不寧。立刻聯想到的即是廿一年秋間在勞山海岸坐着小舢板尋求上淸宮的一幕：海濤湧到船邊，水花飛濺到六個旅伴的面上。頭暈了，各人都在嘔吐。海無邊地在遠遠的一方示威。天空深碧地可怖，陽光蒸得脊背發痛。問舟子，路才走了一半。都被嚇住了。他們都想廢然而返，並且說出「家中還有妻子在等着他們」的話。我默然地苦笑了。傷心地隨着他們撥轉船頭。黃山青山原是我們的目標，那裏有黃白臉丹鳳眼睛的女人，當山轎子過時她們可以找你到她們的繡房以內……

於是我想，倘設這位烏篷船主老太婆換成一位二八當行的少女，則我們在當時不至於純於仰在船家的行李上無聊地絮聒山色湖光的故事罷？

風在吹，船在搖。遠山隱隱，白水迢迢。帆船從另一條河道上行走，小汽船在遠處啞啞地放出笛聲。

熬過半個鐘頭才到達太湖邊第一勝景的黿頭渚。

這一帶地方在夏天，乃是一個避暑的好所在，在陰沉無定的季節，則頗有些蕭瑟的意思，令人心情緊皺。同我們一起到一渚一遊覽的是一大隊穿藍色制服的女學生，想是從鄉間來的師範學生：她們見着我們的照像盒子只管逃避，寫着「一部」「二部」的深藍旗子由她們持着在冷風中飄響。

藤蘿妍麗地開着，山茶要頹靡地殘了。漁帆稀疏地在湖面蕩動，浪濤冲濺着猙獰的石頭。在亭子上坐坐，在石塊上仰仰。風在緊緊地侵襲，雨要霏霏地降落。一位賣荸薺的婆娘在追着我們推銷

她不過二十歲的年紀，足赤着，眼中含着哀戀的媚意。買了她的兩枝，我們三個主顧都會意地笑了。

這美景誠然不忍丟開，但因爲要參觀寶界橋同蠡園，也就只好狠心地登舟。

雨在落，落在船篷上。女船主好意地將蓆子遮住透風的一塊。丹楓在睡，鑄成在唱，我在作遐思。他們付告訴我，當年陶朱公曾退隱於這一帶，由苧蘿村的美女伴着，在東西洞庭之間扁舟蕩漾……這種神仙的生涯太令人羨慕了……雨在不停地落，寶界收入眼底，原來的目標打碎，船是決定不泊岸了。睡的人依然睡，唱的人也住了口，作遐思的人也朦朧地忘了身在舟中了。

醒來，舟近蠡園左近，老太婆祖孫的工作作個結束。

我們走入蠡園，門票是要買的，這不是公開的園林了。遊人幾於沒有，閒花野草任着風雨摧殘。園的兩面臨湖，但湖光像是緊縮起來，無復黿頭渚浩渺之致。園的規模十分小巧，一小部分的佈置却也玲瓏：園心小池和池邊山石荷葉等等便是一個例子。

雨細細的，湖上一抹魚白的顏色。老太婆撥着船回梅園去了，穩穩地慢慢地移動。這數個鐘頭的搭伴，飄渺地在心頭留下一種帶可回戀的情感。

「東洋花」開的正燦爛，看着被雨的辮子，憧影着在遠方淚痕在面的閨人。在亭子上坐了坐，無聊地讀着遊人留紀念的題詞。然後踏着苔痕，繞過園心荷池，園周遠不及諸趣園的大小，這樣我們又尋到去路了。

雨停了一歇又在落。黃包車飛奔向城內拖，路旁是桑林，是麥浪，是野草，是叢林深處的近水人家。湖光山色掩入蒼茫的霧靄中，若是再離都市遠些，當然可以高唱「漁笛烟村晚，青山起暮雲」的詩句了。

……………

晚餐以後，三個人在無錫公園散步，矩離曲折，燈光稀疏得像晨星，整個地方籠罩着神秘幽邃的色調。游人是沒有的，崇園門的影院正在開演着陳查禮偵探片子，似乎在努力打破幽寂，而導人入於「現實」。

無錫市內的街道是比較狹窄的，全部是用石子砌成。城內似乎不及靠近車站一帶繁華，燈光也較比昏黯，小弄堂裏泥水粘足，飛騰着化合物的氣息。臨河對岸架起木板的屋舍，雙方面幾於相互接觸。立在橋上，聽到一面的住戶在提汲飲料，另一面則在澆倒穢桶。——這也是南國小都市的固有風光，其中像也含着好多「哲理。」

我們在昏黯中前進，走過孔子廟，走過鑄成君讀過四年書的

無錫中學，聽着高牆門內發出的讀書聲，我們都在沉靜地回味着已逝去的黃金時光。然後我們又走到「遊巴黎蠟人館記」作者薛福成先生故居，瞻顧徘徊，發生無限的景仰。

兩夜，九個鐘頭充足的睡眠。

以下便是第二天午前的事了。

吃過早點剛剛七點半鐘。

細雨濛濛，瀰和着團團的朝霧。

過去護城河沿着小溪向惠山進發，林木蕭森，原野澄碧，從錫山再進一步便是惠山的入口。

惠山並無多少高度，形勢也不奇瑰。據說山後是掩藏着好多廟宇，其中頗發生過「陳雲樓」一類的豔事。原想登上山頭，實地參觀那些「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換水」的人物。不過丹楓君心中別有牽掛，於是我們不得不在半山腰中廢然而返。「異日也許有重來的機會罷？」——然而誰敢料呢！

下山在「天下第二泉」旁盤旋了一刻。第二泉的出源絕無玉泉山水滾滾滔滔的氣勢。錚錚地，淙淙地，宛似置身於妙峯山下的滴水崖。蓄水池規模也小，池上築以方亭，亭壁鐫有「乾隆皇帝」的「御筆」。那歲月多末優閒？一次之不足，還來個二次，在碑文上十足地刻畫着一個承平時代居高位者的心情「萬方多難此登臨」，無端地發了一聲太息。

下山在寄暢園吃茶。雨未停止，池面皺出鱗狀的波紋。據說這裏是「乾隆皇帝」駐蹕過的，古木翡翠，惠山逍遙地掩映於雲霧中。靜靜地品着茶，心平氣和地談論我們的身世。偶然入耳的只有從未間歇的鳥語，和簷水滴瀝之聲而已。

出寄暢園隨便參觀幾家泥人店，然後挨地參拜十個以上的祠堂。錫鎮的街上除了少數商家便是廟宇式的建築物，門外白白的一方匾額，載明了內中所奉祀的神主。其間高士文人，英雄，豪傑俱備，最知名的有徐孺子，倪雲林，范文正，張睢陽等。不過院落大半都已荒蕪傾頹，殘磚斷瓦，荊榛滿道了。

錫山竟未能一往，理由前已說過。

雨止住，沿着小溪走上歸途。德國詩人歌德於別離愛人李黎的時候曾發生過無限的感慨，如今我亦滿懷哀傷。倘設將他那兩句含詩意的句子稍稍改易一下，那便是「我將去繁華愈近，而去勝景愈遠了。」

別離勝景的滋味，正同別離一個愛人！

我發下心願，待來年梅花初放，我一定重遊無錫。

二十五年五月八日寫於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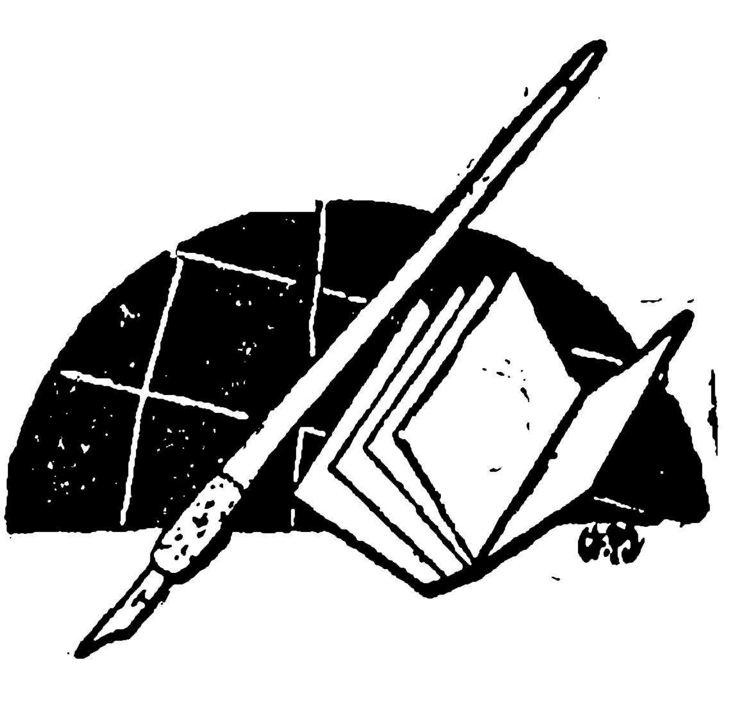
海棠歌

李鶴東

日昨爲亡妻中殁二週年忌日，適海棠盛開，乃折數枝置伊人遺像前，並賦詩數首，用以自慰，詎不旬日而鮮豔之花竟日就萎謝矣！撫物懷人，殊不勝今昔之感！爰廣前意而續成海棠歌一篇，仍用自慰。至詞之工拙，調之鏗鏘與否，非所計也。讀者幸取其意而略其詞也可。

前日賦詩花正好，今日寫此花已老，花好花老本尋常，爲戀餘香紅不掃。世人祇知廿年樂，那知樂時恨已多，謂予不信過來語，請細聽此海棠歌。見說洛陽最愛花，海棠徧植王侯家，公子誇勝驄馬遊，美人門姿弄日斜。橫塘曲岸露凝枝，斂豔含嬌未放時，雨後風微拂拂動，綠暗紅稀蝶舞遲。一旦苞發豔陽天，香亭羅幙生翠烟，雲藏宮殿九重碧，日照乾坤五色鮮。妙姬白苧製春衣，桂楫蘭橈鏡光裏，沙鷗驚起翼翩翩，俯映春波照人綠。粉牆半露嬌玲瓏，秋波一轉能傾城，祇爲羞怯問不語，悄將繡衫撲飛鶯。飛鶯翔逝怒嬋娟，脈脈無言暗自嗔，恨鶯不解奴心意，信步闌珊走花前。羨爾豔比桃李濃，更願情與松柏盟，春夏秋冬長如此，洗盡人間薄倖名！那知一夜東風急，紛紛落英吹滿地，花無長好月有虧，到此方悟信不虛！已矣乎！花至凋零已足悲，那堪墜堵倚嬌媚，無怪瀟湘荷春日，粉面無光雙淚垂！我心好似蓮心苦，愧無彩筆寫恨賦，彼花有知應笑我，漫弄箜篌和淚泣！

廿五，五，一日寫於午夜



書評

讀吳宓詩集

廉默

採擷邃古之花兮　以釀造吾人之蜜
爲描寫吾儕之感想兮　借古人之色澤
就古人之詩火兮　吾儕之烈炬可以引燃
用新來之俊思兮　成古體之作篇

——吳宓譯法國解尼埃「創造」詩句

一

予昔於學衡雜誌，及大公報文學副刊中，讀先生詩，心頗喜之，惟每以不見全豹爲憾，今幸得讀全集，樂何如之，因願陳其所感，非敢云判得失也。

先生斯集，共分故園集、清華集上、清華集下、美洲集、金陵集、遼東集、京國集上、西征雜詩、京國集下、南遊雜詩、故都集上、歐遊雜詩、故都集下、等十三卷，附錄一卷，錄詩近千首，詞廿餘闋，可謂裒然巨製矣。惟先生於編輯例言中云：「此册所錄，自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予始學爲吟咏之日起，至現在止，有作必錄，毫無删汰，且均本當時所作，過後未更改一字，以存其眞。」（卷首頁一）可知先生之所以盡情鈔錄，不删一篇，不易一字者蓋存其眞耳。

近世詩人，每矜其作，再三改易，以爲不苟，孰知往往藻飾過甚，反失原意，清鄭板橋，卽重此弊；其詞三復易稿，猶不能定，此固非爲文造情，然亦非爲情造文者也。先生云：「世中萬事，皆可作僞，惟詩不能作僞；人生處處須行節制，惟詩中之感情，則當令其自然發洩，強之不可出，抑之亦難止也……予所爲詩，力求眞摯明顯，其旨始終不變。」此先生之所以爲「眞」而作詩，爲情而作詩，爲詩而作詩，與名士者流，任意揮毫自張風雅者，固自有別也。

抑有進者，予嘗聞諸某先生論詩曰：「詩有大家與名家之別：大家若海洋巨川，不見涯涘，包羅萬象，雖瑕瑜互見，然以無處不見其大，瑜固能掩瑕也。名家若玲瓏仙閣，雕樑細密，雅然可愛，固無處

不見其巧，但似雕蟲小技不足重輕也。李杜詩之大家也，以其囊括乾坤，無處不見其大也；溫李詩之名家也，以其蘊藏微妙，無處不見其巧也。然李杜與溫李相較則何若？溫李固不逮李杜則明甚矣。」先生之詩，雖造詣未臻完善，而詩情奔瀉，不事琱飾；詩意淡雅，一出白描，則與大家為近。

二

先生論詩，主以新材料入舊格律，其言曰：「作詩之法，須依新材料入舊格律；即仍存古近各體，而舊有之平仄音韻之律，以及他種藝術、規矩，悉宜保存之，遵依之，不可更張廢棄。舊日詩格律絕稍嫌板滯，然亦視才人之運用如何，詩格不能困人也。至古詩及歌行等，變化隨意，本無限制，鐐銬枷鎖之說，乃今之誣蔑者所為，不可信也。」（卷末七四頁）此論詩之格律宜從舊體，不可更張廢棄，意甚碻當。又曰：「所謂新材料者，即如五大洲之山川、風土、國情、民俗，泰西三千年來之學術、文藝、典章、制度，宗教、哲理、史地、法政、科學之書籍理論，亘古以還名家之著述，英雄之事業，兒女之艷史幽恨，奇蹟異聞，自極大至極小，靡不可以入吾詩也。」（同上）論理精微，自闢境界，與黃公度所謂「其述非也！舉今日之官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者，若合符節。蓋時遷勢異，萬物變換不已，今之取材自與昔日迥異，如狀電燈，而曰「熒熒如豆」，雖時或工雅，奈文與情相違哉；先生之詩如：

> 昔讀歐文記，聖誕多感懷。流年値羈旅，故土尋根荄。喜見舊禮存，未使民情乖。當戶各懸綵，祭天尙燔柴。孝擧發古寺，歌舞歡同儕，親屬聚一堂，薌燈錦筵排。山雞佪舊酒，梅糕雜餅腶。抽藕聞爆竹，猜謎贈紙牌。
>
> （卷十二頁三二愛丁堡度聖誕節詩之一）

述事非然，狀異域聖誕情境，如在目前，因能以新材料入舊格律也。

現代詩學，新詩固不論矣，即就舊詩而言，派別甚夥，各有所宗，惟其中以江西詩派為最著，故學者多囿於此境，而不能自拔。惟先生論詩則尙唐詩，空軒詩話云：「胡先驌君為學衡社友，與予同道同志而論詩恆不合；步曾主宋詩，身隸江西詩派，而予則尙唐詩：：然於宋詩之精到處及詩中之工力，技術之重要，固極端承認。」（卷末頁一五二—三）蓋宋詩避俗忌熟，力求生澀，且喜談性理，短於言情，雖法度謹嚴，詩格不苟，然不善學者則入魔障，此先生之所以不尙宋詩而宗唐詩也。曩昔曾見陳石遺先生一律云：

> 梨花天氣愛輕陰，天與詩人共此心，王建夢看雲片片，晏殊鳥出院深深。白衣摘與花同色，紅友沽來春可斟。媿乏清眞好詞筆，十年空對瞬高吟。（梨花）

此詩詩格高古，極似山谷，而意境迷濛似隔一層（用王靜菴先生評詞意，）以陳先生之才情，學宋詩猶若是，況餘子耶？先生近

作諸律，亦多類宋調，如早歲一首云：

早歲原知色是空，境塵器界寄微躬，苦從損益求中道，頗合人天證大同。未死情多終有我，爲仁事敗豈無功。風花塵影重重幻，寸燭微光破巨蒙。（卷十三頁二十）

起句近禪，一如宋人，此亦所謂變體耶？

先生論詩主先模倣而後創造，易言之，卽寓創造於模倣之中。先生於論新文化運動中云「今卽以文學言之，文學之根本道理，以及法術規律，中西咸同，細究詳考，當知其然，文章成於模倣，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前人，節節規撫，初僅形似，繼則神似；其後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倣而出者也。」可知模倣幷非由於怠惰，而係出自天性，古今中外作家，無能逃此例者，證諸心理學及社會學，創造亦必經模倣之歷路。雖然作詩固始於模倣，惟能寓模倣於創作之中，斯爲正途，若徒事模倣，而失其「自我之寫照；」僅倘兒似而略其神情之流露，此所謂買櫝還珠，未可取也。

先生所追摹之詩人有六：中國詩人三，曰杜工部，曰李義山，曰吳梅邨，英國之詩人三，曰擺倫，曰安諾德，曰羅色蒂，（見自序）故其詩集中皆有追摹各家之跡焉，意氣閎肆，詩趣淵邃，有似杜工部者；

金甌破碎又今秋，處處江山處處愁。應念千鈞持一髮，共圖淺瀨挽孤舟。雄詩不見趨前敵，壯志空聞誓斷流。莫據東南誇半壁，可能天塹作鴻溝。（卷二頁一〇辛亥雜詩之六）

穠纖微妙，一吐三咽，有似李義山者：

碧落銀河久繫舟，徘徊欲渡笑牽牛。漸傷意興隨年減，驚見山川入鏡秋。巢燕未能安一夕，井蛙空自語千秋，旁人總勸忘情好，坐待物華冉冉休。（卷十三頁一五空軒之二）

情思綺膩，寄意迢遙，有似吳梅邨者：

剝蕉幻夢層層盡，飲酖心情惘惘非。愁極竟無人可語，理深終使願常違。文章適性絕閒日，羅網牽身阻道機。翳羽韜光驚老近，哀歌空自怨芳菲。（卷十一頁四感懷之二）

至若：

牛津花園幾經巡，檀德雪萊仰素因。殉道殉情定世業，依新依舊共詩神。曾逢瓊島鴛鴦社，忍憶開山火焰塵。萬古雲霄留片影，歡愉瀟灑性靈眞。（卷十三頁一挽徐志摩君）

托體挽歌，感傷故人，側面爲自身之寫照，則又似安諾德矣。至若：

千年古羅馬，宇宙此中心。政教立興極，末日始登臨。七山俯全城，壯麗宮闕深。鱗層屋染赭，圓頂塔覆金。晴天擁赤霞，小苑界綠陰。長江明玉帶，野樹連高岑。寸土皆珍異，碑版簇森森。畫圖色雜倘，史籍證可尋。（卷十二頁四三登山望羅馬全城）

起句沈哀，頗似擺倫哀希臘之作，惟收尾突減，則孱弱矣。至若：

願君常憶我，逝矣從玆別。相見及黃泉，渺渺音塵絕；昔來常歡會，執手

深情結。臨去又回身，千言意猶切。絮絮話家常，白首常相契。此景傷離再，吾生忽易轍。祝告兩無意。寸心已如鐵。惟期常憶我，從茲成永訣！君如暫忘我，回思勿自瞋。我願君愉樂，不願君苦辛。我生無邪心，皎潔斷纖塵。留君心上影，忍令失吾眞！忘時君微笑，憶時君愁顰。願君竟忘我，即此語諄諄。（卷七頁五—六譯羅色蒂願君常憶我）

譯文妍麗，恰似原作，委曲婉轉，筆可傳神，於諸漢樂府中，當無媿色。先生之詩，雖云模倣古人，然尚不忘「自我」。然若：

吳宓苦愛□□□，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畏聖賢譏，金錢名譽何足云？

作詩三度曾南遊，繞地一轉到歐洲。終古相思不相見，釣得金鰲又脫鈎。（卷十三頁二吳宓先生之煩惱）

之傚沙克雷所作反少年維特之煩惱（四首今錄其二）無詩意，無意境，格律疏散，並不成章，爲集中最劣之作，雖云戲筆，未免辭濫矣。

三

總觀先生全集，隸事穩稱，無生澀之病；質而不華，少刻畫之工，論者每謂其短斯亦謬矣。惟先生自言所模倣之中國詩人有三曰杜工部曰李義山曰吳梅邨，而其詩寧淡勿綺，則處處似白香山。先生自題詩集云：「續集如成須變體，香山未到近梅邨」。如以格調而言，則「梅邨未到近香山」反較確切，不知先生以爲然否？先生之詩，以五古爲最佳，七古次之，律絕最下，白屋詩人於讀雨僧詩稿答書云「諸律收尾不免太弱」可謂道破其弊矣。

春日書懷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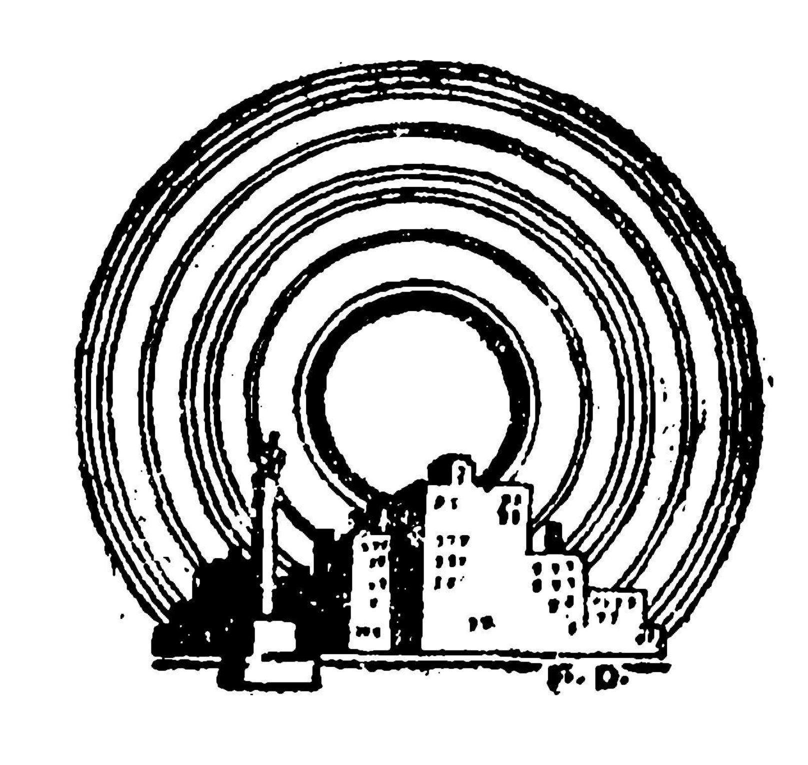
閔天培未是草

萬戶封侯聊復爾。半生空抱濟時心。乾坤須洞風雲變。戎馬馳驅歲月深。兵甲胸中無敵國。絲桐世外有知音。目窮邊塞三千里。一寸山河一寸金。

碌碌奉官非素願。偸閒遊讀古人書。馳名擾擾空無用。浩飲陶陶樂有餘。長擬救亡憂力薄。更教從政愧才疎。盛衰歷代知多少。天道能明自展舒。

人情冷暖竟如此。却喜吾心與俗違。涇渭同流應有別。瘡痍遍地覺無依。靜觀萬物多消長。不信千秋有是非。莫負平生經世志。何時能淨刦灰飛。

荏苒光陰如過隙。甯甘澹泊我非狂。窮經矻矻忘寒暑。舉世悠悠任短長。櫪下神駒非久伏。篋中良玉自深藏。匡時惟有忠貞在。萬事無心聽昊蒼。



外論介紹

悼胡漢民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y 14, 1936

胡漢民先生乃一老政治家，在中國頗能佔得一般民衆重視之地位。今胡先生逝矣，蓋棺論定，吾人須盡情加以批評。胡先生一生革命事業中，時在應付論辯。彼一如常人之具有性格上氣質上的缺點。此等缺點常爲一種政治的障礙，而不能謂之爲合宜。彼之所以有此乃由於彼過於忠心中國社會制度的傳統思想之故。今彼既歸道山，其功業之估價首在彼爲孫中山先生主要同志之一。彼固然不能免去錯誤，然彼之敵人亦承認彼從未致力於個人自肥之事。一般咸知彼乃「六不會」之一忠實信徒。自國民黨初期之同盟會起，一般即認胡先生爲革命工作之一主要政治的導師。最初之興中會乃創立於一八九一年，自中山先生就興中會改造之爲同盟會後，勢力乃大張於當時作黨人逋逃藪之日本。逮革命既起，同盟會組織人員在各省取得政權。一九一三年乃又改組並擴充之爲國民黨。一九二〇年孫先生當選爲中華民國之非常總統，彼時胡先生仍爲孫先生之可靠同志。厥後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當政，胡氏與汪精衛氏同被認爲中山先生遺囑之起草並見證人；並被認爲遺言之說明者。但復因時間的展進而發生不可避免的黨內之意見分歧，胡先生雖未當權，不過從未失掉彼之權威。

一九三一年之破裂爲使彼不能與南京政府合作之原因，端在彼對於中山先生遺教作學者的堅持。然胡先生仍能與蔣介石汪精衛二人在中政會中執行職務。彼與蔣汪分手之爭辯，此時姑不加以討論。彼在黨中之價值，乃因彼能獲得海外中國僑民之優越的重視。彼退歸香港，海外華僑仍極對彼推崇。厥後未久即因健康關係而赴歐洲。今春由歐歸來，縱然足示彼擬參加政府工作，其位置則始終爲彼保留。於彼到達中國之後，竟留粵而不北來，其原因係由於彼在粵勢力消滅抑由於彼健康發生憂慮，吾人均難加以判斷。彼之滯港，或亦因常常阻礙彼大計者之剛愎脾氣上又在從中活動，亦未可知。蓋當彼在歐之時，粵方人物定不免極力設法鞏固各人之地位，使胡先生無重行表現其昔日權力之機會也。

胡氏以孱弱之軀，自幼即抱滿腔熱血，在日本追隨中山先生之後，然彼實一充滿矛盾思想之人物。彼似缺乏政務上的能力。特彼亦一國民黨重之組織者，且於一九二五年中山先生離開廣州之時，彼曾被任命爲代理大元

歸。後彼至莫斯科研究農業問題。同時彼保留汪精衛政府下之外交部長一職。或謂胡氏富有革命的意向，且對共產主義具有相當信心，然彼始終不離官守，且對於中國之固有文化亦能保持其信念；此論頗多可採。此等情形造成彼旁觀的形勢，使彼不能在互相遷就的政治關係中有所成就。中國一般政治家咸認爲全國應當團結，然其需要之迫切莫過於目下之危局。不過劇中主要人物雖允諾合作，終因各人個性之强硬而發生障害，職此之故，彼等不能迅速收團結成功之效，於是思想利害乃益衝突而無盡期。以年齡論，胡先生尚未爲老，一九一一年以前，彼在國民黨中之奮力亦將炳煥一世。今茲胡先生逝矣，無論彼之友或敵都將承認彼對於新中國建設之供獻，而向彼表示敬意焉。（西夷）

胡氏逝世與日方的評論

胡漢民先生噩耗消息傳出後，中外各方皆爲震悼，上海日文報「每日新聞」與「上海日報」，於五月十四日曾著社論，對於胡氏個人暨對中國政局之影響有所批評，茲特介紹其大意如下。

上海「每日新聞」的社論題爲「胡漢民急逝之波紋」，首述胡氏在黨國中的地位有兩大特色，第一胡氏是民國的元老，在黨治形式下的中國政界領袖之死，其影響實較立憲政治國中政黨領袖之死爲大。蓋立憲政治國中個人勢力常常發生變遷，而在黨治的中國，蔣、汪、胡三領袖的地位是有固定性的，並且胡氏頗受已故孫中山先生的信任，故黨中有以胡氏爲孫總理的後繼者，而將其神秘化的傾向。第二胡氏是國民黨的一個思想中心，言論之雄，此爲他人所不及，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胡氏之立論，至爲重要。胡氏這種三民主義理論的指導者地位，是不可輕視的。

繼論中國在資本主義侵略過程的鐵則之下，曾發生割據分立的狀態，不過這種基礎，已在加速的崩潰，如不能在中央政界獲得一定地位，則決不能保持其各省地盤的，這是現代政治的鐵則，故西南實力派乃利用胡氏之地位，借此好向中央政權進出。現在忽然失去胡氏這種有力的招牌，在此後中國政局的開展上，西南派必將發現其重大損失的。

「上海日報」的社評，則題爲「胡氏之死與西南此後之形勢」，首述胡氏是黨國的元老，爲西南文治派的指導者，又是中央各種政治行動與方策的有力批評家，彼雖常作抗日的議論，但其所抱的亞細亞主義，乃以極東各國之大同團結爲基調，是值得欽佩的。繼謂胡氏死後的西南，及與中央的關係，到底如何，這是人所關心的問題。不過胡氏雖然是西南的理論指導者，中央政治的批評家，但其力亦不能左右西南的實情。他的各種言論完全占在西南勢力上，而不能決定西南的動向的。

實力派李、白、陳三氏的意思在人的要素來說，實爲中心。該三人對中央的認識與感情，雖有其共通點，亦有其不同處，但是他們亦自知其弱處在密切的連結，故胡氏之死，對於兩廣的提攜必無何種影響，而與中央對立的空氣，一時頗難消解，但亦不致變成積極反對的態度。胡氏逝世之於中央，不過少了一個嚴格的政治批評家。（子修）

遠東的暗雲

The Cloud in the Far East

倫敦泰晤士報四月二十七日社論

俄滿邊境衝突，最近又行活躍，倫敦泰晤士報對此事有精闢的評論，斷言日本政府與外務省恐怕不能羈勒他們的軍人。我們從這種觀察，可以推測日俄關係的動向。下面是該報評論的要旨。

日本卵翼的滿洲國與蘇俄統治的外蒙古間的邊境事件繼續的在發生着。雖然雙方政府宣稱願意和平解決，但是調查邊境事件責任及制止再行發生衝突的邊境委員會，尚未組織成功。蘇俄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

大在宴請日本大使席上同意日俄兩國之間沒有不能用和平方法解決的爭執，并回憶蘇俄願意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并謂如果日本眞的希望和平，應當制止撥挑邊境衝突的不負責任份子。這是一個很明白的聲明，這個警告中包括着數星期前史達林宣佈決心保持外蒙獨立的決心。新任日本外相有田在對外國記者聲明日本政策時，承認日俄關係惡化，但是相信兩國懸案可用外交方法解決。有田又謂，關於邊境事件除非旁人侵略我們，日本不會採切行動。

用不着懷疑，在目前無論如何，兩國政府皆眞實的希望和平，兩國的問題可用外交調整，也是沒有疑問。所令人懷疑的，就是日本政府與外務省有無能力制止軍人，來強迫他們去作。他們對於軍人幾乎不能統制。日本常常有這種事情，政府與外務省常常受軍事行動的支配，軍事行動與外交政策不易趨於妥協，以後此類事件恐怕更要增加。他們現在想出一個協和外務省與軍人觀點的方法，由外務海軍陸軍三省定期舉行討論外交的非正式會議，可是一般認為這種統一政策的方法所反映的是軍人觀點，而非外務省的觀點。日本軍人與政府的關係即在和平時候也與西方各國不同。現時因為日本兩月以前的政變及最近的政治危機，情形已非正常時候可比。日本政策，除非互爭統治的分子之間達到一種永久的均衡，不能有眞的安定。

我們東京特派員在本日本報所載的通信中，解釋日本軍人爭取由政客支配的政治自由及少壯軍官的革命運動。這種運動的領袖受馬克思及墨索里尼理論的薰陶，外面又披上日本帝國的衣裳，目的在鏟除資本家及政客，企圖在封建的軍人政府之下樹立一個整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極端方式之下，他們的理論并未獲得普遍的擁護。但是日本軍人領袖能否統治發生二月政變的激烈份子及準備與政府在調和外交政策上合作，尚待事實證明。（季廉）

希忒拉的第二步

Shepard Stone 著

What is Hitler's Next Step?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2, 1936

希忒拉今後的第二步是什麼？現在歐洲注意的問題不是怎樣懲罰希氏，而是怎樣防止他的第二步。

自從國社黨得勢以來，英法列強對於希忒拉的「第二步」一向是很恐懼的。據已往的公式，希氏每一次有什麼行動，其他國家常在文字上，作強烈的反響。以後緊張逐漸地弛緩了，希氏便又突然作第二步的行動。希氏的行動現在已達到一個重大的鵠的，就是在國境的四邊全屯駐着強大的軍隊。

希忒拉的第二步是什麼，當然沒人知道；但是一般所週知的就是德國現在開始想到了恢復領土問題。觀察希忒拉的背景以及最近德國的外交文件，我們可以看出德國的眼光現在是注視着東南歐兩方面。希忒拉曾經講過，德國和法國現在沒有什麼爭端了。她願意對法維持和平的關係。但是法國人的眼光裏很明白德國的用意所在。她正注視着奧國和東方的蘇俄。

德當局相信，德奧兩國是不得不合併的。據國社黨發表的數字，奧國有日耳曼人六百五十萬，他們全應當歸屬德國。倘使奧國孤立無援，她一定不能夠抵抗北來的侵略。但是法義和她們的與國全是反對德奧合併的，倘使此舉實現，那末德國就將執全歐的牛耳；而法義將降入二等國的地位了。所以歐洲人士想到希忒拉的第二步，總以為對奧國的可能性為最大。

其次是捷克。她在四週的獨裁國家當中，是一個惟一的民主國家。捷克有德意志小民族三百萬人，他們原來是屬於奧匈帝國的。這些人民大半全住在德國的邊境，他們和國社黨運動具有密切的關係。倘使德國要想把捷克的德國人合併在一起，捷克是一定要訴諸武力的。捷克和法俄關係的密

切，原因即在於此。她很需要與國。

再北是波蘭。德波界務問題曾經有多年的紛擾，因為凡爾賽和約的關係，東普魯士和德國本部的聯絡被波蘭廊切開了。波森全境也歸了波蘭。上希來西亞豐盛的煤礦也有一部份被割了。但澤又成功了一個自由市。希忒拉在野的時候，對於東部的國境問題是很憤怒的。但是自從一九三四年登台以後，鑒於德國環境的孤立，所以和波蘭訂立了一個十年不侵犯條約。自此以後，德波關係不僅相安無事，而且有兩國聯合對俄的傳說。不過波蘭很明白，德國想恢復失地的野心到現在還未死。所以她很盼望能得到和她曾締有軍事同盟的法國的保障。

此外在東方還有米美爾問題。這地方現在立陶宛的治下，所以德國對立，時常發表將收回失地的宣傳。

在上述三國以東，還有蘇俄。希忒拉對於憎恨蘇俄是並不諱言的。他常講，德國的前途是向東。國社黨對於烏克蘭肥沃的土地，尤其垂涎。俄方也曾聲明，他們對於德國的任何行動，將不恤用武力去抵抗。

我們一看歐洲的地圖，可以發現還有許多地方，也在希忒拉行動的計劃之下，例如由巴黎和約割歸比國的歐本馬麥代 Eupen-Malmedy，割歸丹麥的希來斯維格 Schleswig、那些地方全住着操日耳曼語的民族。

德方近來還有收回殖民地的聲浪。大戰以後，德國失去的殖民地有西南非，東非，多哥蘭 Togoland，坎米隆 Cameroon 的一部，和太平洋的島屬。不過以前的德屬非洲，大部分現在英國的統治之下，希忒拉是不願意得罪英國的。現在有一種風說，講有人主張割葡屬非洲的安戈拉的一部給德國。葡萄牙對此說的反響如何，不問而知。

現在法國反對德國在萊因建築堡壘，原因是很明瞭的。法國不願意有戰爭發生，但是德國倘使要東向進取，那末法國對於小協約，波蘭和蘇俄，均不得不予以協助。德國設防萊因一舉，是足以阻止她的軍事的援助的。

總而言之，希忒拉的第二步驟如何，現在是沒人知道的。不過以後如發生危機，結果決不是空談所能了。各國對於自己的領土，一定是要用武力去防護的。（歷樵）

美國的擴軍運動

America Is Arming

The Nation, April 8, 1938

美政府現正在埋頭準備戰爭。上星期參議院所通過的陸軍預算案，總數達六一一・三六二・六〇四元；而海軍預算案的數目、也有五四九・五九一・二九九元。陸海軍費總額，已達一・一六〇・九五三・九〇三元之鉅。此外去歲政府所舉辦的公共工程和政府郵金，也有一部分用在軍備建設上面，總數大約是十五萬萬至二十萬萬元；今年倘仍繼續舉辦，不啻也是一種變相的軍費。現時美國軍費之龐大，不但超過任何國家，而且為歷史上承平時代所罕見。

「戰神」漸漸地將變成「美國之神」了。美國的常備軍額，已達平常時最高數。據費拉氏（Osward Garrison Villard）的統計，美國現役的正規軍，國衛軍和海軍人數，為四八五・五〇〇人。再加上在豫備役的二〇九・九〇〇人，總額共達六九五・四〇〇人。同時我們又正在增築海空軍根據地和兵工廠，積極訓練軍事人材，增建戰艦和飛機，大量製造瓦斯和防毒面具。一旦國家總動員時，其範圍不但限於人力，而且及於經濟界。現時軍部方面已經定有工業總動員的計劃，規定戰時每一工廠所應供給的軍備數量。總而言之，現在是一切都已準備好了；所等待的就是戰爭的爆發。

這種種的計劃和準備，牠的意義就是可怕的戰爭！可是在事實上，這却並不是美國國防所需要的。單就美國國防的見地來說，所需軍費只要現時的三分之一就儘够了。美國現在正中了戰爭狂。一般政治家和軍人腦中，都

充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尤其是對於「美日戰爭」的恐怖，因爲受了報紙大王赫斯德（Hearst）的煽動而更深入人心。同時軍部和參謀部方面也在竭力鼓吹戰爭。軍人方面的這種鼓吹戰爭，其動機實出於自私之心，妒忌之念；目光短小，視國是如兒戲。在這種情形之下，危險性是很大的。一則軍部可以利用環境，來要挾國會和總統，以便爲所欲爲。二則在軍火貿易的契約中，往往弊端百出，賄賂公行；而且真的到了危急存亡的非常時，軍備商人是否會因爲無利可圖而違背契約，也未可料。三則外戰發生，往往引起內亂，美國的赤色恐怖，一旦跟着戰爭而爆發，則危險之大，實在不堪設想。

現在美國正在努力擴張軍備——這種擴軍的目的，並不甚於國防的需要，却是爲了對外戰爭，而這種戰爭，實在和美國眞正的民意不相符合。美國眞正的需要是如何解決經濟組織、政治機構，技術訓練，教育改良等等問題，這又豈爲一般短見的軍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嗎？美國人民不追求別的，只要和平！而政府的擴軍運動，却正好和此相反。我們應該知道擴軍的結果，不單會促成戰爭；而且到了戰爭發生時，美國立即會變成一個法西斯國家，那末，我們一切的自由都將隨之而喪失，我們一切的文化都將隨之而毀滅。（丹楓）

按the Nation是美國左派的刊物，它的論調是偏於反對戰爭的立場的。

西班牙左黨勝利

William E. Lingelbach著

Victory of the Spanish Left

Current History, Apr. 1936

西班牙國會於本年二月十六日普選時，左派聯合黨獲得最後勝利，在四百七十三席中，竟佔二百五十三席，其餘右派各黨佔一百七十五席，中央黨佔五十席。此次結果，深信於複選時，不致有若何重大變化，且更可看出全國人民對於政治上意見之正確表示。

右派背景爲天主教內包括保守黨，均由王義黨，及兩個保皇黨領袖爲吉爾・羅布斯（Gil Robles），羅氏年青幹練，辦事頗得人心。主張尊崇宗教，財產，家庭，及國家，而以社會主義爲唯一仇敵。

選舉前，左派各黨，由前勞工部長及社會主義者加拔利羅（Largo Caballero）及前國務總理亞柴那（Manuel Azana）二人領導，以保衛國家爲名，向右派同盟攻擊。左派內部，包括左翼共和黨，社會黨，共產黨，及無政府黨，故右派乃以意圖革命及『紅色獨裁』爲罪名，加諸左派頭上，藉施以攻擊，而左派亦不甘示弱，斥右派爲牧師主義，法西斯獨裁，及有內戰危險，雙方互執一詞，各不相下。幸大總統柴穆拉（Zamora）處置得宜，並武裝維持秩序，始未致發生任何意外。

自左派獲勝消息傳出後，各地之游行暴動，要求釋放政治犯者，不一而足；同時，右派軍隊將稍變動以建立獨裁政治之謠傳，更甚囂塵上，日緊一日。而左派激烈份子，仍照舊攻擊教堂，因此國務總理凡拉戴爾斯（Portela Valladares）及其內閣，實有左右爲難之勢，不得已乃向總統請辭，以便前總理亞柴那重新組閣，於是亞柴那乃於二月十九日重組左派的內閣。

自左派上台後，政治犯之釋放者，達三萬人，其中著名者，有加特蘭共和國前總統康巴奈（Luis Ciompanys），康氏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曾因宣佈獨立被捕，判處徒刑三十年。現既出獄，故加特蘭國會，已於二月十九日重行復活。同時政府當局爲維持國內秩序起見，特動員軍警，實行彈壓，故各地掛紅旗，唱『國際歌』及暴動者，已日漸減少。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左派共和黨執政，由亞柴那任國務總理，當時決心製定憲法，使政治上軌道，同時對於教育，公路，及各種電氣事業，亦皆有相當改進。此外，更實行均田制度，由國家收回土地，重行分配各農民耕種。不過此種改革，因傳統習慣關係，引起一部分人強烈之反對，因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之國會選舉，左派遂遭慘敗，而土地改革，亦未得實行。一九三四年秋，左派

黨人參加十月革命演成流血慘劇，左派遂退出國會。當時右派雖佔絕對多數，但吉爾羅布斯直至事態完全平靖後，始就組理職務，然猶時抱懷疑態度，於是總統柴穆拉乃乘機解散國會，而以凡拉藏爾斯繼之，始得渡過普選難關。

此番左派重執政權，自必舊事重提，擁護憲法，置國家於穩固地位，而求全國人民之平等。（蔭恩）

法國政情的展望

France Decides Europe's Fate

The New Republic, April 22, 1936

Lefebvre 著

本月初法國衆院總選的結果，左派「人民陣線」大獲勝利，社會黨一躍為國會中最大政黨，該黨領袖李昂伯倫組閣呼聲頗高。誠如本文作者所說，此次選舉的結果「不僅是法國且是全歐命運的所繫」。作者是一位法國的記者，兼教師，也是「人民陣線」中的有力份子。本文雖作於法國選舉之前，但其論此次選舉的意義，與左右兩派陣容，却值得一讀，因述其大畧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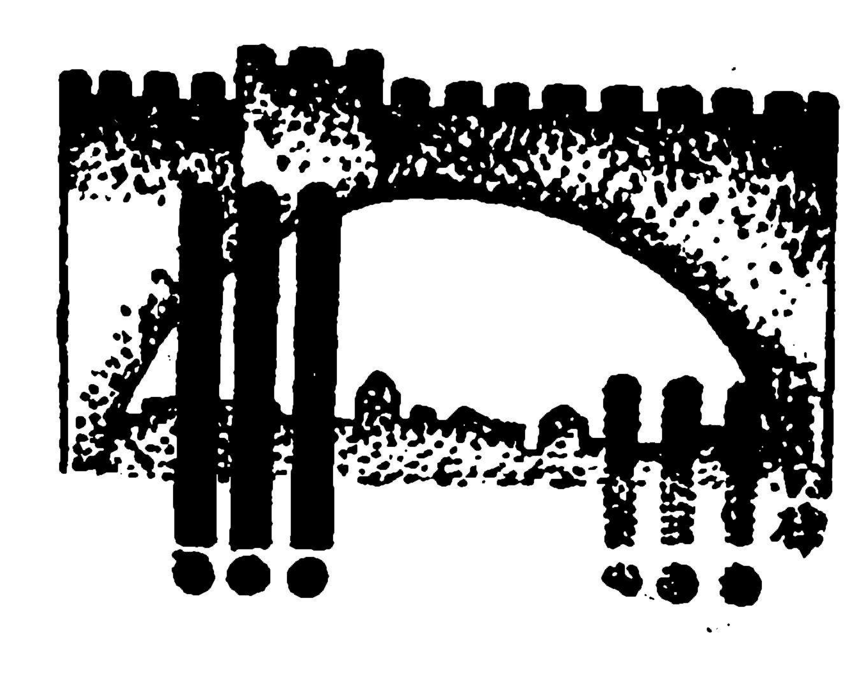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六日法國衆院的選舉開始，這次選舉結果不僅法國，且是全歐命運的所繫。現在法國有左右兩大陣營對立。右派的中心是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嚴厲攻擊民主政治的腐敗；他們主張武力暴動，民族復興，和國家威權。一年半前，他們組織了一個法西斯國際，在瑞士的孟特羅城開第一次大會。近來他們又提出新和平主義的口號，主張和德國修好，組織反革命同盟，和歐洲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與法西斯黨立在極端反對地位的是共產黨，他們像是最能代表法國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精神。共產黨說，法蘭西民族的敵人就是國家主義者，他們要將法國出賣與希忒拉，以保持金融貴族政治的特權。共產黨以從國際資本獨裁壓迫下，解放人民的名義，擁護民治制度，要求和所有民治國家聯盟，以維持和平。這樣我們看見此種情勢正和希忒拉上台前的德國相似。法國的法西斯黨人想學國社黨，可是兩國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德國的法西斯黨縱然是藉着外人的力量，不能得人民的同情，尤其是他們的新和平主義，簡直是自相矛盾。

法國的右派是幾個黨的亂七八糟的集團，人數上比較重要的是共和黨和左派共和黨。最右的是王黨，包括愛國青年黨（Jeannesses Patriotes）和法國大同盟（Solidarité Française）的民族陣線，和火十字團（Croix de Feu）。這些右派各黨沒有鮮明的政綱和學說，只有模糊的社團主義（Corporatism）。他們的戰術是用財政恐慌來嚇人，說人民陣線一旦獲勝，佛郎馬上便會跌價。還有法西斯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又有衝突，因為今日的法國法西斯主義者只能效法墨索里尼和希忒拉，主張由國家統制經濟生活，但這和法國一般保守派的個人企業不受國家干涉的傳統主張正相反對。最後，一般國家主義者都是小有產者，他們最怕佛郎跌價，但銀行家和一般產業家却喜歡佛郎跌價。因此右派的政治家想以佛郎跌價的責任，放在左派政府的身上，隨後再利用人民不滿意的心理推翻它，但這只是幻想，因左派多半是反對佛郎跌價的。

至於左派的人民陣線，主要是由社會黨共產黨和急進社會黨組織成的。這人民陣線不是一個選舉團體，也不是一個政黨，只是一種運動；其中各黨有各黨的候選人，但他們又有共同候選人，各黨都矢忠於人民陣線，組織比右派嚴密。這人民陣線沒有學說，只有信仰。他們信仰可由達拉第的兩個口號表示出來：即一，「反對佔有法國的二百個大家族」，二，「中等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因此在左派聯合的下面有深厚的憤怒之感和確實的經濟要求作它的基礎。這又和德國的雅各賓黨的精神，革命的愛國主義，對於自由和人文主義的信仰有密切不可解的關係。

但左派內各黨的意見分歧也不容忽視。急進社會黨是由中等階級，農民和小資本家組織的，所以反對由國家干涉現行經濟組織，在他們看來，人民陣線是議會政治與資本主義的護符。社會黨和共產黨則多代表工人的利益，故左傾得多。但人民陣線中最大的裂痕是和平主義者和非和平主義者。這些和平主義者主張，只要能避免戰爭，任何事情都可接受。他們和極右派的所謂新和平主義者很近似，也是很可怪的了。

這次選舉如右派勝利，法國將和德國締盟，最後將使法國變為德國的玩具。如左派勝利，則在外交政策將固守集體安全政策，在殖民政策上，將使殖民地工業化，並行農業改革。在國內政策上，將實施重工業國有等政策。左右派的勝負對於歐局是有很大影響的。（華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起至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幾全以經濟問題爲中心；進行月餘之中美談判，業已告一段落，購銀協定成立，同時財部宣布法幣準備金內，白銀至少佔百分之二十五，此實爲幣制改革之第二階段。走私問題，愈趨嚴重，其影響所及，不僅爲中國稅源銳減，海關制度破壞，更已侵及各國在遠東之正當貿易，故除我國向日提出嚴重抗議外，英美各國，亦一致注意，殆已成國際間之重要問題。同時日增兵華北，已成事實，新任駐津司令田代，亦已到任，其增兵之數量與地點，均超越辛丑和約之範圍，美國對此已有嚴重之聲明，重申其不承認主義之立場。

國外大事：國聯行政院會議，悄然閉幕，對義亞問題，延期討論；而義國對亞之吞併工作，方日益積極，僅英國外交家尚不禁發舒牢騷，似足窺視國際間尚有所謂公理者存在，此外則亞國命運究將如何，蓋漸已不爲人所注意焉。奧國內閣改組，史泰漢堡被迫去職，舒斯尼格大權獨攬，此爲陶爾夫斯死後之最大政變。抑亦可測視奧政局前途之動向，將由純法西斯空氣中掙扎自拔。日本議會，仍繼續其質問戰，尤以取締「不穩文書」之舌戰最爲精采。

國內

幣制改革又進一步

財政部長孔祥熙於十七日發表宣言，對法幣發行準備額，頗有變更，實爲實施通貨管理後之第二次改革。因市場統制力已相當完密，復以平衡稅及中美協定成立等等關係，金融市場，幸未受重大影響。

財部之宣言

「自上年十一月三日公布法幣政策，經政府積極施行，半年以來，國外匯兌已形穩定；國家經濟及人民生活，亦臻順適。茲根據過去經驗，並審討國內外金融現況，規定施行事項於次，以謀金融之安全，而增法幣之保障。(一)政府爲充分維持法幣信用起見，其現金準備部份，仍以金銀及外匯充之。內白銀準備，最低限度應佔發行總額百分之二十五。(二)政府爲便利商民起見，即鑄造半圓一圓銀幣，

以完成硬幣之種類。(三)政府為增進法幣地位之鞏固起見，其現金準備業已籌得鉅款，將金及外匯充分增加，依據上項規定，我國幣制自仍保持其獨立地位，而不受任何國家幣制變動之牽制。法幣地位既臻穩固，國民經濟當轉繁榮，此堪深信者也。」

孔祥熙談話

「近日市場謠言繁多。盛傳政府將改鑄一元銀幣，其大小成色僅等於原有銀元三分之一。並謂此種改鑄實等於貶值，淆惑聽聞，以利投機。其實吾國施行法幣以來，其幣值早與銀價脫離，而以金及外匯為其定價。硬幣為法幣之輔，其品質為何種金屬，及式樣大小，輕重，均無關係。譬如金本位國家多以銀或鎳或銅鑄成硬幣；而其幣值概以法定價格為標準；並不以其所含銀銅鎳實價之市價為依歸。進而言之，軟幣之種類，概以面額所定之數目為主，一元五元十元之鈔票，同一紙也，其價值懸殊，相差甚鉅。又如各行莊之本票，書面五百元，即值五百元，書面五千元即值五千元，其價值之不同，非以所開本票之紙而分貴賤。此例甚明。推而至於銀質硬幣，其例亦同。此種常識，人人應有，無待深辯，其為浮言所惑者，徒暴露其知識之薄弱而已。至於政府對於鞏固信用，在法律上及事實上，均有充分之保障及準備，其詳細事項，已見於本日宣言矣。」

銀製品弛禁

財政部十七日覆發表修正銀製品用銀管理規則之訓令云：「自上年十一月四日實施法幣以後，本部曾於同月十五日公布銀製品用銀管理規則十二條施行在案；該規則第二條規定，自本規則公布之日起，凡製造銀器銀飾，應以化學銀為原料：其必須攙用純銀者，所含純銀量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等語。原係為節省用銀及防止假借銀製品私運出口起見，嗣據各省市商會及全國銀樓業同業公會，紛紛呈請修正，復經部令飭中央造幣廠，依照該規定攙銀限度，配製多種合金，飭由銀製品製造者，購置試用，如果確有困難，當再由部斟酌修正各在案。茲據各省市商會及各地銀樓業同業公會呈，以前項合金，不適於手工業製造，數百萬工人生計所繫，仍請准予修正前案。經部查核，尚屬實情，而現在白銀管理已臻嚴密，為體卹銀樓業工人生計及保全我國固有工藝起見，應准將該規則第二條：「所含銀量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一語，修正為「仍照原有習慣辦理。」又該規則第六條「百分之三十」一語，及第十一條「但呈請財政部特准者，得不受第二條及第六條百分之三十之限制」等語，均予刪除，除分令外，此令。

英報之評論

倫敦金融新聞均詳記中國財政與實業狀況：極言上年十一月間實施之幣制改革，已使中國工商業獲顯著的轉機。後復以發行之紙幣數字，證明中政府恪守避免通貨膨脹之約言。因是乃得恢復信用，利率已大減低。金融之鬆動，已使各省得以興辦需用大資本之程序；輸出貿易，已大見活動。孔財長現宣布之新計劃，使改革得甚適當完成之，而在外交上將益使信用堅固，此項新計劃，似力求避免觸犯日本，但中國博取外國政府與資本界信用之努力，已發生甚危險之影響，即使日本驚駭是也。日本侵略對策，時時擾亂中國政治經濟大局之進步，今復表露其重大危害。故中國商業與財政雖有顯著之進步，吾人對其前途仍須謹慎自處也云云。

中美幣制協定成立

陳光甫在美與美財長摩根托之經濟談判，進行月餘，十八日始告一結束，正式成立協定，美將收買中國之大批白銀，俾外匯平衡，此與幣制之改革實為一而二二而一之事，為記載便利，故分段述之。

協定內容

美財長摩根托，與中國財政部代表陳光甫等，成立之中美幣制協定，其內容已由摩根托發表：「謂中美兩國已成立協定，美國即將開始購買大批華銀；購買之宗旨，在於協助中國政府之新幣制政策，並履行一九三四年美國國會所通過之購銀法。

該項協定足以協助國際通貨穩定之成功；以後並準備與他國採取穩定通貨之同樣行動。摩氏發表購買華銀之款項，謂準備以現金或美元交付，至於購買數量，則守秘密。並將立刻進行。至價格則將以世界市場每月之平均價格為標準。摩氏復發表，謂國務院對於中美兩國協定深表贊同，且參院外交委員會兼白銀委員會主席畢德門，及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克那尼，亦深悉談話之經過。摩氏謂彼預料該項協定，能促進中美兩國之貿易，惟同時施大使則謂目前尚無使用售銀所得之款項，以之購買美貨之計劃。至於外間所傳中國出售之現銀，至少有一部份將封存於上海公共租界，以免發生現銀流出之現象。摩氏及中國方面皆無表示。摩氏惟稱，依照普通習慣，所購現銀輒運華盛頓云。陳光甫謂目前中國通行之紙幣，計共七萬九千萬元；而現銀準備達四萬萬元。將來開鑄新幣，所用白銀成分，將使於銀價劇變之時，不致有銷化運出之虞。又據摩氏謂：去年所購華銀，計有兩次：一次為一千九百萬盎斯，一次為五千萬盎斯，又施肇基宣稱，中國將以出售現銀所得之款項作為平衡基金用以統制其匯價之變動。

走私已成國際問題

華北走私，範圍日廣，性質亦日趨嚴重。影響所及，中外之正當貿易，均受莫大損害。我外部以日方包庇走私破壞我關稅制度。特再度提出嚴重抗議。英國下院，對此日有質問，而日政府答復英駐日大使克萊武之詰問，則甚為矛盾。

關稅損失驚人

據海關方面悉：關於華北走私之最近統計如下：(一)五月四日至十日之一週間，因由秦皇島，北戴河，南大寺，昌黎，留守營等地運至天津東車站之私貨，而致稅收之損失，約計一百八十萬元。(二)自去年八月一日至本年五月十日，因走私貨物而損失之稅收，約計三千萬元。(三)上述五月四日至十月一週間運津之私貨其種類如下：(甲)人造絲三〇二五包，或一三六一二五公斤。(乙)白糖七〇七一七包，或六三六四五三〇公斤。(丙)捲烟紙四八七包，或三〇二九一公斤。(丁)疋頭三一一四箱，重量不詳。(戊)雜貨八五九四箱，重量不詳，(註)戊項之雜貨，有煤油四七七五箱。(每箱十加侖)其餘為乾海貨食品化粧品，書料，脚踏車零件，雨衣，牛酪，魚膠，鬆緊帶，手槍十八箱，及汽油五百箱。

外部對日抗議

外部十六日發出對日抗議，其原文如下：「為照會事，關於秦皇島日軍破壞海關緝私工作，庇護日鮮人走私事件，曆經本部照會抗議，迄未准復。查中國海關為維持國稅之完整，採取適當方法，查緝偷漏，係行使其固有之職權，任何方面不容干涉。塘沽協定既無涉及武裝艦船之條文，而無論依任何解釋，亦絕對不能限制中國海關一切陸海武裝緝私之工作。迭次去照，曾經剴切闡明，並請對於日軍不法之干涉，加以切實制止。此項要求，因為維護中國之主權，亦即所以保護中外正當商民之利益也。詎貴方始終置之不問，坐視私販日益猖狂，致使中國國課受重大之危害。本部據報，近月以來，海路方面因日方之干涉，海關控制失效。日鮮籍私販遂僱用多數民船汽船，乘機從事大規模走私。甚至載重五百噸之輪船，竟亦經營私運，自蘆台至秦皇島一帶海岸，現已形成私運船隻叢集之區。私貨一經起岸，即可隨意運輸，無處查緝。並有由各鐵路南運分向各地傾銷者。至於陸路方面，由秦皇島經北寧鐵路運至天津及內地各處，與由津浦路南運之私貨，亦極形充斥。在山海關等處日鮮私販均攜有武器，關員若加詰問，或將私貨扣留，私販立即聚起擲毆，或以武器刺擊，將貨物強行奪去，以致關員時受重傷。其橫行不法，實屬駭人聽聞。統計自上年八月至本年四月，中國海關稅收，因日鮮人走私所受損失，共達二千五百餘萬元，而本年四月起私貨運入更突飛猛晉。僅一個月期間，關稅損失已達八百萬元之鉅，其情況之惡劣，與數字之驚人，實為海關有史以來所未聞。不特中外商民同深憤慨，即貴國有識之士及正當商人亦無不疾首痛心，引為大患。此種

不法情事，倘不立予制止，勢必私貨加日俱增，關稅亦形減少，其破壞中國財政，侵害中國主權，莫此爲甚。中國政府不能不認此爲當前之嚴重問題，亟待日方之反省也。特再提出嚴重抗議，應請貴代辦迅即轉電貴國政府，對於秦皇島等處所駐日軍嚴加告誡，不許再有干涉海關緝私及包庇私運之行爲。一面立將私販集團如前照所提之石河轉運公司等組織予以解散。對於秦皇島山海關及其他各處之日鮮私販，迅爲有效之取締，以重邦交。相應照會，即希查照辦理並請從速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

我方嚴重聲明

河北走私日益猖獗，以日方之橫加干涉，中國海關已無術制止。且據日方所稱其種種干涉緝私之行爲，如不許海關人員在長城上緝私，禁止海關緝私人員攜帶手鎗，以及通知秦皇島稅務司，所有自蘆台至秦皇島海面之緝私船隻，不得攜帶機關鎗，緝私船隻不得在所謂停戰區三英里內緝私等等，均謂係依據塘沽協定。據外部某發言人談：塘沽協定，本係一停戰協定，即結束當時戰爭之協定，轉言之，乃一完全關於軍事之協定，絕無政治性質，更無從涉及財政問題。海關緝私，明明爲財務行政事項，與軍事毫無關係；塘沽協定之中，自不能有所規定。該協定業於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簽字後予以公佈，茲再將協定之全文附佈如次：用資研究，(附停戰協定)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藤信義，於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雲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正式接受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藤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陸軍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停戰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締結左列之停戰協定，(一)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區，爾後不越該線而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爲，(二)日本軍爲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對之應加保護及與以各種便利，(三)日本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定中國軍業已遵守時，即不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概歸還於長城之線，(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警察機關任之，右述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五)本協定蓋印之後發生效力，以此爲證據，兩代表應行記名蓋印，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印，華北中國軍代表熊斌印，(覺書)萬一撤兵地域有妨礙治安之武力團體發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鎮壓之時，雙方協議之後，再行處置，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印，中國軍代表熊斌印。吾人苟將停戰協定全文詳加分析，即可知該協定之作用，僅在(一)限制中國軍隊不得進駐協定第一項所規定之地域內，並(二)規定以地域內之治安，由中國之武裝保安隊維持，對於中央及地方行政絕未涉及，自不受任何影響。海關緝私屬於行政範圍，則其一切陸海武裝之緝私行爲，不受停戰協定之任何限制，亦至爲顯然，無可疑議。日本在華軍人，對於河北海關緝私，橫加干涉，而藉口無可假借之塘沽協定，其違法背理昭然若揭矣。

英國考慮對策

英國下院中國委員會，十九日集議考慮華北走私事，以期促請政府向日政府嚴重交涉而獲其輔助，以遏止私運。委員會將有專家多人爲助。泰晤士報十八日詳載華北走私情形，並臚舉其所及於關務借款與正當商業之惡影響。對於天津日軍事當局不許海關巡船駛入距天津三哩之內以追逐私運船隻消息，亦多抨擊；尤其因塘沽協定規定中國警察負有維持非武裝區域內治安責任之故，一般人士之意見，以爲日軍事當局現藉走私壓迫中政府，以期獲得彼等心目中所希望之讓步。至於日政府於足以破壞中國海關完整各事之危險，當然熟知也云。又英國因華北走私日熾，曾訓令駐日英大使克萊武於五月二日向日外省交涉，茲聞英國刻正與美國德國等，商權應付華北走私事之辦法。十八日英下院又討論中國事件，保守黨毛根問英國借款以中國關稅估抵，

英政府曾否接到關於日本要求華北海關完全脫離南京政府管轄區之任何報告。首相包爾溫答稱：據知近有此謠言、但外相艾頓並未接到證實此說之報告，日外相近曾向駐日英大使作日本不贊助由中國境內任何地方當局須行一種特殊關稅之聲明，英政府當然甚注意維持中國海關行政之完整。

日本實行增兵華北

日增兵華北之議、發動已久，近已實行，並已在平設旅團司令部。其增兵數目及地點，均超越辛丑和約之範圍。同時新任駐津司令用代，以首任親任官到津接任。川越大使，亦已正式拜命，即將來華。今後之日方態度，迨更可注意矣。

增加數量

日增兵華北第一、二、三批，共爲八千名，六月底以前可完全開到平津榆關一帶，通縣駐軍現不足二百人，聞將來擬增至千人。尚有續到部隊，數目自當龐大。津各國領事對此極爲注意、十七日在津某地一度舉行聯席會議後、已分電各該國政府報告。據今井武夫談：日本在華北新增部隊，十五日晨一部到平，其增加額數，不便奉告。惟外傳將有數個師團則不確。增兵原因，非擬侵害中國主權，亦非妨害其他各國權利，因近來平津及北寧沿線日僑增多，原有軍隊不敷支配，故增調少數軍隊保護日僑。將來即根據辛丑條約，分駐平津及北寧線，外傳並將分駐平漢平綏線說不確。因條約上無此規定也。新增部隊旅團司令部決設平，定十六日成立。新增部隊性質與駐屯軍相同，暫時無何變更，將來如何不得而知。冀察交涉無具體結果，預料將來或有解決之希望。

美國態度

美國務院十七日接見新聞記者時，記者多以日本增加華北駐軍事相詢，或問美政府已否研究此事，俾決定日本此舉是否破壞庚子條約。副國務卿費理浦答稱：去年十二月五日國務卿赫爾曾經聲明美國不能安然坐視當時華北進行之「自治運動」、並謂各國皆重視現行條約、今日美國猶抱此態度云。查去年十二月赫爾所發之言論內稱中國任何一部之非常發展，當然不僅與美國及中國人民有關，且亦涉及在華有關係之許多國家與人民，因在其對華關係中，條約國之條約上權利與義務，適相等也、美國在華北之利益、與他國同，故美政府現當切注視該處之進展。在此全球政治擾攘經濟恐慌之時期中、各國朝野尤不可不維持原則與諾言之信義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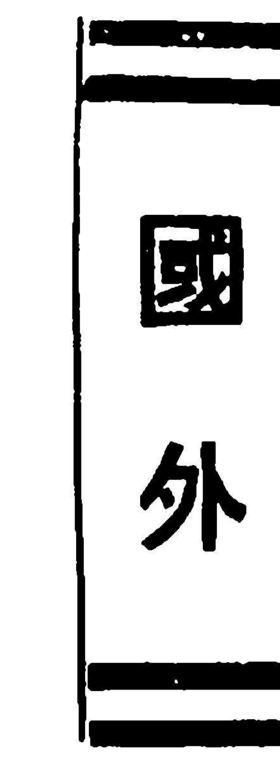
中央代表赴粵祭胡

胡漢民先生逝世後，全國震悼；其飾終典禮，業經中央常會於十八日臨時會決定如下：（甲）胡主席逝世，關於祭葬事應如何辦理案，決議：（一）推居正、許崇智、孫科、葉楚傖、李文範、傅秉常、褚民誼、朱家驊八委員，代表中央，前往致祭，並慰唁胡主席家屬、由居委員主持其事。（二）舉行國葬。關於國葬籌備委員會之組織，下次常會決定。（三）定本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爲全國公祭日。（乙）通過各省市黨部舉行胡主席追悼會辦法：（一）各省市黨部奉中央電令後、應召集當地機關團體學校各派代表，籌備舉行胡主席追悼大會。（二）各地追悼會，於五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內舉行之。（三）各地舉行追悼會之日，應一律下半旗。停止娛樂宴會，凡參加追悼會人員，並一律左臂纏帶黑紗。（四）追悼會儀式，（1）開會，（2）全體肅立，（3）奏哀樂，（4）向黨國旗總理遺像暨胡主席遺像行三鞠躬禮，（5）主席恭讀總理遺囑，（6）默哀三分鐘，（7）獻花圈，（8）讀追悼詞，（9）主席報告，（10）各界代表致詞，（11）奏哀樂，（12）禮成散會。（五）各地追悼會應編撰追悼胡主席之文字、遺像、卡片分發各界，（六）各地舉行追悼會時，應通告當地各報，發行追悼特刊，（七）各特別黨部，各直屬縣區黨部，及海外黨部，舉行胡主席追悼，均參照本辦法辦理。

居孫等已於十九日由滬乘輪南下赴粵，同時代表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委會北來接洽李仙根亦已到滬矣。

晉陝各軍協勦殘匪

晉西殘匪渡河回竄以後，陝北形勢爲之一變。我前方勦匪軍，爲防殘匪南竄，正積極佈置防堵事宜。故進擊略緩，而匪則以在晉損失過重，疲憊已極，雖欲有所活動，而爲勢則有所不能，故旬日來前線戰事轉趨消沉，暫時入於停頓狀態。關於匪回竄後之企圖，綜合最近各方情形觀察，似除爲保全陝北原有地區以外，並無若何向外發展之趨勢，實際上，因我陝甘寧綏各當局對防務上早已嚴密準備，殘匪亦不能有若何發展。惟陝北綏德清澗等處我方駐軍，實力稍爲單薄，平時除軍隊駐在地外，散匪仍在任意流竄，所以殘匪乃有乘隙攻清澗及綏德之計劃。據悉晉西殘匪回竄以後，即分爲四股：一股返回瓦窰堡老巢，意在休養。一股則竄往膚施附近，其目的顯然爲抵抗我西路勦匪軍之進擊。另一股毛澤東部原在延川延長趕築防禦工事，近忽有兩千餘人，竄至臨眞鎭、（在宜川之西南）以阻我東路軍之北進。此外一股約萬餘人，並附有騎兵及砲兵，集結於永坪鎭及迤南張家河一帶，其僞十五軍團之七一、七三、七五、等三師，分在永坪馮家坪聶家坪等處盤據，僞總司令部則設於張家河西五里之賈家坪，該地並裝有無線電台，附近各鄉均有電話聯絡。十二日並會在賈家坪召開會議一次，其目的似欲在國軍未由晉入陝以前，而攻取清澗及綏德等縣，企圖將陝北各縣打成一片，而爲永久盤踞之地。我綏德清澗等處駐軍高師接得此項報告後，除督飭所部嚴爲防範外，並已電請陝晉最高軍事當局從速派兵增援；俾免匪勢再起。現國軍爲充實綏德等處陝邊之防務，決由晉入陝，李師刻已集中柳林，即由軍渡渡河。先接防宋家川至綏德一帶高師之防務，李師渡畢，中央軍關師及第□師第□□□師即繼續渡河，協助陝北駐軍進勦，同時並聯合甘寧兩省部隊，將匪四面包圍，南北同時進擊，以期澈底肅清，務使不再流竄。



亞國命運殆已決定

自東非義軍於本月五日佔領亞京後，墨索里尼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於九日夜間在羅馬宣布併吞亞國。而國聯會行政院於十一日在日內瓦集會時，義代表竟因反對亞國代表華德出席未遂而離席他去。國聯會行政院嗣於十二日繼續開會，當由秘書長愛文諸提出報告，略謂渠於午間接獲悉國代表阿洛錫通知、稱該國代表團已奉政府訓令，着即離開日內瓦，相應通知云云。行政院嗣即決定應邀亞代表華德列席，全體一致通過決議案，決定義亞爭端、應俟六月十五日舉行非常會議之時，再行討論。而自此際以至彼時，現行制裁辦法，仍應予以維持。主席英國艾頓外相將決議案全文，當衆宣讀，其文曰：「行政院鑒於義國政府所採取之嚴重步驟（指兼併亞比西尼亞而言）已造成一種新局勢，認爲必需延期討論，俾各理事國得將此項局勢，充分加以研究，爲此決定於六月十五日就此問題重行討論。至國聯會各會員國現所採取之措置（指制裁辦法而言），則目前無庸加以變動。」亞國代表華德即發言聲明該國人民對於義國侵略行爲抱繼續抵抗之決心。並謂義亞爭端匪特爲兩當事國間之爭，且爲義國與國聯會間之爭，執國聯會命運如何，當視本案如何解決以爲斷。以故行政院務當實施國聯會盟約全部規定，庶幾一切國家均可獲得保障云云。至五時四十分主席即宣布散會。至於義國兼併亞國命令，義衆院及參院已於十四及十六兩日先後通過。義政府對於亞國，且已規定種種墾殖開發及修築公路之計劃。

義大利之跋扈情形，對於國聯誠爲一致命打擊。

國際聯盟改組問題

因之改組國聯聲浪，一時甚囂塵上，尤以英國方面爲甚。英國上院於十四日辯論修正集體安全制度之提案時，國聯應否專務調和，而放棄威脅之問題，曾有數人發言討論之；外部次官史丹賀浦亦稱政府將担任與海外自治領會同商量英國對國聯之義務中應有何種變更云云。又英閣於十八日會議中，外長艾頓曾將國聯會行政院上屆開會時各國首席代表對改組國聯問題所發表之意見，提出報告。此項意見，可以歸納如下：「凡同一區域內各國之因有存亡利害關係，而須立即實施軍事制裁辦法，以對付侵略國者，均須相互訂立區域互助公約。此等公約，務須納入國聯會機構之內，而爲其整個而不可分之部份。惟任何侵略行爲發生，仍當先行提付國聯會，加以處理，然後實施互助辦法；至於其他各國（指不隸屬以上各區域者，）若有參加互助辦法之能力，而亦願意參加，則其所採措置，當由國聯會決定之。大抵國聯會如能用此方法，加以改組，則日本或亦可以重行參加，即美國亦可以此爲根據，而加入國聯會」云。又同日英國會議中對於撤消對義制裁，亦有所討論，惟尚無具體結果耳。

奧國內閣突告改組

奧國內閣，突於十四日宣告改組。是日清晨三時三十分，奧總理舒斯尼格突宣布改組內閣，而將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外長魏德格，擯諸新閣之外。新閣乃係舒斯尼格所領導之第三屆內閣，其名單如下：國務總理兼國防部外交部長舒斯尼格，副總理兼內務部長巴倫斐爾斯（愛國陣線人員，曾任內務部長，）司法部長哈墨斯（新任，）教育部長鄧脫納（連任，）社會事業部長布雷欄（前不管部閣員，）財政部長特拉克斯婁（連任，）商業部長司篤婁（連任，）農業部長福特梅爾（連任。）奧內閣經重要改造後，總理舒斯尼格博士兼長外交國防兩部，遂成奧國之唯一狄克推多。至於改組原因，據稱因史泰漢堡親王曾以「爲法西斯主義而奮鬥的奧國人民名義」電賀墨索里尼兼併亞國，詞意之間，對法西斯主義多所左袒，對民治主義則詆毀甚力，并未在事前徵求閣僚同意，即外國駐奧使節，亦有因而表示不滿者，且舒斯尼格之政見根據民治原則，與史之政見相抵觸。舒斯尼格爰乃毅然改組內閣。而將史氏擯於新閣之外。同時史泰漢堡所任愛國陣線領袖一職，亦由舒斯尼格取而代之；舒氏並於十五日在就「愛國陣線」領袖職時發表廣播演詞，聲明欲解散內衛團（即法西斯團體）此後奧國除民團外，不許有擅持軍械之人。（查內衛團於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其目的在制止社會黨武裝人士之活動，一九三二年史泰漢堡以法西斯制度改組之，當一九三四年社會黨革命時及國社黨政變時，曾維持國內和平與秩序。）同日內閣下令解散維也納之「保護營」，該營係補助警察，共有六百人，大都係內衛團人員。史泰漢堡親王，素持親義態度，已於十四夜親赴羅馬，與墨索里尼會晤。聞墨氏已允力助史氏爲內衛團最高領袖。又新任副總理巴倫斐爾斯，亦以全國內衛團諸領袖名義致函史氏，允對其勉抒忠誠。據與奧國政治有密切接觸者言，史氏欲繼續爲內衛團奮鬥，但將蓄待適當機會，目前不欲有所舉動。要之，奧國政局，前途荊棘方多，固未可容樂觀也。

英要求增加驅逐艦

按照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規定，英國僅許置有驅逐艦十五萬噸，目前英國此類軍艦，總噸位爲二十萬噸左右，惟其中已有多艘年齡屆滿，不復適用。英國政府近向倫敦海約其他簽字國（即日美兩國）及法義兩國提出照會，謂擬將驅逐艦位維持十九萬噸之數額；並謂他國若果添造驅逐艦與潛水艇，則英國即決定不受十五萬噸限額之約束。按英國此項照會，實係要求將各驅逐艦年齡屆滿，理應銷毀者，仍予保持。該項消息，已於十九日在倫敦發表。美國務院接到照會後，正與海軍當局商榷，俾草擬覆文。日本海軍省

與外務省現亦在研究此項申請。日本海軍觀察家現信英國之提出此請者，鑒於法義德三國之建造潛艇，故欲以此應付之，唯英國獨增驅逐艦之噸位，足以破壞倫敦海軍公約，並損及國際誠信云。

日衆院通過預算案

本週日本議會重心，在審議預算案問題。該案經數日之討論，已於十六日在衆院通過，總額共爲二・三〇九・九一〇・〇〇〇元，計海軍省五五一・三九〇・〇〇〇元，陸軍省五〇八・三一〇・〇〇〇元，大藏省四九七・五六〇・〇〇〇元，內務省二〇六・八一〇・〇〇〇元，遞信省一九六・四九〇・〇〇〇元，文部省一四二・三八〇・〇〇〇元，農務省九四・三二〇・〇〇〇元，司法省三九・三二〇・〇〇〇元，外交省三一・八八〇・〇〇〇元，拓植省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商務省一八・八七〇・〇〇〇元，宮內省四・五〇〇・〇〇〇元。聞大藏省需發行公債七〇九・一七〇・〇〇〇元，以平衡該案。該案在衆院通過後，當即移送貴族院。至於軍人干政問題，軍部態度依然强硬。陸相寺內在十七日貴族院會議中聲明由廣義國防之見地，軍部研究政治，實出於不得已云。又日本陸軍當局，近爲力求統一陣容起見，改正官制，限定現役大將或中將有就任陸相資格。從來互選陸相，參謀總長，教育總監三長官之慣例，亦被廢止，今後由陸相單獨有權任命諸官。此點亦甚堪注意。又關於不穩文書取締法案，已於十四日在衆院提出，各派爲爭取言論自由，抗拒祕密政治，反對甚力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起
至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止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中常會開臨時會商胡飾終典禮
△外部裁撤冀察特派員
△國聯行政院會議閉幕
△美法互惠商約公布

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國府公布國民大會兩法規
△白崇禧飛粵
△晉省解嚴
△奧內閣改組史泰漢堡被擯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日增兵華北一部到津
△外部爲華北走私向日抗議
△日俄在邊境又起小糾紛
△義衆院正式通過兼併亞國

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遏止走私辦法商定

五月十七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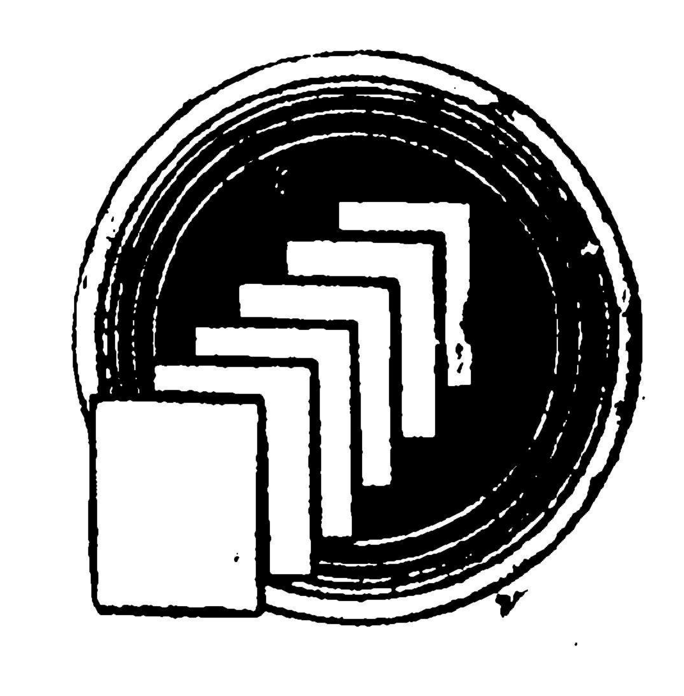
△河邊到北平成立旅團部
△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閉幕
△成都商民爲與徵稅員發生爭執罷市
△四川地震
△日衆院通過預算案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一

△財部發表宣言規定法幣準備金
△運英古物返滬
△美國務院發表聲明對華北情勢不能坐視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古物運抵京
△外部發表塘沽協定全文
△玻利維亞發生革命
△孫科等八中委離滬赴粵
△中美貨幣協定公布
△新任日駐軍司令田代抵津接事



論評選輯

悼胡漢民先生

昨深宵接香港電：胡漢民先生，因血管破裂，醫治無效，已於昨日下午七時四十分逝世！

胡先生爲清末革命運動之鬬士，中國同盟會之基本會員，係中山先生最信任之輔佐者。民國元年，任南京總統府祕書長，廣東都督，十三年留守廣州，代理大元帥，十六年後，在南京任立法院院長，最近被推爲中常會主席。蓋於國民黨始終爲幹部領袖之一人。其人熱烈而狷介，思想銳利，善文章辯論，通政治法律學，服膺中山主義，有愛國之熱誠。即以政論家而言，亦近代傑出之材也。

自二十年參與上海和議而後，久居香港，常以文字抒其主張，去年遊歐休養，旋感憤國事而歸國。方將入都，爲兩廣友人所留，近對國事，曾發表態度公開之演詞，及與日人松本大將之談話紀錄，國人之瞻仰丰采者，方冀其大有貢獻於民國，今之逝世，誠意外之不幸也。

胡先生逝世，於國家政治上實際影響如何，茲不具論，惟凡同情及翼贊近代中國之革命者，當茲國難，將無不痛惜此老成人物之凋零，而感慨係之矣！

（錄五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胡先生逝世後之兩廣

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胡漢民先生於十二日患腦溢血急症逝世後，全國各地，聞耗震動，黨內黨外，一致哀悼，蓋其剛勁之風格，革命之歷史，感人者實至深也。胡氏自二十年十一月赴粵，集兩廣人望於一身，然以其秉性梗直，狷介絕俗，地方當權者雖敬而畏之，於其主張與指導則又未必悉能容納奉行，以是先生居港粵間，於國事固時時論列，嘗言人所不敢言，獨於地方政治桑梓利害，少所表示。去年六月突告離港，赴歐療養，緣有所感，並非偶然。出國以後，盱衡世變，怵目驚心，惓念宗邦，不能自已，故經去冬五全代會與一中全會先後推選，主持中央黨務，一經電促，即行言旋。本年一月返國之初，原意逕至上海，不再留港，乃舟抵新加坡，兩粵軍政代表麕集歡迎，遂卒由港而粵，久住延閣，數月以還，京滬時傳其終將北來，而粵港新聞紀載則與奔走團結者所說，殊不相類，國人惶惑，莫明眞相，然凡知胡先生爲人者皆信其決不能忽略國難，遲早必有領袖羣賢大同團結之一日，今不幸團結尚待努力，而先生已賫志歿世，此誠國家之莫大損失也。

自先生逝世以後，時人對於兩廣政局，頗爲注意，吾人所見，認爲無大關係，蓋先生在時，至多僅爲兩廣對國家全局說話之代言人，其性質縱可影響

兩廣有力者之政見，而不必便能左右其實際的行動，今先生雖逝世，兩廣之爲兩廣，初無以異。故中央方面之懇努力於團結運動者，仍宜照舊爲之，此點王寵惠博士前日已向報界言及，且願繼續奔走，吾人甚望王氏病體早痊，恢復活動，使兩廣與中央精誠祈合，共濟國難，則胡先生地下有知，亦必爲之欣慰。抑就胡先生與中央之關係言，民國十八九年間，中央完全爲胡蔣合作之局，當時蔣委員長視師在外，席不暇煖，苟非胡先生爲之坐鎮中樞、主持後方，則統一斷難維持。記者於二十三年冬曾謁先生於香港，談及時局，雖於中樞內外措施，不盡贊同，然於對人問題，決不苛責，且毋寧多期望寬恕之表示。即於外交問題，在九一八事變發動之後，先生主張直接交涉，視時賢之激烈議論，迥不相同，及時機屢失，再誤三誤，事後追敘，慷慨太息，顧於現狀下之應付，亦自承無獨特之善策。要之，先生雖言論峻刻犀利，一似不爲人留餘地，實則乃爲一篤厚仁愛之君子，更爲明白事理之實際政治家，故凡眞愛先生者，宜就顧全國家大局上，仰體其意，以慰彼在天之靈，是則兩廣各關係方面，今後更應與中央合作救國，相恕相愛，理與情固宜如是也。

且以中國現狀言之，國際環境困難至此，非有統一之政府，鞏固之中央，欲求保持殘喘，且不可得，遑論建設與復興？近年國民痛心國難，一般心理，企望統一，反對分裂，故夫團結運動，實爲民衆之所贊同，而外交問題非空言所可挽救，更爲稍有常識者所共喻。吾人以爲凡愛胡先生者，當知因胡先生之死而促進團結，則益增死者之光榮，如因哲人殂謝，轉添國家不安因素，則後死者將何以對此忠貞篤實之領袖？此吾人所願喚起關係各方面之注意者也。至於中央對於今後之兩廣，更應本和平主旨，招致合作，凡黨中有歷史之舊同志，宜皆禮致於中央，共負責任，其兩廣地方政治建設諸端，苟需政府援助，必當惟力是視，誠意扶持，關於外交應付之方針，最後之決意，宜令地方澈底了解，並請其獻可替否，分擔任務，但能諒解安心，自不難實現團結，以中央之地位，愈忍耐則愈得國民同情，愈寬容則愈令地方帖服，以當軸之明，度能智珠在握，善爲肆應，毋待局外之喋喋。抑中央現已推派孫院長葉副院長及李文範傅秉常兩委員，即日由上海赴廣州協辦胡先生喪事，以孫葉兩氏之誠信素孚，此行於團結運動，應亦有所裨益，而李傅兩氏與胡先生私誼最深，其必能邀致在粵諸舊同志與中央合作，自有充分的可能性。幸孫葉諸公共共勉之！

（錄五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

悼胡漢民先生

胡展堂先生於本月十二日以腦溢血遽逝廣州。先生於去歲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連選連任中央執行委員，復以中委員選任爲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主席；國以黨治，黨組織以中常會主席爲最高領袖；黨國多艱，而先生謝世，內外震悼，宜矣。先生壽僅五十八春秋，辛亥之前，從事經營新聞事業，以文字鼓吹革命，是熱血男兒，亦書生本色；然於鎮南關，黃花崗，以鐵血肉搏，播種革命種子，發揮革命光燄者，亦無役弗與焉；建國而後，於立國致治，尤多貢獻，卒以中常會主席終；溯自加入同盟會，獻身革命者，閱三十一載矣。

綜先生之一生，剛毅堅貞，可爲革命政治家之典型；不苟同，不屈撓，秉其公忠之自信，惡其所惡如仇，律己極嚴而不自寬假，皎潔崇高如一塵不染之深秋皓月，故其人格表見尤爲世稱。博覽羣籍，勤於著述，輒以獨到之見解，闡明所宗信之主義學說；承中山先生之後，隱然爲黨國理論之中心。著三民主義之連環性一書，能發揮光大；蓋共產黨人嘗依附國民黨，尤於三民主義斷章取義，穿鑿附會，而實以共產主義熒惑國人；先生所著則隱明糾正之。

蓋先生是遊蘇俄，考察新邦，於其理論事實之是非得失，盡窺其究竟；夠以學有所本，義有所宗，更出以得天獨厚之批判精神，斯剖析異端，深入腠理已。先生於中山先生在世之日，追隨如形影。於內政外交以及黨務，靡不翊

實左右；及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從政中央，致力於立法者尤多，今之主要法典，多當時立法院所草擬完成；京滬近在咫尺，輪軌便捷，而先生不越職守一步，夫豈小節，詎非治事精誠立身嚴謹之一證！最近五年，國家遭遇，如水日益深，如火日益熱，先生以憂時之士，多病之軀，居香港者四，遊法德者一；雖身不親政柄，而言不離黨國，發爲嚴辭，勗勉朝野；凡所指陳，氣吞河嶽，惜乎生不逢強盛之世，賫志以沒。是非一人之痛，一家之哀，亦國族之損失也！

嗚呼，先生逝矣，黨猶於去年以最大之集會，奉先生爲最高之領袖，而先生遠遊總歸，未及領導羣倫，完成宏願；顧以先生之剛毅堅貞，舉國豈忍相忘！憶先生於此次之初抵國門，猶諄諄詔告曰：『黨員唯一要義，即爲犧牲與義務』黨員聞之，孰不瞿然，抑又何獨黨員而已！國難嚴重，國俗偷惰，是惟有以先生之人格爲法式，推犧牲與義務之精神，始無小我，始見光明；是先生所詔告者，舉國且奉爲紀念先生，安慰先生之信念也！

（錄五月十五日上海時事新報）

敬悼胡展堂先生

胡展堂先生，於本月十二日晚七時四十分，在粵逝世，……吾人苟略就先生平昔言行事功觀之，其最不可及而爲吾人所當模範者，蓋有數端。

第一，先生立品最高。夫近世之人，苟居高位，握大權，有如先生者，則鮮不好浮佚，貪財貨，用私親，報仇怨矣。而先生生平，並未有一於此焉。在立法院院長任內，雞鳴而起，未嘗怠時。凡有會議，未嘗遲至。數年之久，從未嘗離京一日。院中委員及職員，悉出各方推薦，亦決非由於親私。至於不受財貨之餽贈，更爲國人所深悉。誠使人人服務國家社會，能如先生之勤，之忠，之廉，之公，則國家政治之成績，必有出於吾人之想像也。

第二，先生治學最力。大抵躋於高位之人，終日耘耘於公文會客之生活，學日無，識日陋。而先生則適相反。凡稍有餘時，則以搜校總理遺訓，發揮本黨義旨，覽閱名著，探討學說。故凡與人晤談，絕無一言不peak深省，誠使吾儕青年治學，有如先生之精神，則國家人才之勃興，必可立而待矣。

第三，先生謀國最誠。慨自民國二十年來，我國家內憂外患，日形嚴重。先生雖以身軀不適之故，寄居香島，而未嘗一日忘懷國事。其激勉於本黨黨員與夫全國國民者，要不外乎振起民族精神，發揚民族意識，抵拒外侮，求國家不爲朝鮮安南之續而已，此固與全黨同志，全國國民，不稍有何差異。即使先生所主張之方策，有未便於即施者，要亦足證先生之心，係基於爲國家爲民族之生存而發，而非爲求滿足個人之榮譽。此古人所謂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時人不察，而乃以固執譏先生者，實非有知於先生也。

第四，先生臨事最勇。吾人多知先生文士也。顧先生屢參革命軍事工作，遇難不懼，臨危不退，恐多少軍人視之，亦有愧色。觀其處置楊劉之禍變，交涉沙基之慘案，以及最近面駁松井大亞細亞主義之錯誤，皆足爲先生有勇之明證。誠使舉國文士，能以先生爲法，不畏强禦，不喪廉恥，則民族之復興，固無復有可疑矣。

（錄五月十四日武漢日報）

所期待於川越大使者

駐津日總領事川越氏，因內定昇任駐華大使而歸國，昨已正式任命，茲願爲數言，略述歡迎期待之意焉。中日關係，目前可謂在最重要之時機，其變演如何，將爲今後數十年東亞大局之分歧點，故凡以兩國禍福世界和平爲念者，對於如何改善或解決此難局，自應眞摯研究，而有所努力也。雖然，就實際論，問題樞紐，已不在中國而在日本。蓋近歲之事，日本爲施，而中國爲受，故改善之資，在施者不在受者。中國國民，除維持其國家完整獨立而外，對任何國家本無慾望，無嫉心，日本地勢最近，關係深切，中國苟不受侵削壓迫，則對

日本國民之一切發展，本可同情，故就我方而論，並無主觀的障礙在也。近歲之中日關係，不得謂非非常之變態，去歲以來，危殆尤甚。中國國民處此嚴重事態之下，對於如何擁護國家，善盡責任，自亦不能無所覺悟，且深信無論經何困難，終必能達到維持中國完整獨立之目的。然同時冷靜深思，則以爲若日本能改善政策，則轉禍爲福，其事乃易於反掌，此固利於我，亦甚利於日。兩國關係一安定，則東亞全局頓時安定，日本又何必不爲。中國人之抱此感想而企盼之者，自不少也。截至今春止，前途形勢，頗可悲觀。最近雖仍乏樂觀的實際資料，然兩國之間，似將可以開談。夫過去亦非不談也，惟日方形勢，談亦徒然。最近則日本新內閣承二二六事變之後，方努力於內政外交之一新，觀近日東京議會之論辯，朝野各方皆態度眞摯，其一般空氣，有與兩三年來不同者。夫國家對外，莫不各爲己謀，吾人當然不能希望日本捨自私自利之念而爲中國謀，惟望其能善爲己謀。由此而論，則近日形勢，似較有望。蓋其朝對思想，似較前眞摯而冷靜。夫中日關係及東亞之將來，誠能眞摯冷靜以考慮之，則定可發見侵削壓迫中國之終非日本之利，並足爲日本之害。是則兩國之間，將可同以眞摯冷靜之態度，而共同討論一切矣。川越氏際此時局，擢任大使，其人卽甚眞摯而冷靜。又久駐天津，熟諳年來變故內幕，及各方之癥結。且平素對東亞問題，甚具抱負，有異於淺見短視者流。故其人必是善爲日本謀者。是則不久來華就任之後，當可藉其人之智慧風度，而開兩國間眞摯冷靜的談話之門無疑。夫問題重大，糾紛太久，國交調整之成功，自非旦夕間事。然至少應速成立善意諒解的基礎，尤須中止惡化，略定人心，俾能從容討論兩國之利害，以漸求問題之解決。吾人玆不涉及具體問題，先期待川越大使於來任之前，與日閣當局，關於對華政策，再作根本考慮。卽在日本今後之國際競賽途中，畢竟欲中日關係如何？以力服中國，與使中國傾心，二者畢竟孰利於日本？孰可恃，孰不可恃？孰可久，孰不可久？此根本要點也，其善爲日本謀而決之！今日之一念，此後東亞數十年之運命繫之！受者之中國國民，將歡迎川越大使，攜來一樂觀的答案也。

（錄五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瀛聞錄趣

蔭恩

猶哥斯拉夫之Mirilovitch Dolje地方有一老人名Borzho Janitch者，抽煙斗已八十年。最近因病逝世，其遺產極簡單，共包括煙斗一百零四個，煙斗柄八十六個，煙斗蓋二十個，打火機十六個，煙草袋十五個，小火鉗十五個，及煙葉十四磅。

×　×　×　×　×

芝加哥有一十九歲少年名 Bernadr Wilson 者，因欠房金四元，無力繳付，乃謀行竊。一日，伸手入一女店員之抽屜中，盡攫其所有而逃，抵家後，檢視所得，共計八元，已超過本來願望，一時爲良心所驅，使復馳回原處，擬將多餘之四元送還。不意拘捕之警察適至，遂被執入獄。

×　×　×　×　×

有一飛機，載乘客八人，由舊金山飛至洛杉磯，行至中途，飛機內部，忽發現有火燒羽毛氣味，乃折回舊金山，另換飛機載客以往，殆檢視機身，始發現熱氣輸出管內，有野鴨一隻，已烤熟，香味四溢，想係於天空飛行時無意中被吸入者，亦云趣矣。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新歲雨雪寂居不出賦此遣興　子言

歲晚病臂翁差喜健步履攜持僅一孫相與支門戶生事漸逼迫奔走抗塵土逋負既須償謳吟沛莫禦有時道路中稠疊腹稿聚少休覓茶肆假筆幸莫拒塵事雖擾心藝圃樂可補臂廢仍健啖無負腹自鼓轉眼星迴天插柳農家溥立春尚旬餘（正月十三日立春）陽和已潛煦予手詎卒瘏生理若可覩元日盛雨雪俟晴訪茶塢朋舊共笑語小食選唐譜問年七十三筇杖不曾拄緬懷桑苧翁淡泊願竊取

穰蘅使君命有司經理鄭莫兩徵君兆域詩以紀之　覃生

清代論經師吾黔首鄭莫兩公道義交不啻金石若生有卜鄰期歿訂同歸約播東夷牢溪風景致足樂果然埋骨地咫尺共邱壑歲曆已重周往迹尙如昨豈料鄭公鄉後嗣漸零落竹樹概無存若彼傷濯濯莫氏裔孫繁游宦多飄泊雖留一支在保障嗟力弱人世有變遷此理難臆度況值兵戈起四郊匪氛虐牧兒肆摧殘樵人縱芟斫掘土纏藏身撞碑牛礪角如此不十年相偕委叢薄我輩徒關心智盡能亦索曹公長民政宣化秉金鐸表彰先哲心勇進不稍卻令甲頒粉鄉尺土禁侵略更殷展謁念欲踐星言諾日暖漸囘春候駕動猿鶴扶輪願前驅大雅久不作

奉題淳盧世藏先德岐峯先生牡丹畫幅　霜杰

衣冠清節緇陽九不獨先芬如僘帚鳳毛喜見義熙人寶玉大弓能世守先朝文物萃乾嘉忠孝傳家貌

洛花王氣祇今銷北勝藝林終古匹南沙蓉湖煙水
承平日寄情豪素何馨逸想見猩屏簇蝶時瑤妃醉
倚沈香北世間桓書易通靈呵護從知有六丁門望
甘棠留故笏家居玉茗葺新亭他年三寶逾球璧勝
似歐陽餘五一（淳閣尙有家藏帖硯及此爲三寶）逕思乘興訪谿堂
臥觀竟日黃荃筆卷中詩老費韋齋滿紙邊愁認舊
題（卷中有亡友費仲深題句用杜丹江故事寓遼瀋淪亡之感）還結墨緣悲宿草人
生何處不鴻泥

和纕蘅歲晏喜晴作次韻　石遺

一冬塞向闔閭城開歲徐看快雪晴求友喜聞乾鵲
噪飛書苦盼餓鴟聲（村寄書常由飛機）遙知坐鎮籌能運眼
見邊烽靖不驚絕似南藩高節度梅花人日報詩成

除夕次韻和公渚祭詩　映庵

人爲愈巧世尤危聞見荒唐溷我詩事變萬端難古
例名詞些少入文宜千支換字鐘先報非刺無功筆
最知會欲共君安醬瓿未須留與後來期

孤懷　病樹

孤懷逃譽甯辭毁一世忘亡孰與存不讀偏能噉趙
括並時安得見桓溫逢花強自銷英氣制酒仍疑化
淚痕腰腹孝先從指點書堂日日坐黃昏

纕蘅寄示歲晏喜晴之作入春始獲奉讀次韻
賦呈　放園

曩時客至自黔城曾說天無三日晴今喜窮陰逢霽
景定知比戶起歡聲使君政美人爭頌大地春回蟄
盡驚媿我滄江猶懶臥臘添絲鬢一無成

胡綏之雪夜對書圖四首　留垞

洨長書誰審舊音靈巖館後更鉤沈卅年照眼南菁
刻已識寒欒妮古心
老去松崖注范書剛柔排日未曾疏頻看安史蕃回
亂浮白遙知雜歎吁（著有唐書注）
紀阮編摩當盛世晁陳著錄仰前修卮言近日多疑
誤隻手還須截衆流
喜聽空林踏葉聲相尋步屧雪初晴同徵幾輩吾兄
事未及身之炳燭明

青玉案　公渚
（題余伯陶詞硯齋品硯圖）

紫雲墜地蒼龍守幾人試成鳳手不惜千金收鳳咮
照眼琳腴一榻延清晝壺公師事陶泓友人海浮
沈鬢非舊怪底神方閟肘後筆研辛苦石田傳世記
取鴝鵒兒



凌霄一士隨筆（接十九期）

思昉足下：來書尚疑林甫當身苦繫，未足懲戒，而引莊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以爲彼之苦樂，有異恆人。說雖成義，抑思奋手握天下之圖，右手自刎其喉，雖至愚不爲。林甫初念，固欲得權利以爲至樂耳，非欲求重關複壁一日十徙之苦也。及其爲之，而所樂與所苦雜至，且苦遠甚於樂焉。彼不欲捨之而去耶？直以騎虎之勢，欲下不得耳。觀近時貪財務得者，無時不以綁票爲慮，其心亦豈有一日安也；然不能散其所得者，直由妻子部曲制之，雖欲散不能自由。凡事至此非大勇不能決去，然事證甚明，明者則易於早悟矣。若此尚不足懲戒，轉視禍善禍淫之說，則事多不應，轉視身後酬業之說，則耳目所不能見，尚安能使其懲戒哉？然固有見事甚明，而終果於一試者。若謂前說足以普戒世人，亦未必然，要較福善禍淫與身後酬業之說，則事屬有據，信之者當多於彼矣。今以後說語田夫鄙婦，彼或信之，語太史公劉孝標則不信也，語今之學者，更不信也。以前一說語之，信者豈徒田夫鄙婦，雖史公孝標，彼之信之篤是也。今之學者，冒於權利，雖信之或不能戒之，然亦尚有能戒者。兩說相較，則前者得票爲多，固不敢謂提出此案即全場一致也。水火爲人所不敢犯，世亦自有犯水火者，要之其數甚少矣。犯猛獸者，必多於犯水火者也；犯盜賊與王法者，又多於犯猛獸者也；犯鬼神者，又多於犯盜賊與王法者也。何者？此犯之驗即至，彼犯之而驗不必至也。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已交文季帶致，近想已到矣。書覆，敬問起居。章炳麟頓首。

〔附錄思昉原書〕餘杭大師函丈：比屬馬君，袖隊蕪牘，倉卒殊不悉意。前聞師說，以末俗偷薄，不復知有明日事，雖佛言因果，尚不足示戒懲以正人心，頗主劉蕺爲善最樂之諧，將以當前苦樂爲善惡之果報，更舉李林甫重關複壁，一夕十徙，出入金吾淸道，此其至苦，爲惡報，世人不知善惡，宜知苦樂，以此諷世，庶知所去取，遠愈於強聒者矣。說誠華妙，然至誠猶不能無疑者。莊周有云：「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此其業力所繫結，正如蝍且甘帶，鴟鴞嗜鼠，未可以正味爭也。此方惡而逃

之，不可終日，彼乃樂之不疲，蓋人之汨於榮利久矣，例其聲色之娛，威福之恣，又足與苦相庚償乎？叔世人心，違反故常，猶脅人之疾，以白爲黑，以南爲北，微特是非倒植，而苦樂亦復顚倒，儻亦莊周所謂「大惑易性，小惑易方」者耶。且如江都王建之於覆舟，齊南陽王綽之於狙蝎，唐成王千里之於蛇繞龜蟠，皆縱觀喜噱，固自以爲人生之樂，古今不乏此事例，將如之何？疑此仍未足以賦世也。敢不避呰嘻，質諸吾師可乎？

吳宗慈著「廬山志」，章氏有題辭一篇，謦峭可誦，亦足徵其倔強之性。「章氏叢書」續編，無「文錄」一種，此類文字，見者不多，因亦錄之於次：

余友吳宗慈藕林，爲廬山志十二卷，義寧陳翁序之，舉目錄詳矣，復求序於余。余曰：內則棲逸民，外則容桑門者，古之廬山也；以巖穴處龜倉，以灌莽起華屋者，今之廬山也。中國名山數十，自五嶽及終南，靑城，點蒼，峨眉，近道有黃山，括蒼，其地或僻左，或當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獨廬山枕大江，蕃客俗士所易窺，其變遷乃如是，固地勢然也。雖然，自今而往，山日樣，市日廓，欲隱於其地者，非高貲則不能已。今之情，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自竄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歟！藕林負俗之才也，嚮以議員走南北幾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後未嘗爲不義屈，常居是山，期與昏狂相遠，其自重若斯之篤也。所爲志窄騣去華，於昔之勝迹，今之變故，詳矣。山志一卷，尤質實，足以備故事。且情之趨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廬山，必與藕林所期者稍遠矣，吾乃知天之鼓物，果不與聖人同憂樂也，題其耑云爾。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蓋有一肚皮不合時宜之概焉。

周作人「王錫侯的書法精言」（見「逸經」第五期，）言及字貫案，謂：『王錫侯的字貫案在民國六年出版的心史叢刊三集中孟先生有一篇敍述，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淸代文字獄檔已出至第九集，却還沒有講到這案。……王錫侯實在是淸朝的順民，却正以忠順而被問成大逆，孟先生謂其以臨文不諱之故排列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名，未免看得太高，其實恐怕還是列舉出來叫人家避用，不過老實地排列了，沒有後人那樣聰明說上一字是天地某黃之某，所以竟犯了彌天大罪耳。』按民國十七年出版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掌故部所編「掌故叢編」第一輯至第三輯，載有「王錫侯字貫案」，係由軍機處檔案輯出，本案之原委略具於斯。王錫侯供詞（見第二輯）有云：

一問你身爲舉人，該知尊親大義，乃於聖祖仁皇帝欽定康

熙字典，擅行排駁，妄作字貫一書，甚至敢於凡例內將廟諱御名排寫，這是你大逆不道的實跡，究竟你是何主意，據實供來。王錫侯供：我從前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約爲字貫，原圖便於後學。這書內將廟諱御名排寫，也是要後學知道避諱，實是草野無知。後來我自知不是，就將書內應行避諱之處改換另刻了。現有改刻書板可據求查驗。

詰問：你將字貫重行改刻，這就是你自知前書內有大逆不道之處，故又希圖掩蓋，愈見你從前原是有心悖逆，更有何辯？又供：我將字貫重刻，原是自知前書不好，是以改正。如今王瀧南將我前刻未改之書呈出，我從前不知忌諱，妄編妄寫，就是我的狂悖實跡，還有什麼辯處？

又問：你於字貫凡例內，將先師孔子諱先寫於廟諱御名之前。廟諱御名，凡爲臣子，何人不知，至孔子名諱，尤屬衆所共曉，何用你於書內開寫！這明是你有心犯諱，故意如此開列，以遮掩你悖逆之跡，還有何說？　又供：少年時未知廟諱御名，是後來科舉時纔知道的。恐怕少年人不知避忌，故此於書內開寫，使人人知曉。至將孔子名諱開列於前，是我從前進場時，見場內開出應避諱的條規，是將孔子開列於前，故此我照着寫的。但我將廟諱御名排寫直書，這就是我該死處。

王錫侯之本意，不過如是，且已改換另刻矣，而身遭斬決，子三人孫四人均定斬監候秋後處決之罪，寃哉！周氏所云「其實恐怕還是列舉出來叫人家避用」自屬不誣也。

黔邊漫話

扶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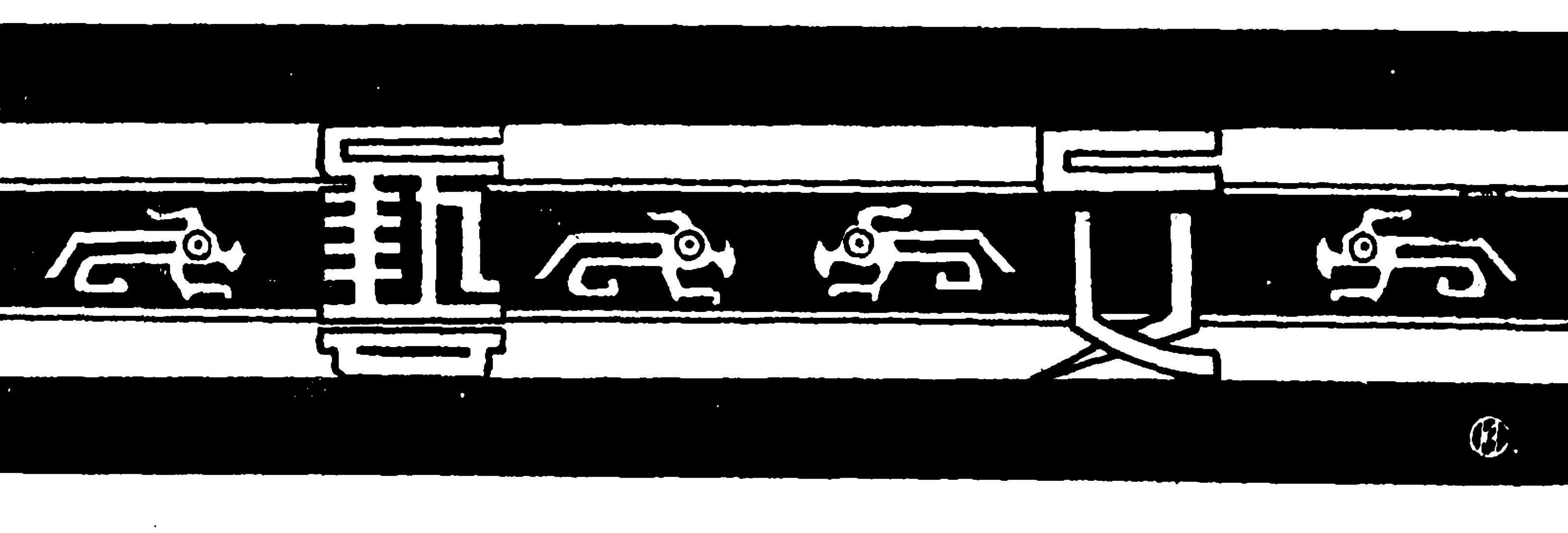
貴州不只貧瘠甲於全國，而文化之低落，亦爲全國冠。因爲文化低落，所以一般人之具有普通常識者甚尠，而邊區縣份，尤有甚焉。此次剿匪軍至畢威水各縣，行使鈔票，曾發生小糾紛。（因此數縣附近滇邊，向以滇鑄半元爲本位，此次驟然行使鈔票，一般人均不敢收受故也）乃由軍政各機關布告行使。一般鄉民，知識低下，聞政府出示行使鈔票，亦不敢稍加拒絕，乃互相傳說行使。鈔票既已流通，竟有狡猾者異想天開，思出妙法，將洋襪上之商標及紙烟裹之小片，用做鈔票行使，無論購買何物，輒以之作付價。鄉民無知，見上面有花紋，即認作鈔票。待事後發覺時，只好唏噓流淚矣！

淸故翰林院侍講李公墓表

合肥李國松　木公

公諱經畬、字伯雄、一字新吾、號濟洲、晚號濟叟、合肥李氏、故太子少保兩廣總督勤恪公之元子也、於道光戊戌進士刑部郎中記名御史軍功特用知府入國史忠義傳贈光祿大夫諱文安公爲孫、於故太傅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侯文忠公爲同產兄子、於國松爲從伯父、少則穎敏奮於學、弱冠補府學士、食廩餼、尋以恩蔭考用員外郎、觀政兵部、光緒八年、舉壬午科江南鄉試、越八年、庚寅恩科會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撰文、再遷侍講、宣統初、充實錄館提調、景皇帝本紀實錄次第成、賞二品銜、晉頭品頂戴、賜孔雀翎、清史館開、仍充提調、積十餘年、勉終其事、歲乙亥春正月三日、日加戌、卒於舊京邸第、享年七十有八、即以其月廿一日葬西郊香山東麓萬安公墓、自同治以來、文忠公用淮軍戡定寇亂、光贊中興、久膺天下重寄、勤恪公同時亦起牧令至封疆、兄弟擁旄開府、節鉞相望逾二十年、家門隆盛、海內言勛閥者、必推李氏、公親大臣子、早飫庭聞、優游文史、多識朝章國故、既壯而登第、列詞曹、雍容雅儒、聲華籍甚、一時人士烝慕嚮之、公雖以踵承門業自厲、顧深惟極盛之難繼、寤寐展轉、常廩廩也、逮乎晚季、國家多難、勤恪公文忠公既先後薨逝、世變益亟、公服除再起入都、覩時政棼亂、國事日非、於功名進取之途、澹無所競、循資以久次轉兩階、史館委蛇、比於金門之隱、無幾何而有辛亥遜國之事、人代聿更、陵谷遷變矣、公爲人溫良簡易、氣貌沖夷、不立崖岸、遇人無少長新舊一一接以和、即有感喟、納之醞藉、雖在異趣、終亦無忤、晚丁巨變、家驟落、生事大窘、時出舊所藏書畫粥之、亦稍資筆墨之役濟乏、絕善談諧、老而不衰、酒酣每述前聞軼事、論古今、或雜引神仙怪異幽渺恢詭之說、聽者忘倦、作篆效李陽冰、兼寫山水松石寄孤尙、居窮守約、自適其適、嘗歲除迫責家、詒故人將有匄貸、至則讀書賦詩盡日夕、忘所事而反、其天懷曠逸類如此、知者以公一身備閱盛衰榮悴、終始不爲境累、歎其襟量過絕人、而遭時非常、卒不獲發其積蘊以覆前光、爲尤可悼惜也、配薛夫人、故工部左侍郎興文薛公煥長女、先公卒、子國成、郵傳部郎中、亦前歿、女一、儀徵卞壽孫其壻也、孫家美、女孫六、適董適沈適陳適顧適談、其季未字、曾孫道知道順道善、公所著詩文及考訂金石讀史筆記之屬、弗自矜惜、諸稿頗散佚不存、既葬、國松乃謹最公生平、揭諸墓上、用詒來世、俾後有觀焉、

散原先生云峻潔沈厚中段尤文情盛美



洪流

王淵草

一

鬱悶充塞了整個的空間。

沒有天，沒有風，沒有太陽。

宇宙變成一個大蒸爐，蒸着大地，蒸着田野，蒸着村落，樹林子，山。滾滾無邊的濁流，散着窒人的熱氣，成千成萬的人羣，陸續不斷地在熱氣裏攢動着。

從熱氣裏攢動出來的李老五，一顆比熱氣還要熱烈的心，今天却意外地灰冷起來。並不是有什麼失意的刺激，惹起了他浮泛的哀愁，也並不是什麼失望的恐怖，粉碎了他掙扎的決心。他這灰心的原因，連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沿着堤岸，走向田野，看着旱得已經枯黃的禾苗，無心無意之間，發出一個奇怪的思想：

『乾脆讓黃水把堤冲開，澆一澆田野吧！天旱水淹橫豎一樣的』剛剛想到一半，馬上就懊悔這種思想的不對了。

『罪過罪過，』他呢喃地說。『自己爲什麼想起這樣不吉利的念頭呢？』他很懊悔，他很害怕，他認爲這下意識的思想，就是禍患將要來臨的徵兆。

邁上乾得裂縫的田梗，看着曬得發皺的禾葉，自己燻黑的臉上，也同禾葉一樣地發皺了：

『準得旱死呀！我知道，橫豎是活不了的。』

像找尋命運的不幸似地抬頭四望一下，大地的盡頭，展開着蒼黃色的天幕，山是黃的，樹林子是黃的，雲是黃的，禾苗是黃的，黃的堤外，澎湃着黃濁濁波浪——那無邊無涯，水光掠天的波浪呵！

蒼黃的大路上，蒸晃着蒼黃的黃土，大地像死一般地靜寂，除了樹叢裏的哀蟬，在拚命地哭訴人類的不幸外，火熱的地球上彷彿沒有生物的存在了。

聽着衰憐的蟬叫，李老五莫明地好像聽着一種悲哀的啟示，無意之間，久橫在心裏弄不清楚的問題，一下子得到解決了：這不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嗎？爲着懼怕水災而守堤，也就因爲缺乏雨水而造成旱災了，守堤原是保護田家的生命和財產，可是搶險的費用，完全出自挨家挨戶的勒派，半月來的掙扎，差不多耗費了各家所有財產的全部，現在連石

骡，木椿，門板，柴草——些常用的農具，都强迫地塡送在决口中了。

家產眼看用完，單剩下一些殘餘的生命，又怎樣活下去呢？

他反覆地這樣自問着，看着自己的一片黃泥房子，看着午飯時的炊烟，烟霧般的過去，也追蹤着他的傷感浮泛起來：在他十八歲的那年、他也是有個同現在一樣的家，三十幾畝田，兩隻黃牛，一院齊整的房子，可是一次黃水的汜濫，冲散了所有的財產，冲散了父親的生命，惡運的鞭策，使他們離開了故土，飄流到異鄉來了。

流轉到這陌生的異地，在四十年慘淡生活中，雖說經過所有的困苦，但他終於在這黑暗的命運裏，熬出光明的一角，而建立起現在的家庭。在這兒固然他不過有三十幾畝熟田，作了三村的保長，然而已經費盡他一生的血汗精力才掙得來的啊！可是現在的黃水不是同先前一樣的在汜濫了嗎？自己說不定會遭到同父親一樣的厄運吧！雖然隄防還沒冲破，但村民的財力，决不能常守下去的，卽使守下去，而展在面前的鋪天蓋地的大旱荒，人們能搁得住同牠作一次毒虐的比賽嗎？

不幸的預感，使李老五不敢再想下去了，他加快脚步、偷偷地嘆氣：

「情等死吧，沒有辦法打救的。」

二

拯救縱然沒辦法，等死誰也不能甘心的。李老五一吃過午飯，就急忙地向代王廟走來。這已成爲水汜以來的照例工作了。

他也知道這照例的工作無補於情勢的嚴重，代王爺未必有禁止水汜的神通，祈禱也挽回不了這天大的刼難，可是縣政府把這天大的責任委託給區長，區長就責成老百姓，老百姓到財力能力都不可仰仗的時候，除了向代王爺祈禱保佑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走到代王廟，四週圍已聚滿了鄰村的人，婆娑的老槐樹底下，坐着一些女人、老頭子，老太婆，一些光屁股孩子，在大路上撒着黃土、踹着滾着，渾身滾的像一羣打泥的母猪。

「祇要大家心齊，河堤就可以守住呀！」

李老五看着一些虔誠的鄉人，自語的說。可是當他從娘們兒口中聽到最近兩天的消息以後，他立刻就感到前途的危險了。

「守堤，求代王爺保護，」嘴裏說的倒好聽。背地裏都偷着遷走啦、像孫家樓的三先生，孔橋的孔胖子，前天夜裏成車大輛的往外拉，總拉他娘的十幾車呢？」

「遷走又有什用處，堤開了，再遷遠些也是有水的。」

「人家怕什麼，都遷到大堤以北埗裏去了。橫豎有的是錢、家裏東西值的多，把東西弄走。淹幾千畝田在他們値些什麼。」

「橫豎還是有錢人家好，天旱水淹都不在乎。」

「別說有錢的啦，沒錢的也走了不少，今早起孔橋還走十幾個，他們個個是光蛋，帶着孩子老婆，擔着行李，順大路向東走，那時太陽還沒出來哩！」

「自然嘍，窮光蛋還在乎守什麼？在家是光蛋，到外頭也不過是光蛋，當然要到有東西吃的地方去。」

「眞是禍不單行，老天想要活人命，大旱就够了，不知從那冒出來他娘的這麼大的水。」

這樣瑣瑣碎碎的話，一串串溜進李老五的耳朵，一串串刺着李老五的心。

「咱們認死不能逃走呀！「天塌壓大家」，咱們生死要在一處的。」

對着一片老弱的羣衆，李老五忍不住淌下一眶悽苦的眼淚，其實心裏的感觸更複雜：有錢的遷得起，窮光蛋逃荒沒牽掛，最困難的是一些像自己這樣的人家啊！遷吧，那有錢，逃荒呢？拋棄房子，拋棄莊田，拋棄一生血汗換下來的家業，又逃向那塊兒去呢？逃出去是無法生活，守着家就是等死，而展在

目前的，是一個可怕的末日。

失望的悲涼，截斷了他希望的綠影，李老五感到什麽都渺茫起來：渺茫的世界，渺茫的人生、他的過去，他的未來，他一向同命運苦鬥的決心。

炎夏的日光，是焦灼的，沒有一絲兒風的影子。

突然古廟的古鐘咚咚的敲撞了幾下，發出悠遠的重音。李老五意識上的迷雲淸散的時候，所有的人們已在進行着祈禱的準備了。

低着頭、垂着手，你跟着我，我隨着他，送葬般地向山門走去。

隨着烟絲的上升。大家忍不住嘴裏咕噥起來：

「代王老爺顯靈呀！下一場透犂雨，救救禾苗，趕年下給殺一個大肥豬。」

「俺們都是沒有罪惡的百姓，請代王老爺保佑，保護水堤，保護俺們成千人家的性命。」

「只要小子那堤北的十畝莊稼旱不死，小子一定給老人家買淸香細紙。」

「小狗子爹到西鄉去一年了，聽說西鄉遭黃水，求代王爺保佑他平安來家。」

在雜亂的祈禱聲中，李老五擺出保長應有的態度，摟一摟像鐵葉裏在身上的藍大衫，學着戲臺上打加官的姿勢，一下子跪在階石上，階石發出炙人的蒸熱，炙得他的皮發緊，肉發疼，頭上滴汗。可是他並沒顧得這些，只顧低下頭默默唸他那套禱告詞：

「信士弟子李五福，謹以香燭酒醴之儀，率領三村百姓，求代王爺神通廣大，保佑黎民。今年旱災水患，人民不得安生，求代王爺快降大雨，禁止堤決……」

他一字一頓地唸着，唸到這裏，無論如何也唸得不順口起來：就令自己是代王爺，在這樣的情形下，也要感到左右爲難了：禾苗旱到這境地，不下雨是解救不了的，索性下一場大雨，灌一灌大地的乾枯吧！影響到堤潰又當怎麽辦？固然下雨是由於神的施惠，而堤工全靠人工的修理，可是現在的水勢他們現在的力量，現在那樣危險萬狀的堤身，是不是可以擱住一場暴風雨的吹打呢

傳統的信念，暗示他神力萬能的時候，他立刻反悔起自己的過慮了。這不特是自己的心眼窄，並且是對代王爺的不信任，懺悔般地向上磕個頭，撲着禱告下去：

「不受旱，不發水，五穀豐收，弟子們一定給代王爺塑金像，唱大戲，報答神恩。」

結束又是連着三個響頭，摔着手，閉着眼，穆然地神往着一個廣漠的青空，幻想着一朵美麗的幻影，沒有思想，沒有感情，更沒有所謂悲哀，好像專憑這惟一的幻想，也足以慰平他們命運史上目前的坎坷了。

直到大槐樹上烏鴉的叫聲傳到他的耳朵時，他才茫然地睜開眼睛，好像發覺到一種莫明的不幸似地，匆匆地結束了禱告儀式，匆匆地向堤上走去。

三

刮着風，刮着黃土，幾乎白熱化了的青空下，滿是打不破的荒野的靜寂，太陽斜射的陰面，蛇一般的長堤，現出灰暗的顏色，在炎陽的透明的銀色中一些愁顏的乾燥的蔓草，輕輕地搖着。

「守堤是沒有用處的，我看不如大家各討方便好。」

剛走近堤身，劉大發在做着說書的姿勢。

「怎麽着，水又漲了嗎？」李老五吃驚地的問着。

「水並沒有漲，可是沒有東西補，守着有啥用處？」

「祇要水不漲，又怕什麽呢？」

「西邊那兩個缺口，今天又塌去有半尺，再不修補，一定會破的。」

「咱們就想法子修補呀」李老五表現鎭靜的神色，可是劉大發卻更說出絕望的意見：

「修補，用什麽修補呢？木楷柴草都完了，有錢的都還走，咱們兩手攢空拳，空守着有鳥用。」

「照你說，咱們能聽着淹死嗎？」

李老五簡直動氣了，另外一個綽號齊混子的郝思功搭上腔：

「淹死，那個甘心，憑着兩隻手，到外邊總會有飯吃啊！」

嗅覺到空氣的不溫和，李老五不再嚕嗦下去了。

長時間的沉默，散發着蒸熱的死寂的氣息，荒野沉睡在夕陽殘照的暑雰中，但微風拂過了堤岸，乾禾葉子嘩啦嘩啦的聲音，卻微微地聽得出來。於是對面浩浩無垠的黃水，也像娓娓話着也似地，打着濁浪，潺潺地奏着輕音。泛閃着沒生氣的倦怠的眼，凝望着遠方流泛的四際，李老五慢轉過臉來，孤獨的心裏，突然湧出了一般同情的眼淚：

「咱們都是苦命的人呀！死活總得在一塊兒。」

「現在直是在一塊等死呵，就是堤不破，旱到這樣子，以後能喝風過活嗎？再過幾天不下雨，太陽會把什麼都晒乾的。」

「看天色雨總會下來的。」

於是大家不約而同的向西方望了一望，太陽慢吞吞地落在曠野的地平線下，暗淡的水面上掩映着夕照，而東方已在推起北國的蒸熱的暑夜了。沉寂的夜像一頂黑色的不透氣的大幃，緊緊地包裹了大地，塡塞了空間，沉鬱的天空中，閃着幾個稀疏而青蒼的星光。

突然宇宙的寂靜打破了，好像從大地的裂縫裏流出音響一般，微風輕輕地從水面刮來，發出沙沙的聲音和着淙淙的流水，落成一個低切淒清的情調，——那給人們一線安慰的情調呵！

「恐怕要下雨了，我知道代王爺會顯靈的。」

看着東南角一塊浮動的黑雲，李老五自語地說，他心裏更懷着說不出的希望：

祇要落下雨、禾苗就有甦生的希望呵！代王爺是決不會忘掉村民的，前年的旱災，去年的瘟疫，都使着祈禱的力量袪除了，今年的水旱自然也不會例外吧！固然，落雨的結果會動搖到堤工的安全，但代王爺既爲着旱災的危害黎民而下雨，決不會讓下雨的結果使黎民受到水災的危害的，這是不必顧慮而且無須煩心的事實。

希望漸漸地展開，幻想也像那塊黑雲似地漸漸地擴大了，他幻想到他煙雲般的過去，幻得到他光明的未來，幻想到他今年能收十石多的雜糧，幻想到守堤的功勞，可以增高他的保長地位。他想着又想着，想想連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汗衫裏孕滿着濕暗的風，心裏充滿着美麗的愉快，沿着堤岸玩賞着星斗，詩人般地向人叢中走去。可是他們一般人卻沒想到這些仍然帶着淒涼的聲調，在低訴自己展在面前不幸的命運：

「還是早些走掉好，」營混子斷然的說，「老守在家裏是沒辦法的。」

「不漲水堤是沒有危險呀！」

「沒危險又能怎麼樣，堤又不是糧食，你能守住吃堤嗎？」

「咱們又走向那塊去呢？到外頭能保住不受餓嗎？」

「就是不能保住不受餓，總比惰等着餓死好得多。況且那邊又沒有旱災，也沒有水患，有的是糧食，只要自己肯掏力，總歸不會挨餓的。」

營混指手劃脚地做着姿勢，敘述着那塊兒的情形、並且說明了他當兵時，在那兒所得到的經驗，舉出了他流落在那兒所見到的事實。那兒雖說是異地，雖不能算懷懷中的福地，但卻不至像故鄉這樣的破敗荒涼呵！

「咱們都走掉，家裏東西怎辦呢？」一個小伙子懷疑着。

「家裏又有什東西可留戀，你又不是財主，幾畝鳥乾田，還能放壞了嗎？」

「外村的人也有走的嗎？」

「誰家不走，有錢的早搬進城了，窮光蛋老早打主意，祇有咱們這些傻瓜來守堤。」

「咱們什麼時候走呢？祇要大家商議好，就動身，還有什麼戀頭，要不是掛念你們，我老早就溜掉了。」

聽着這不規矩的鼓吹，李老五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連忙走進人叢，對着營混子咆哮：

「不好好看堤，在賭吹什麼，聽你的話，公雞還會生蛋哩！自己不安分，溜想帶壞別人。眞眞是「好鐵不打釘，好人……」」

「我並沒賭吹呀！」

「你沒賭吹，叫人走，我看能走上那兒去。」

「咱們不走不也是等死嗎？我看郝思功哥的話也對。」

「他的話對，你聽他的話，我經過的事情多啦！難道趕不上你們這些毛頭孩子。」

「咱們以後吃什麼呢？」

「吃什麼，田裏不是禾苗嗎？你看看天上的雲什麼顏色，不會不下雨的，代王爺顯聖，我知道，我的年歲沒添在狗身上。」

四

李老五的年歲自然沒有添在狗身上，一切事情的發展自然不出他的預料，並且依照了他的估量去進行。代王爺果然顯靈，果然刮了一天的熱風就滴溜搭啦的下起細雨來。

一連三天的滴洗，宇宙換了一幅嶄新的面目：灌溉了乾燥的荒野，澆活了枯黃的禾苗，擋開了人們的生意，安慰了李老五一顆暮年的心。

他從家跑到堤，從堤跑到家，在這幸福和災禍的生死關頭，他是用這老重整河山的心情以加倍的努力來負定全村生民的命運的，可是到三天後他就意識到命運上的暗影了。

固然得到雨水的滋潤禾苗在拚命的暴長，同時因為雨水的增添，堤水不也逐漸漲高了嗎？前天漲四寸，昨天高一尺，照這樣的比例來推算，不到三天水位就會高出堤岸的，再說把堤岸築高吧，柴草木樁早用完，從前還能用乾土，現在乾土已經變成稀泥了，求代王爺趕快放晴是唯一的辦法，可是代王爺是不是這樣聽話，祇有代王爺自己曉得吧！

做過禱告儀式，李老五照例走向堤岸來，與其說來監工，勿寧說是來看水。守堤人沒法工作，祇插個竹桿測驗水漲的速度，李老五走來走去做着瞭望的姿勢，天邊的遠處，簡直是水天一色了，從四周到上下，滿是極目無限的水波，浪花拍打着堤岸發出剝落的響聲，一些帶雨的楊柳低垂着頭若不勝情似地吻着水面。天空是鉛色，西邊斜掛一條白練似地雨角。在這霧影淒迷之中，對着如泣如訴的水的世界，李老五看得出神了。

漸漸地一種童蒙的姿影的分裂，湧現出他極痛苦的經驗，得意的臉色突然變蒼白：

這不是同十八歲那年一樣的情景嗎？也是這麼的颳天，這麼的雨夜，這麼的大水，這樣一個險象環生的長堤，然而在同樣幾千個人的防守下，終於乘着暴風雨的傍晚潰決了。他彷彿看見許多被沖沒的鄰人，聽見一片哀號的哭聲，想起連屍身都漂沒無蹤的父親母親和妹妹，在風擋日晒的荒野中漂沒的白骨說不定早已變成青磷蔓草喲！

李老五越想越怕，越想越怕自己也好像沉沒在危險的波浪裏，正如先前逃命時一樣死抱着一個破門板等候救生船的來到，絕望地發出一線希望來：

「大事由天，小事由人，怕也沒有用處的！」

可是蠻混子又報告出一個叫他絕望的消息：

「聽說馬家堤半晚時決口了，咱們要當心。」

李老五眼前一暗：

「聽你混說，不會有的事。」

蠻混子還混說：

「真的呢？我剛從家來，村後乾溝裏已長了半槽水。」

是真的，上水頭的浪花裏捲着一簇簇的什物死尸。

風驟然的緊，雲漸漸的黑，是暴雨欲來的徵兆。

李老五直蹲在壩垛上看着黑壓壓的人羣，聽着四面的叫聲：

「東邊要快堵呀，那一節是擱不住暴雨的。」

「這一段就要過水了！稀泥堆再多也沒用處。」

「代王爺請你老人家顯靈呀，俺們是一向誠心敬你的。」

「這些小雜種滾開，媽的在這淨礙事不會幫忙。」

十幾個光屁股孩子，齊聲地向堤後跑：

「爹爹俺們跑回家看看去。」

「堂客媳子也不送飯了！他媽的，在家享福嗎？老子一定揍這舅子。」

「西南角上發霧了，快呵！」

「刹——」

南天邊黑雲裏劃出一道灼目的電光：

「咕嚨嚨……嘩……」

滿天連地的雨水海翻似地倒下來，把宇宙的一切吞沒了。

孤蹲在壩垛上的李老五，空中是黑雲，脚下是白浪，聽着凄厲的風鳴，騰騰的雨鬧。忽然之間一個倒塌似的巨聲從遠處跳了出來，而被風雨所蓋住的叫聲哭聲這時候也隱隱約約的傳來了。

直到一個洶湧的濁浪衝上他的身上時，他才悄悄地隱沒下去。

風雨狂嘯着。

沒有天，沒有太陽。濁浪吞沒了宇宙的一切；吞沒了大地，吞沒了田野，吞沒了村落，堤，樹林子，山，祇有成百成千的屍體陸續不斷地在浪花裏擺動着。

揭幕

王家棫

一

這是梅雨時節難得碰到的晴朗天氣，雖有些過分燠熱，每人的脊梁上都微微淌汗，可是在萬里無雲的青空裏，那輝煌的太陽，把慶雲大學的二十周紀念會照耀得更加輝煌了。

慶雲是很有地位的大學，二十年來已替國家造就了不少人才，而且還不斷地在繼續造就着。這些人才大都能用一副正義的面容得到了社會敬仰，喊着爲國家爲大衆利福的口號，使自己成了官員，富翁，紳士和淑女。你能說他們不是人才嗎？今天，誰都暫時擱下了正義的擔子，喜氣盈眉地回到他們這位母親的懷裏。有的坐他們用自己精力換來的高貴汽車，有的帶着他們的夫人或丈夫。雖也有不少是搭公共汽車來的，但也不缺少一張白嫩的臉和簇新而華麗的服裝。他們夾在本校的教授，學生，學生的家長，和一些每種集會都永不缺席的交際家或大人物中間，形成了多麼熱鬧的景象啊。每一間屋子裏，甚至每一個草坪的角落裏，都擠着人，到處是和善的笑容，到處是握手，到處是祝福。

在大道的旁邊，站着慶雲大學的那座排樓，那本是模擬雄壯而典麗的古代建築，如今又新加了一番油漆，使頂脊的獸頭，屋沿的鴟吻，以及盤旋在慶雲大學四字旁邊的兩條金龍，都張牙舞爪地表現着抖擻精神。年紅燈鑲在這排樓邊緣的每一根線條上。此刻雖不能領略那眩目的燈光，但誰都可以想像出，到晚上是怎樣的一種壯觀。進了排樓，在法國梧桐的濃陰下，有一條五六十丈的瀝青大道，爬過混凝土的拱橋，接着又是一座排樓，全體用青

翠的松柏來掩蓋了灰色混凝土的骨幹，「慶雲大學二十周紀念大會」的金字大扁額是橫在這座排樓上的。到這裏，十幾座偉大建築，方始或遠或近，或隱或現地在翠綠的樹木間呈現你眼前。一律是宮殿式，不論是二層的，三層的，四層的；方形的，展開兩翼的，但四面都有觸目的粗大柱子，從台階一直伸到屋頂，塗了鮮血一般的朱漆。還有許多飛舞的屋簷的尾閭，參參差差地鑽進了蔚藍的晴空。瀝青馬路更多了，迂迴曲折地散佈開來，都打掃得非常清潔。每一條路旁都是成排的樹木，每棵樹木之間，都用鉛絲連絡着，倒懸了無數的國旗和燈采。國旗和燈采似乎算不了一回事，非但路旁有，草坪上有，連屋子裏也到處都是。

遊藝會和足球比賽昨天已經舉行過了，今兒是紀念會的正經日子，照節目，上午十時行紀念式，十一時舉行紀念亭揭幕典禮。不要以爲東邊那隻新造的亭子，在偉大的禮堂旁邊顯得十分渺小，牠在今天的禮節上將串一個重要角色呢，有無數的偉人會對牠脫帽致敬，海軍音樂班會在牠的旁邊奏演，一隻交際皇后的纖手會給牠揭開那紅緞帷幕。所以，在開會之前，凡來參預慶祝的客人們，大都先要到這兒來瞻仰一下。然而他們不能看見什麼，除了上面那宮殿式的八角屋頂，下面全給整匹整匹的紅緞團裏住了。他們雖也想輕輕地揭開那帷幕，先來窺探一下裏面那早已知道而尚未目睹的究竟，但他們是有教養的紳士和淑女，都能按捺住自己。正像對於別的事一樣，他們在大庭廣衆前是不願有一絲一毫失禮的。

所謂客人們早已知道的究竟是什麼呢？那是一塊紀念捐助校基的李篤生先生的昭德碑。在二十年前，這一百多畝校基，原是篤生先生的私產，然而他慷慨地捐給了學校。如今這些堂皇的宮殿，這些爲人類維持正義的人才，那一項不在這一百多畝地皮上打定的基礎，這功德的偉大還有什麼能比擬？於是一位遺宿，領受了五百元潤筆，把五經上一些歌頌仁義道德的詞藻都搜集了來，放到李篤生的名字下面。這篇文章是用金字刻鏤在一塊潔

白大理石上。這塊石碑此刻正像羞答答的新娘子似的給掩蓋在紅緞後面，靜待等會兒在萬衆的歡呼中和世界見面。

二

李篤生今兒要親自來接受這榮典。但此刻還祇有九點多，所以這將近七十歲，患着半身不遂的地皮大王，還不曾動身。坐着他那隻成天不離的兩輪大椅由兩個丫鬟推到餐室去准備喝他的燕窩粥。

地皮大王自從兩腿麻木不仁以來，任何酬酢都謝絕，但今兒慶雲大學的典禮他要破例參加，因爲這典禮完全是慶祝他個人的功績。他一生賺得了數不清的金錢，然而這種榮耀，這種受最高學府數千人贊頌和恭維的榮耀，還不曾經驗過。他年青時是一個卑陋的地保，不用說那時還沒有大學，他對於讀書人的高貴簡直不敢想望。但今天有這樣一個機會，許多從前所高不可攀的人們等待自己去受他們頂禮，做他們的偶像怎能放棄了這一生所最渴慕的榮寵？

沒有進餐室以前，一切都由管家招呼好了。兩個隨身當差兼保鑣，換好了筆挺的制服，在僕役室裏面待電鈴發響。車夫已把一輛後面有特別裝置可以隨帶那兩輪大椅的汽車停在洋臺下的拱廊下面。篤生先生卻仍很舒徐地在丫鬟手裏喝着燕窩粥。

忽然他停止了，把腦袋微微往椅背上一仰，目光呆呆地停在前面一盞倒掛的琉璃大燈上，因爲他此刻記起了一些舊事，捐助那塊校基時的舊事。

這舊事，似乎沒有今天將要舉行的典禮那樣冠冕。那時的慷慨實出於不得已，或許可以說這慷慨是由於時勢所造成。他在如今慶雲大學的附近原有大批地皮，這是在租界以外的荒僻地方，價格老提不高。篤生先生是精明人，精明人知道發財的訣門，他能利用時機，也能造成時機。恰好租界方面要用越界築路的策略來擴張勢力，於是他竭力想法使馬路擴充到自己的地皮上來，結果成功了，他得了兩種預計的利益。第一，劃在路界以內的立刻收回了一筆大宗現款，而同時路旁的地價不出二年就漲了好幾倍。他是發了一注大財，然而得不到這好處的正人君子們，就打起正義的旗幟跟他爲難。那時創辦慶雲大學的前任校長，那位有政治威權的大人物正想辦一個大學來爲國家造福，就跟李篤生連了交誼。措商的結果，李篤生把一座鄉下別墅連地皮贈給大人物，並且捐了一百多畝地作爲那將辦大學的基地，因此一切麻煩由急公好義的大人物來安排，而正人君子們就另幹別的正義事去了。李篤生的名字上從此也多了一個熱心文化的頭銜。

這故事使他微微縐了一下眉頭，但立刻就過去，收回目光，一匙白白的燕窩粥又移近了自己嘴邊。如今知道這故事的人已不多了。原經手的前任校長也已過世。果眞有人知道呢，那也決不能減少他今天要去參預這榮典的興味。因爲地皮大王是鍊達世情的人物，在他看來世界上任何冠冕的名詞後面，都不免有欺詐和陰謀埋伏着，這眞像別的勾當一樣，一些也不足爲奇。而且今天所接觸的都是紳士們，紳士們是善良的動物，他們會竭力維護一個豪富的面子，正像維護他們自己的一樣。

三

從慶雲大學的排樓，一直到裏面，忽然喧嚷開來。不知是誰先得的消息，你傳我，我傳他的大家知道李篤生先生到了。果眞，一輛大轎車，沿着瀝下這青馬道，嗚嗚地駛着，一直往大禮堂前進。車子一停，誰都想擁上前去瞻仰一豪富的風采，尤其使那些把腦袋低垂到照相機上的記者們着了忙。這地皮大王的形容實是不中看的，一張乾癟的臉，臘黃的面皮上無秩序地佈置了幾顆像瓜子大的灰色斑點，一簇疎疎的白鬍鬚，還有兩條永遠不能分開的腿子。然而羣衆所看見的是另一些東西，他們看見了整箱整箱的道契和證券，甚至他的銀行結單。立刻覺得這地皮大王確是不凡，於是震天價的歡呼

在這給兩個當差抬着的轎子四面響了起來。

四

在紀念會的主席台上，李篤生的兩輪大椅給放在那位交際皇后的旁邊。這皇后，也像地皮大王那樣是出身微賤的人物，如今可大不相同了，她成了這堂皇的禮堂中，幾千對羡慕目光的第二鵠的。不用說她打扮得出奇地美麗，而且態度也不亢不卑地一切合乎皇后的身份。

校長和來賓相繼有一番熱烈演說，他們從慶雲的光榮一直說到篤生先生的豐功偉績。校長還報告了篤生先生一生的奮鬥成功史，可是他沒有說他是四十年前的地保，校長斷言他是青年們的最好模範。這些話，非特在場的人們可以聽到，還用無線電廣播到數千里以外去。篤生先生靜聽着那些恭維的演說詞，那些幾乎震破屋頂的掌聲，雖仍低了頭，祇讓一絲微笑掛到臉上，可是心中的快樂真是不可形容。末後，篤生先生因爲不能站着對大衆說話表示了歉意之後，就把祕書所草就的一頁答謝辭宣讀了一遍，於是一陣更厲害的拍掌聲，結束了這光榮的紀念式。

兩輪大椅又給抬到禮堂外面的白石洋台上了，接着是揭幕禮的舉行。莊嚴的碑文宣讀和其餘的儀節過去之後，在悠揚的軍樂和四處迸發的掌聲裏，交際皇后用她的手指嫺雅地揭開了紅緞帷幕，一塊金碧輝煌的石碑，呈現在懽騰的羣衆眼前。有些敬仰到情不自禁的人們，急忙搶前去細看碑文因爲適才的宣讀在雜鬧中是不能聽清楚的。這種典麗高皇的文章，本合乎紳士們的理想，但可惜碑上沒有注解和句讀，有的讀了幾個字，有的讀了一行。就慢慢地離開了牠，然而誰都贊嘆那是一篇好文章。

五

在紀念碑揭幕禮告成之後，在二門外的橋頭，另一層帷幕給另一個人揭開了，那不是交際皇后，是一個襤褸的老婆子。她是世居慶雲大學附近的一個孤孀，是李篤生地保時代的情婦。

總是門警的疏忽，竟讓這婦人闖進了這壯嚴園子。忽然那婦人像有鬼神附在身上的女巫那樣，站在混凝土大橋的中間，用聲嘶力竭的嗓子向着松柏牌樓大喊。她兩隻乾枯的膀子，握緊了拳頭，伸到空中，眼睛裏冒着駭人的兇焰，周身震動着一種忿怒的戰慄。

她說她年青守寡的時候，李篤生曾用各種方法來誘惑她，他非但姦汚了她的身體，並且騙取了他全部財產，那就是在這裏附近許多土地中的一部分。後來就給他拋棄了，使她過了幾十年的困苦生活，她永遠沒法子再見他的面，可是今天今天她知道那欺騙她的賊棍是在這裏的，她要找他，要跟他拚命……

幸而還在二門以外，這婆子的叫喊祇能擾動了極小部分的騷動。凡是看到這情景，聽到她有天無日胡說白道的紳士們都嚇呆了，誰都一口連聲的喊道：「瘋子，瘋子。」這眞像要燒掉他們衣服把他們成爲赤裸的一星火種，他們得用全力來撲滅。於是警察給喊來了。警察的臉發了白，抓住那婆子，拖她出去。婆子更加潑剌，使勁把身子縮到地下，非但喊，而且開始號哭。

正鬧得不得開交的時候，裏面散會後偉人的幾輛汽車都在出來了，這添加了校警們的惶恐，他們不能不使用手裏的籐鞭來對付這頑強的婦人。

李篤生的汽車走在最前，過了松柏排樓，橋頭的景象經過玻璃映進了眼睛。他想不出這是什麼一回事，今天這榮耀的典禮委實把他弄得很疲倦。他微微地闔上眼，車子便很快的駛了過去。

原文献残缺